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誌銘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為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為得人公為人師莊重簡默於教條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為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為公錢用之蓋更數祭酒皆然至邢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或欲誣其以公錢入已者且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為意事遂　上聞詔大臣雜治邢公對簿力辨公歎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

掉口舌乎不吐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備皆
坐除名於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為公訴誣枉不報士論冤
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　朝廷一旦辱二大臣去之如反覆手
又為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
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
夫人錢氏護柩歸葬吳縣伏龍山之先塋實九年二月壬申也
公諱鑑字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宦避地長洲
之周莊冒民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修公生方幼稚編
修君謫戍益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去從王太卿
一居為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
說下筆為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書
夜誦習卒棄其學而歸於儒以貲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

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為李忠文
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
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醫巫閭山還充
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　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
考試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選充　東宮講官六年主
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遷侍讀修　英宗實
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年奉詔教庶吉
士翰林未幾國子之命下矣公為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
及就而聆其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為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
之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
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沒戍所久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
父骨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於官既而得旨賜歸葬其父于鄉

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人以爲難公事太孺人孝而盡禮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肉食不內處不酬應文事時 朝廷方修實錄嚴有詔起公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好止藏書幷古書畫罍物而已朝鮮嘗因公來使以妓女侍公詩卻之夷人敬歎至版刻其投贈諸詩行于國中其爲文才贍而氣完所著號方菴集凡若干卷善筆札至臨模古人眞蹟殆不可辨配錢氏封孺人賢而有內助功公無子子弟之子涞先卒二女長適湯壁次適范輪次許適丘某而天孫男一人曰柢公之葬蘇守鄱陽丘侯時雍實經紀之而墓銘顧未之刻寬則有罪焉蓋寬少游於公之門公不以其不肖每與進之今幸竊科第入翰林而公既不見則聞公之葬獨無一言以下慰於九泉平爲之銘曰

得喪糾紛有萬其狀自我得之或以人喪我力可爲人不可知終焉面目求無靦而公則其人進退甚適公議未亡則我藉藉此寃可置彼惜孔多歸全一丘其如公何

先考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府君墓誌

府君諱融字孟融姓吳氏蘇之長洲東吳上鄉人自高曾以來代有隱德父曰壽宗尤以淳篤稱生值元季遯 國初能晦匿自全娶同邑韓氏年五十始生府君時洪武己卯二月甲寅也

府君幼則端確兼多智識如鉅人性至孝父嘗有疾以童子徒步入西山汲澗泉煮藥以進稍長即善治生父曰吾晚得子而子能自立如此固先世之德之致也喜而特祀告之府君既孤年甫十四自顧無他兄弟卓然以門戶自任當是時所居城東遭世多故隣之宅徙者殆盡既荒落不可居乃徙今集祥里依

從母之夫顧執中氏顧方以貲雄里中久而家漸衰執中且病呼府君告曰吾視諸子鮮克承家者吾即死惟是舍宇勿爲他人有也府君泣而諾之及執中沒府君厚與之直而仍居其子不使他適迄今益五十餘年府君既以勤儉謹畏拓其家以大而城東舊業然未嘗一日敢忘而不經理之晚歲益種樹結屋爲終老之圖因自號東莊翁及孤寬忝科第入翰林爲修撰獲以其官封府君階儒林郎然不幸　命下則既遘病矣卒以成化乙未八月戊子年七十有七娶居氏繼張氏繼王氏皆封安人子男三曰宗曰寬曰宣女四適沈鏸周諤沈紹王節周氏女先卒孫男四曰奎曰齋曰奕曰福孫女二長適夏靖先卒次許適徐美中曾孫男一曰俊章女一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初寬居京師聞府君病凡再上章始　賜歸省未至家之七日而凶問至寬哀號悲恨痛徹心骨聲容如存聞見無及日月有時敢次叙平生大畧刻石納之幽堂若夫府君之德所以積于躬見于事庇于子孫推及于親戚鄉鄰者當求諸名筆表于墓道寬悲哀昏憒不能悉書也嗚呼痛哉孤寬謹誌

奉議大夫宗人府經歷龐君墓誌銘

宗人府所設官有令有正皆極品然未嘗授其人常以駙馬都尉一人之尊貴者署其事其屬有經歷亦必有清望之士乃授蓋慎之也龐君朝儀以沔陽守滿考特擢爲之君靜厚人也言動不躁且負才具足以有爲始至府中覩廨宇傾圮葺之如新人莫知其費之所出顧所掌自　皇族譜牒冊籍之外更無所事又府署深遠終日寂然如山林間吏卒闔戶晝寢而君益

閒散無以施其才歲餘病作竟卒實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若干君諱瑾字朝儀其先山西大同人曾祖福忠謫戍北平又徙大倉故今為大倉人祖景仁考仲禮仲禮娶某氏生君始遣君入衛學為儒生君能自奮勵以天順某年遂登應天府鄉試既而試禮部輒不中始仕為沔陽沔陽大州號難治惡少年往往白晝肆剽掠莫敢何問君始至擒其首惡者一二治之餘皆斂蹟屬縣景陵有巨奸相聚陰持吏短長起減詞訟其黨有一大歲十虎三彪之號亦皆就擒死獄中他日盜聚竹林灣勢張甚捕者皆空還君出其不意以小舟直抵其巢穴盜相顧驚曰太守來矣遂奔散獲二十餘人實之法州境遂寧巡撫都御史劉公敷特旌其功以勵衆州既稱治君乃料戶口以均徭役作溝渠以備旱潦行之悉有法至今人思之蓋君為

如此可不謂負才具足以有為者耶君娶陸氏子男一人皚女三人孫男一人皚將扶櫬南還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太倉殷岡門外以予嘗知君奉王翰林濟之狀謁拜乞銘予以知君晚為辭而皚不舍也銘曰

位則不卑才無所施尚有遺愛與沔水東馳嗟君子兮藏于斯

甌窶童府君墓誌銘

童為閩世家其先蓋出晉車騎將軍牧之至唐有避亂由廣陵來者始居甌窶之西廓鄉遂稱西廓童氏在宋曰斐卿朱文公門人也著述甚富自是子孫以儒業相承而族益大元末曰瑛者率鄉兵拒偽漢陳氏入　國朝論功授官瑛生文貞文貞生衡衡娶楊文敏公女弟生府君少則醇良既長寡言慎行與物無忤事父祖與繼母吳盡孝父沒事叔父而孝不替至與兄弟

及諸子處友愛慈厚家庭間藹然也童既大族君待其族人凡親疎賢愚一以恩意其居鄉謙謹人皆愛重之或有忿爭以一言諭之輒服歲飢出粟賑貸不責其必償其後　朝廷令有司行勸分之令君首奉　詔始授承事郎非君所望也君少好學而舅氏又貴顯于　朝力足以薦人君時雖尚少然不肯依附以取仕宦教其子宜以科第出用子欽竟登鄉貢而君則不及見矣既七年欽赴試禮部始持其友滕行人祐之狀來乞銘且出其家乘一編相示則自唐宋以來至于　國朝名人之文詞皆在予愧乎其詳也顧欽之意懇懇乃爲書其事行之槩畀之刻于墓上君諱翔字士敏號恬齋以永樂丙申十月二十五日生成化辛丑四月二日卒享年六十娶吳氏先十二年卒子男六人曰俞曰欽曰佐曰中曰康曰鉞女五人長適朱爛次適朱爛皆文公十世孫次適寧左衛指揮張淵次適江楫孫男十人曰輔曰輗曰軟曰輹曰軼曰輖曰晏曰誠曰策女九人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其鄉泰山之原而銘之則丁未之三月十二日也銘曰

閩有名族初則以儒視其篋中穰穰遺書問孰保茲惟士敏甫其在里居亦不怍俯視其後人振振何多況也有人已掇鄉科有施必報尚在他日藏茲山丘其固其密

鴻臚寺主簿君墓誌銘

鴻臚寺主簿何君去其家十年以例乞歸省既得旨行至半道聞母孫氏喪哀痛不食者纍日及抵家而疾作竟卒成化二十年十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七其子樟自太學丞歸將以明年十一月十三日葬君於泰興縣永豐之原謁予請銘予辭焉

其請益至蓋既久始克爲之君諱嵩字與瞻姓何氏世爲泰興人其先有諱某者以好義聞鄉里君之高祖也曾祖彦清祖伯舟父頓頓娶呂氏生君兄弟三人君最幼以父命爲伯父顥子爲人美風儀而績文學道汲汲如不及初不欲仕日之田間課農勤苦甚粟輒倍收然農事暇未嘗廢學也嘗至京師高文懿時在館閣欽薦君可用力辭乃已公以鄉里故與語奇之文懿時在館閣欽薦君可用力辭乃已既歸愈益敦行時都御史王公竑巡撫淮揚今南京兵部尚書王公怒爲揚守二公世所謂偉人相與論郡內士必及君他日兵部行縣遂造君之廬其見敬禮如此後君以事再入京師竟用知者薦授鴻臚寺序班秩滿陞主簿居官默默非所樂也君性孝友事所後父若母一如所生二兄相繼沒以痛哭故致疾甚學務博覽尤熟於史上下數千載事能記憶不遺若佛老之教非特不信亦不一窺其說也然君平生惟不爲奇絕可駭之行故其名譽不出於鄉而予亦不知君及觀當世二三名臣所以待君者則其爲人可知也且狀爲進士儲君巒作儲固其鄉人也知君尤詳予特節而書之君娶張氏子男三人曰杰曰樟樟鄉貢進士曰楫楫後兄岳先七月卒曰楷出妾楊氏女二人李貴宗劉時其壻也孫男一女二銘曰

仕而食焉已升諸　朝沒而殯焉不在于郊嗟哉何君名永昭

韓府儀賓曹公墓銘

維　太祖高皇帝有子曰韓憲王王有子曰襄陵莊穆王王有女曰清澗縣主主長而甚賢王奇愛之爲擇佳配公時年十六以從母之夫陳公傑爲平涼守自吳中往視之他日王適見公察其可妻也使人言于陳其夫婦重違王意卒諾之已而資

遣之入京誥授儀賓階亞中大夫仍　賜章服鞍馬而歸鄉人以爲榮公諱珙字仲璜姓曹氏世家蘇之吳縣爲人俊偉豪爽無齷齪態人多樂與之交然或不當其意雖顯要者亦篾視之好面斥人過尤能分辨曲直言出人亦無不服者身雖處富貴未嘗一日忘其故土見吳人與語輒流涕而所以接遇之必厚以父母早世嘗迎其兄瑒事之甚謹兄沒撫其遺孤若己子然其平生蓋如此以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七子男四人長銘爲縣主出以軍功授官服次鉞次錡次銓女三人長適平涼衛千戶張英餘未行孫男二人長澄郡庠生次瀾女四人於是銘來告哀　朝廷爲遣官賜祭將以卒之又明年甲辰十一月壬寅日葬于平涼縣由延里之原以予其郡人也奉御醫周原已之狀泣拜請銘銘曰

孰謂吳產而爲韓人迨其中身生子長孫坐上雄豪灑然襟度維不驕盈足以銘墓

亡弟原輝墓誌銘

嗚呼原輝果棄我而逝耶悲夫初原輝病少愈欲來京師視予或止之不顧曰吾必一視吾兄竟來予見之驚喜甚然竊憂焉留四月還相與痛哭而別至家僅五月而病劇遂不可救蓋昔者不遠數千里而來其與我訣別也悲夫原輝諱宣姓吳氏世家長洲爲先修撰府君之季子而吾之母弟也年十三母張安人不幸下世一旦能自謹飭居家塾依予以學凡嬉游博奕之事皆無所好也稍長每早作之城東經理舊業種樹成列鑿池環之更築屋田間爲農隱計題其旁室曰拙脩因號拙脩居士而時舉杯歌晉唐人田園詩以自樂嘗曰吾有憂慮惟入園林

臨水石不知其脫然以去也性孝友能順適父兄意先府君嘗館親黨之無依者數人至原輝館之不替而長女兄寡居無子則迎養于家其仲早喪生女纔數月亟取鞠之如已出一男曰遂尚幼更撫教之至於長而成立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奉已食不求豐衣不求華惟取足而已尤不自愛往往親為勞苦之事與人處平和謙抑尊俎間相與勸酬飲輒盡醉醉則默然不亂故人皆愛而親之其娶沈氏先卒有子一人曰奕出側室顧氏女一人適徐美中其生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年止四十八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先塋之次子嘗與原輝約他日歸老必于東城而原輝亦曰吾當孟經理其地與吾兄樂也悲夫今尚何望哉葬既有日吾何忍銘然亦不忍終無銘以暴白吾弟之為人也銘曰

父兮母兮于於是依兮尚俟其後兮吾與子同歸兮

明故昭信校尉泰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胡君墓誌銘

胡之先清江人也在元有仕為萬戶者曰煥章煥章生德淵國初戍守盱眙儀真等處為隊長後徙泰州生志學志學娶劉氏生君君諱倫字大經為人重厚明敏且好學嘗通陰陽醫卜之說而於九數尤精少則在行伍人皆為不樂而君殊不以為意曰此吾世籍也舊制凡戍江北者歲更至京師操備及君即擐甲出門衝冒霜雪不以行役為難辭如是者凡三十年其小心守法自裨將而上皆信之景泰初北虜既遁京師猶戒嚴方務儲粟塞下為守禦計慨然納粟六百石以例授試百戶當是時君益欲以功名自奮遂從武平伯陳友往征迤西得選置帳

下以資謀畫師還實授百戶武平以君有贊助勞擬再論奏不果人又爲公不平而公亦不以爲意也既還泰州謂天下承平教其子必以文顯其子玉竟登進士第列官于　朝卒如其志君性孝侍父疾久而不倦母孀居二十五年奉養備至及父母終居喪哀毀而有禮其爲人如此則所以稱於人者豈特才譖而已以永樂甲午五月十日生成化乙巳十一月十七日卒享年七十有二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州西九里溝之原娶薛氏懷慶知府廣之女先卒子男五長即玉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次璉襲百戶次瑄次珍次珙女二長適許瑞先卒次適州學生李鑨孫男九曰嵩獄嚴餘未名女九長適韓源餘尚幼儀制君將歸治葬自爲狀來請於予且曰玉忝以明經致用適與先人同品秩幸嘗考最例不得　封典甚恨願畀之銘以慰也予重違其情乃諾而銘之曰

胡在故元實爲武官厥既失之家幸以完公以才譖稍自振拔賞不酬勞功簿孰閱未復于武卒顯于文甲科儀曹畀其後昆維此幽堂百世無改追榮其先亦尚有待

裕菴湯府君墓誌銘

湯府君以成化十七年正月廿二日卒既卜明年十月廿五日葬于先塋矣其子瑄持御醫周原已之狀始來乞銘其墓君諱澄字宗本自號裕菴翁其先常之江陰人也後徙于蘇遂爲吳縣人世勤生殖家至府君之世而家始益大府君有兄弟八人其仕者曰渭他皆行貨于外府君亦嘗一至京師竟歸而治生于內蓋府君善殖產所以居積棄取得古人遺法然凡錢帛之出入估直之上下必公必平而其爲人又剛直重厚素爲人所

信服當衆言交競徐出一言無不帖然以去其家既益大而居者甚衆衣食所資婚喪所需以及賦稅所出一惟府君所區畫當是時其家出者率僮奴能協力化居而收倍蓰之息仕者有民社能守法奉公而有善最之名而府君於是乎有力於湯氏矣然府君至此自持益謹自奉益約兄弟子姪得於見聞者更相飭厲不敢爲驕奢之習所謂禮生於有者及其既沒而族人始悲思之夫爲市交易見於易牽車服賈著於書至司馬遷作史記特爲白圭猗頓立傳蓋貨殖人生日用所不能已者推而言之其大者不可以爲國使國之財賦得其人而理之不惟可以足用而其效至於使民知禮節而俗厚矣府君曾祖曰潤卿祖曰均澤父曰善善以渭貴封大興縣知縣母曰楊氏封安人其配周氏繼徐氏王氏周出男二人曰琪曰瑄瑄以書藝進授鴻臚寺主簿女一人嫁浦文泰庶出女一人許嫁某孫男三人曰僎曰傅曰倫女二人一嫁朱延一在室府君享年六十有八其葬在吳縣太平鄉薦福山合周氏兆銘曰

鬱然高丘是惟裕翁之墳嗟翁百年匪裕其身以殖其家以垂其子孫何以爲用惟其義何以爲本惟其仁何以知此吾其里人

醫師錢橘隱壽藏銘 并序

吳縣西三十里有雅宜山錢氏始葬山下者曰良玉府君橘隱則府君之仲子也其名愷字伯康自號橘隱錢氏世業小兒醫其先爲江都人在元有曰益者任常州醫學教諭因家焉益生元善 國初以名醫徵奉 詔往治晉王子疾愈王奏留之卒葬太原元善生宗道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玉太醫院醫士良

玉娶高氏蘇州人也再家于蘇故今爲長洲人橘隱以永樂丙申十二月十二日生自其蚤處已傳醫業然其氣豪爽不欲以醫名居都下者數歲所交多名公奇士議論間發輒傾其坐人歲已已適有胡虜之驚慨然歎曰吾生不能立功名于時至於恪惜財物視軍興缺乏不少助之可乎乃市馬若干疋上之以例被　恩典之榮已而歸吳復歎曰吾生無德澤及人惟醫吾家故業也盍終假是以施吾仁乎始出治病治輒驗每旦啓門迎致者閧然而入其多殆不能酬應而窶家子輒抱携而來纍纍于路不絕一與論視而不責其必報其爲醫善究病源而議論娓娓足以發之所處方大率持重嘗曰壯夫尚欲固本況嬰孺氣體脆弱可以峻急求平至所治藥雖奇材貴品不卹購求往往躬自修治不付他手蓋其精如此故其醫益驗遂與其兄伯常院判齊名數十年來大江之南言小兒醫者必曰錢氏其名浸聞　中朝然橘隱既老不願仕矣橘隱翛然長身而禮度雍容藹然有和氣少從故禮部尚書楊公游已嘗親其德學中歲日與歸田諸老登臨宴賞以極其樂蓋其好文尚禮則不以老而倦也配王氏太原人世以武顯柔順溫裕稱賢宗族間子男三人曰鋼先卒曰銳曰鉞女二人適陳傚莫益榮孫男四人曰同文曰同倫曰同德曰同理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於是橘隱生七十年即雅宜先塋之次治壽藏爲二穴異日將幷王氏葬焉工畢具書及廬山陳孟英先生所述事狀來請曰幸及吾無恙時爲之銘庶平生有所託而傳也予謂橘隱既不諱乎彼而復事乎此豈其猶不忘情乎死生之際耶竊惑之雖然曾子之啓手足亦欲門人知其平生而況即先人之旁異時奉其遺體

而歸于是行不虧名不壞以見于地下豈特無毀傷而已是宜序而銘之銘曰

惟伯康父作此玄室鑿而築之既堅既密峯巒嶔崟泉水清漪自我先人已藏于斯世之熙熙人之怡怡尚百歲後從而歸之

新淦縣丞顏君墓誌銘

成化丙戌春予憶赴君山游之招君迓之門甚恭命其孫涇趣治具指山而游之君年老矣導客顧甚輕健始登岸嶨峰晚過何山飲僧舍歸宿其家詰朝飯畢與客由支硎過禪關度西嶺萬松間遂入天平謁忠烈廟既乃飲白雲泉扣大小石屋望龍門而歸仍宿其家益設酒肴樂客予憊甚欲臥未得而君貌益恭氣益爽當是時予竊窺見君之德而其壽考亦足以占之蓋歷十年爲乙未歲十月十二日而君終于正寢春秋七十有五於是涇登進士第以嫡長而孤居憂于家咨其叔父所以葬大父者累然衰服拜于門出其同年徐仲山所爲狀以墓銘請君諱璋字廷用姓顏氏其先傳自北徙吳莫知其世曾祖均仕元爲廉州知州祖仁平江路達魯花赤父希誠母呂氏君娶卜氏繼顧氏子男三人曰鎡早卒曰錤曰鎰女四人適湯銘陳瑾顧榮其一在室孫男三人曰涇曰渭曰深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君于吳縣何山之原君少以宦家子知學問稍長推擇爲縣吏已能立名行縣中人稱之及上吏曹給事如例授安福縣丞再歲丁外艱服除改上饒俄又丁內艱服除改新淦在安福時縣有豪猾數持吏短長及發民陰私以射利君始至知之召置庭下數其罪遣去其人懼而止縣遂以寧新淦爲江西劇縣素號難治縣官率不久罷君有

幹局愈以勤慎自持仕竟滿考常掌二稅見民有鬻兒償官者歎曰此豈得已者乎吾爲民父母而使民至此奚以我爲遂以俸代償之自是益留意民隱其心之厚如此故所至去任民輒挽留之既去輒思之君縣丞既九載例得遷官曰吾獨不知止乎即具疏請致其事歸時年始六十云君歸日以教子孫爲事或時循壟晦課農業與耕夫伍無嫌也因自稱稼軒老人性尤喜山水勝日尋佳處登臨游泛竟日忘返其樂有人所不及知者君偉儀觀美鬚髯而莊重詳雅能起人敬才既不盡用世然晚見其孫取科第貴顯于時論者謂其德澤之及後人者深且長矣銘曰

維古發身不拘一隅在漢名臣刀筆簿書顏君之才與崔子俱予不負丞而丞負予相彼小人有出無處以官爲家疇曰歸歟車攻維工孰始匪輿樂奏維瞽孰終匪圉凡物且然而人弗如師峯之下有舊田廬奉身而退庶保令譽昔所抱孫焜燿朝裾翛然考終世等敝帑孰訃縣氓來挽喪車百世尸祝桐鄉之墟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一

墓誌銘一十一首

吳府君墓誌銘

民日滋繁俗日滋降雖平日號士大夫者矜誇矯詐相習以非相尚以利曾不爲怪何望乎閭里之民哉吳府君寬之從母之夫也少失問學不求聲聞以故不得列於士大夫而爲閭里之民然而考其平生士大夫或有媿者性直率畧無緣飾見有作僞者駁歎曰彼何爲然中少容言出輒衝人人以其無他亦不之憾其論事必自本之末纚纚不已然遇非所知者雖同席終日嘿然無一言亦嘗與人貿易物無二價而一錢尺帛取予必當至於治家屋廬儉而必完什器朴而必整不然曰吾心不安也其爲人蓋畧論所謂直愿而信漢書所謂悃幅無華者歟府

君諱能字景賢長洲人世有善譽父文華亦謹慤人也母鄒氏繼母陳氏府君生二歲喪母長於祖母宣氏與其姑之力既壯與先君修撰公同娶于張先君之德厚矣然必慎所與故平日非府君莫與計事一觴一豆必相對乃樂嘗曰吾二人雖友壻而姓同殆兄弟也府君亦曰吾生與居同巷死當葬同原後不幸先君下世府君哭之慟又二年爲成化十三年二月壬午而府君亦卒年六十五素不諱死既病凡送死之具悉自區畫及病甚精爽不亂曰吾其逝矣遂卒娶張氏有賢德二男子曰謙曰詳孫男一曰會女一府君處世雖寡合而獨厚於倫理念祖母嘗保護已祖母沒哭之幾喪生親戚貧而病者尤加問遺而與家人處歡如也卒之歲寬以先君之喪例赴京師歸哭之將葬謙等謂宜有銘寬以府君之德不甚表著宜刻之墓上乃竭而書之雖然寬何忍執筆哉以卒之歲九月癸酉葬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東距先君之墓百步銘曰

三代已遠孰爲古人一廛獨受孰匪凡民有位弗得有德弗泯蓋墮甑之孟敏必郭泰而後學如耕谷之子眞微楊雄而無聞則知委巷之中衡門之下遺逸之者未可一二而云死者不作有封維墳暴潛發隱可無刻文

陸宗博墓誌銘

長洲陸宗博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卒年四十二初其病也里之人相率走神祠祝曰幸活陸君以終惠我及卒皆彷徨無依至有泣下者曰公家徵需甚亟吾等疲矣安得庇我如陸君者及歲漕粟緣輸納以破產者比比安得貸我往役免我出息如陸君者且吾等水澤之民也歲若澇荒有司不盡以爲災

安得出粟貸償不幸災自利如陸君者其言流聞城市知其事者信之以又明年正月壬午將葬君于邑西福壽山之原其子完奉南昌太守張君汝振之狀來乞銘南昌與君中表兄弟也其言宜實則視其狀適與所聞者合予乃歎曰宗博一布衣耳徒爲郡縣推長田賦能施惠于里人遂致人悲慕如此彼有祿位操生養之具者民反欲推之去甚者以死祝之其有媿于君也哉凡君平日於人危急率救卹之不係於賦役者尚多故言出能使人信服公事易完而私爭易決其卒也宜人悲慕之如此也陸爲郡中著姓系出吳大司馬抗在宋有曰干九朝議者始居陳湖之上四傳爲仲祥以力田大其家仲祥生文伯文伯生守道守道生起敬累世事行具載家乘起敬娶周氏年踰四十以無子憂一夕夢其先人抱一兒遺之曰以此嗣汝亢吾宗者必此兒也已而得君其諱溥字宗博別號心耕少則謹厚溫雅有鉅人度稍長其父母與其所生母夏相繼而沒治喪能黜浮屠氏法一用古禮鄉黨已賢之他日乃約其弟宗涵協力治家而躬儉朴以率其下家益振起如前人規模於是宗涵亦壯矣錢帛無私藏飲食必共享其怡然相愛有崔孝芬孝暐遺風至其推孝友以待族人者恩意尤厚嘗曰人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族人何疏戚之有故衣食居室待君而具者數人其年始四十即邑中治別第將謝家事日從賢士大夫開尊俎閱書畫以爲樂然不幸卒矣娶華氏處士惟德之女男子三人曰完郡學生娶郭氏曰宜聘惠氏曰宇尚幼女子三人長適范璋次適孔彥慶次在室銘曰

君子之澤或流于國或被于鄉身有崇庳澤有短長有如陸君

惜無位矣而復蚤亡雖然其志則行其名則揚其遺于後人者尤不可量顯者一時壽者一世惟可稱述雖死不逝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蘇之嘉定有以兄弟同登鄉貢者徐德充德宏也已而德宏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德充獨不偶乃益發憤讀書以必取甲科爲期他日四方名士相與講易京師號麗澤會君在會中陳經傳指摘隱奧幾無遺義爲文章輒能得所謂主意者士後多中高第爲顯官而君竟以貢士卒于家年止四十五君諱忭其字德充先世爲汴人從宋高宗南遷至嘉定之黃渡家焉族屬蕃盛遂爲東吳大姓有諱俊傑者生子英以高年受章服之錫子英生承事郎述娶陳氏生君兄弟三人其仲即君也少秀敏善記誦學書有法出諸生中既長爲同邑朱近仁贅壻朱遣代繇一辱庸吏慨然與其弟謀爲舉子初學于范僉憲誠夫習程文志專而功密邑大夫才之將薦之京辭不肯就業成當天順壬午歲卒以明經登鄉貢云君爲人有氣岸議論侃侃其色毅然若不可近然平生交游之士亦多海內其治家嚴整每謂推之天下事不足爲而事業可坐建蓋其自許也可謂重矣使其不死得當一官守一職不知其所就何如也君卒以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將以又明年二月十五日葬于疁城西項涇之陽時德宏以御史出知樂陵以書來曰吾兄不幸夭死非執事銘無以慰吾之悲敢爲之事狀以請於是君之子琨奉書若狀再拜泣告予辭之復再拜予不得而辭也蓋德宏之愛其兄琨之愛其父拂之不可而況予與德宏有鄉里斯文之好者乎君之配曰朱氏生一子瑜側室胡氏生一子即琨女一適陸堂

銘曰

馬不可以守閫亦不及以駕車望千里而至只曾跛鼈之弗如
水曲兮交衢御者兮踟躇抱吾才兮安吾命幸不失其馳驅

李君信墓誌銘

予少與居同里而學同師者施君煥伯一人而已煥伯今歲來
試禮部每遇予坐輒談及里中事至於存沒盛衰之際未嘗不
歎息也蓋數十年來若李氏其尤可歎者君信李氏之佳子弟
也名瑞其字君信別號志隱其先本京口人宋南遷避兵入吳
中遂占家焉家故饒於貲厥肆聯比人蹟闐然其叔祖惟中亦
嘗仕為工部郎中一時號稱盛族君信既生豢養且少安容踹
厚舉止安舒出入閭巷間人多指目之嘗選入鄉校居一二歲
輒去專以養親治家為事時君信年尚少見族人或不能自立
者憬然有遠游服賈之志南抵甌閩北至京師凡行數千里未
嘗以勞苦客居纍歲亦未嘗有過舉既歸益督僮奴治生業居
則量物值出則置田畝家卒賴以不墜人尤稱羨之君信既有
力於李氏嘗曰吾豈顓顓為一家溫飽計者惟學而致用乃吾
先世之事而早歲之志也因遣其二子皆入郡學方日夜程課
之以冀其成而君信以疾卒矣年止四十七君信為人寬厚有
容惡聲暴怒不見於口面人或犯之反引咎自責其人後亦多
悔至於宗族親戚施之恩意尤多好讀史於古人賢否得失輒
從其弟子道之以為勸戒曾祖孟輝封工部主事祖惟孝父公
紀皆不仕母馮氏其娶王氏大理評事世英之女先卒子男二
人曰鵬曰鵠女一人許嫁張杞孫男一人其卒以成化十九年
正月三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十三都黃山先塋之次

於是煥伯致二子之意出其狀請銘其墓予固君信里人也乃以其可歎者書而爲銘曰

孰保其存而不没孰還其盛而不衰此可以力致彼可以數推君能致之人能推之可以無憾庶安于斯

陳汝中墓誌銘

君諱綸字汝中世爲吳人自高曾而下咸有隱操父仲禮府君尤負謹厚稱母沛國朱氏生男女五人君最長爲人容貌俊偉襟度灑然喜飲酒仲禮早以家事委之事雖煩于前君區處有餘力而飲酒不廢客至相與嘯歌投壺盡歡乃已然其治下頗嚴家多傭保減獲輩聞君聲欬聲雖素惰者亦起趨事仲禮卒而産業弗墜者以有君也好舉義其飯飢槽死一歲中不知幾人嘗大雪見産婦水濵流血被岸君就問之其夫曰我泉之晉江人也從戍東魯南還同舟者以婦免身爲不利也棄諸此君惻然呼歸其家熟薪作糜活之凡月餘其夫泣拜于君曰微長者吾夫妻子母三人幾不免及辭去復贈之金錢若干作道里費逾年使人持一通文來謝稱之曰恩人云君所爲蓋如此娶葉氏生子男三人連一月死女二人嫁袁綸唐鳴其卒以成化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年四十三遺言以弟紀之子鑾爲後始君抱疾更數醫治之不效然其勢未劇也有以浮屠普醫薦者君惑其說求速愈而已取其藥飲之嘔血一升遂死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夫醫以用藥藥以攻疾疾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亦何以醫藥爲哉彼浮屠者庸妄人也目不知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脈候人之虛實病之久新一切置不問而惟其藥攻擊之其殺人蓋亦多矣而君不知復罹其毒

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自君之死世之服藥者可以戒矣弟紀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吳縣至德鄉鷄籠山之原寬其女弟之夫也刻石于其墓而系之以銘曰

維天福善于古有聞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嗟嗟汝中曾不獲下壽孰謂于其身亦既無一子孰謂于其子孫豈古之人不信而今之天不仁不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其莊周之云也乎

周以節墓誌

以節諱諤吳蔚門周氏祖曰文昱父曰叔能皆以謹約稱里中毋毛氏三子以節行二生有父祖風無子弟過郡嘗繇役其家于鎮遠鎮遠爲荊楚之裔路嶮而遠人皆難之汝節重煩其兄弟慨然請行水陸往返幾二萬里事雖畢而身亦勞加以炎瘴得疾竟不可治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卒年四十八配吳氏先修撰府君之女也生男一曰遂娶王氏女一適朱存敬繼室楊氏生一男曰遇女二皆幼將葬以卒之年九月九日遂予之甥也若欲得予一言嗚呼吾姊之葬嘗誌其墓而悲其夭今十七年矣而悲未能釋孰意又誌吾姊之夫之墓耶墓在吳縣花園山之原夫婦合兆是爲誌

周原凱墓誌銘

君諱南字原凱姓周氏崑山石浦人也曾祖桂一祖子明父仁代以力田致饒裕當　國初初選長鄉賦者周氏在選中至原凱蓋百年于此原凱尤鄉人所謂賢者每與季父用和兄原道更出入治租事率先公後私其催科之善繇役之均民不擾而事亦濟下皆賴之景泰乙亥夏不雨耕者告病原凱以旱言于部使者曰苗槁矣非除田租豈惟民無所於償將去其土辟徵

歛之苦矣部使者竟從其說既曰田租雖除如目前飢民何即發私藏出粟若干斛賑民民益全活所以賴之者又不惟催科繇役間也原凱幼失怙恃居喪哀毀無童狀弱冠奮於問學卓然能自樹立人不知其爲孤兒也家居尤篤倫理閨門之內情意藹然外而接賓朋待師儒必知敬嘗患末疾者久不良于行已而失明然聞客至輒蹶然以起使子弟夾持之出迓盡歡乃罷及病革命遷之正寢俟絕所以處後事諭諸子者訖終語皆不亂其終以成化甲午三月廿六日享年六十配吳氏子男三人曰順曰澤曰泰孫男二人曰恩曰孝思女三人卜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沖川鄉之先塋前葬澤以邑庠生居憂會其友張君時學赴試春官以進士吳君德徵之狀拜授之俾乞銘於予銘曰

崑山崔崔石浦湜湜原凱之生有美其德石浦湜湜崑山崔崔原凱之亡鄉人之悲

周叔能甫墓誌銘

頃予誌從母之夫吳翁之墓歎當世閭巷之民有士大夫之行不獲見知于人遂泯然以死者每有之若今周叔能甫又一人也叔能長洲人世居葑溪之上其父文昱母毛氏生二子叔能諱傑叔賢諱傃兩人者自少至壯相友愛既久叔賢出居溪南與其妻相繼卒已而其子婦之卒遺幼子一人十二歲孫二人長八歲次六歲纍纍然垂洟積垢啼號仆臥日惟待餔于人叔能竊念曰吾弟在吾弟之妻在子若婦在三子者有祖有父有母字矣今而皆亡吾尚可以顧吾家乎其遂爲之父之祖乎即往其居治生爲其衣食謀早夜與同臥起至櫛縱洮漱皆身任

之且鞠且教凡七年三子者迄嶄然以長而叔能亦既衰老始還卒于家成化十三年四月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九月葬于陳公鄉受字圩之先塋諸孤拜請銘文蓋予之仲姊叔能之介婦也諗知其事則應曰若翁有可書者吾又奚辭然念叔能賴與予家連姻予頗能文辭不然又泯然以死失一賢士矣此予所為歎者叔能之配曰毛氏三男曰謙娶稅氏曰誨後三月卒娶吳氏繼娶楊氏曰誠娶范氏一女曰淑貞適吳海孫男六曰迪遂述遵選遇女七曾孫男三叔能貌癯然言咿咿常恐傷人生惟不為奇偉事然即其所以處兄弟如此其賢於人者遂矣銘曰

閱牆之詠昔見于詩況也兄弟子之孫之肆伐其根顧柯與枝有賢周君善推所為鞠而教之乃毋乃師小夫好奇去本遠末

本之謂何天顯民彝周君克舉家人而離嗟此商俗終然靡靡匪為葬銘毋曰貴辭

宋助教先生墓誌銘

宋之先自唐主客員外郎駢為閩觀察判官始寓莆田再世而漳州推官銑復由晉江遷而定居遂為閩南著姓其後仕而尤顯者曰邦光宋元符庚辰進士官至知漣水軍先生之十二世祖也曾祖孟祖寓皆以儒術教授于鄉父勸沐陽訓導其配林氏生子六人其長先生也先生既出儒宦家而舅氏為翰林院學士文至所從游如方行人源深又一時名師故其學有所受天順壬午遂以明經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榜例授教官以舉人署安州學正尋遇 恩詔實授丁沐陽府君憂服除改濮州再丁林氏憂服除始擢國子監助教階迪功佐郎三年進階

修職佐郎又五年而卒成化甲辰二月甲申也享年五十有七
先生諱農字汝勤以字行別號拙軒爲人清儉少欲言笑有時
稱爲師者初在安州率衆作坐堂上以臨諸生規約嚴甚受業
者開諭敷析必盡其說乃已衆皆悅服更以餘力督治學舍而
一新之數爲提學者之所稱重歲大比藩省交聘校文嘗赴江
西所得多知名之士至改任教法益善士往往自旁郡來學益
出而取科第者前後凡若干人及陞國子祭酒司業知其賢禮
之尤至嘗以次當爲王府長史時其子端儀已登進士第仕于
朝矣曰吾爲國子監師且有子以養尚何慕耶竟不就故戶部
尚書翁公深歎羨之今南京太常寺少卿陳公贊貤畫像有惟
安恬以履平素分不巧營以譽乎進趍之語益二公皆邑人知
先生尤深云先生平居謙恕和易接之藹然君子人也治家不
嚴而肅既病甚子婦在側不忘訓教將絕僉僚友來視其子憂
戚中倉卒以便服出見顧語之曰此豈所以見長者禮乎其恭
慎如此娶吳氏安福訓導封戶部員外郎時望之女子男五人
長即端儀禮部精膳司主事次僑次倬郡學生次儒次俌女四
人長適董棠次以疾在室次許適林某次尚幼孫男二人長嵩
次峨先生沒後一月端儀將歸其喪卜得其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山之原乃自爲狀謁予請銘予嘗往來匕友季翰林士英家
李與宋鄉鄰也因以知先生之賢而禮部君賢如其父尤知之
予安忍卒辭銘曰
閩有故家宛然餘韻何以見之執禮而慎少而自學惟潤乎身
及其施教亦成乎人豈惟成人而又有子以養其生以送其死
以歸于茲丘尚千百祀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璲字孟規蘇之吳縣人陳氏故業醫後更業賈至孟規奮然讀書從儒者游遂業儒成化四年以府學生中應天府鄉試再試禮部不中歸而得疾孟規長不滿六尺然容貌豐碩當其疾作少間過予予初見之不知其爲孟規也頗怪其羸瘦至此久而疾復甚竟以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止三十六以十五年正月三日葬于吳山陳灣村將葬其父涕泣請銘而其弟子繆頤楊循吉數輩且謁予曰已買石琢爲碣矣謹俟予許諾然不忍即銘也他日其從兄僉江西按察司事粹之復以書來謝曰亡弟得執事銘吾悲少塞乃銘之予嘗與君同游學宮應天之試又與之同榜相好益知其平生大率無遺行可議也君家居爲易師弟子亦有取科第者然其學不專治進士業兼能古文詞其與人論事多不暢達至下筆袞袞數百言叙述輒有條序勝口舌遠甚曾大父曰孚敏太醫院醫士大父曰有常父曰振其配曰姬氏無子以弟珩之子田爲後銘曰

嗚呼孟規以文爲業以學爲師何有作慝而止於斯此明短折彼昏耄期事不可詰理不可推嗚呼升斗之望垂橐而歸穀也豐下相術可非惟老在堂孰養與持家人之悲學者之思讀此銘詩庶其慰而

大理寺右寺正彭君墓誌銘

寺正彭君以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官舍年止四十二卜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其妻李孺人挈其諸孤子女纍然扶其柩將涉江湖數千里以歸其同官陳尚賓憐之來告曰彭君且葬宜得銘文念其孤皆幼莫能請也予聞之惻然則應曰

諱君諱銓字大用世爲襄陽人弱冠入鄉校從博士受詩善辨質疑義爲程文燦然可誦以天順三年中湖廣鄉試明年試禮部名在副牓例得教官不就入太學歸省遭父喪服除凡四試始登成化八年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大理寺右寺評事三年遷寺副又二年再遷寺正君重厚有才具狀貌偉然爲太學生時客居者數年妻子嗷嗷待君而食其貧困甚矣然未嘗降志於人及爲大理屬所操持益固而讞獄詳明得法吏體嘗奉詔賑災齊魯間當缺食之際區畫有法民賴以不餓死既而流移者皆復業有司遂欲徵宿逋君不可曰是重災之也具其事奏請于　朝竟獲蠲除民感其惠至有泣下者君世不仕父英以君評事考最贈如其官母韓氏號孺人子男三人曰縉曰紳曰經女二人于與尚賓皆君同年進士也故尚賓以銘請而予宜爲之銘銘曰

成之不易毀之若棄幾發之在其

墓誌銘一十首　　詩藏銘一首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是爲鄉貢進士徐君元獻之墓元獻名也其字尚賢常之汪陰人世隱于農爲大族歲出田賦以供國用多至數千石其大父尤好義　朝廷爲旌其門江浙間宇稱曰景南是也父惟正嘗任中書舍人娶同縣顏參政澤女生君君資稍穎慧甫十歲已能賦詩坐客歎賞皆以爲徐氏有子矣稍長習舉業勤劾厲終日矻矻不自休其父爲人更嚴教數延良師教之暮則躬造學舍督責其業往往至夜分始去然君所習不但如今世舉子而已凡它經諸子及漢唐以來古文詞悉務記覽故其下筆沛然若不可禦成化十六年以縣學生員舉于鄉今羅洸馬明仲

李學士賁之爲試官得其卷奇之擢甲其經衆以爲當明年赴禮部人慕君爭欲一識面者及入試竟落第公議貴爲君不平君則歎曰吾行于衆未孚行升胄監益務學以盡吾之事而已它何足計歸且踰年猶不忍去其父也俄而疾作歸絕顧其父泣告惟以不能榮親爲恨及語所以保家之道甚至人謂其孝而識且遠也年止二十有九君性謙謹見人如不能言其所自處洎然寒士也與世之驕侈者絕不類少學于張翰林尊父尊父沒妻子無以爲生所以周給之者一出於君士大夫稱之故卒也皆惜之卒以成化十九年三月癸丑以又明年某月甲子葬于江陰縣觀莊村從其母瑩君以文事來辨曾者數矣予所望於君者則不止此雖君亦不以此自望也而年竟不及壯所學不得一施豈不惜哉於是君沒後數月其父亦下世其子經使人以濬縣令吳君之狀來乞銘予不得辭也君姓薛氏生一子即經經尚幼美而好學銘曰

將永其年乎或有其位乎抑皆致之茂德與藝瑣瑣庸庸奚壽奚貴嗚呼徐君知保其家不知立身惟篤于義而顯于文所不可致者尚在其後之人也乎

山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成化丁未監察御史陸君奉 命出巡四川明年爲弘治戊申八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成都察院年五十於是返柩至家葬旦有日其子悅持鄉貢進士周澤之狀上京師以墓銘請予昔過江都始識君于舟中江都君所爲縣也則聞君論政事多憂民之言及詢之縣人皆曰君眞愛我者也以是知其賢後君將考績吏部未至 朝廷已召君爲御史初試職俄以父喪去服

除實授復以母喪去服除還任甫三月有四川之命已而卒矣
蓋君官雖且顯然兩罹家艱志不獲暢及是方有所為竟抱其
才以沒其可惜也乎君諱愈字抑之姓陸氏相傳出唐相宣公
之後自曾祖昌四而上皆居嘉興海鹽之東人以其姓姓塘祖
成始遷馬廐里後割其地為平湖故今為平湖人父桂娶朱氏
生君君少游縣學刻意誦習歲壬午中浙江鄉試會試不偶入
太學與四方文士講業號巒澤會乙未竟登進士第初知江都
至則每鄉月召有齒德者一人使陳民隱以是民間利病知之
無遺吏胥無能欺者田瀕江湖不時息宿而稅有定額能均之
貧民始安以民遭旱潦不知所備教之鑿港以時蓄洩邵伯鎮
隄每為水嚙而崩以石甃之歲省修築之費當歲飢極力賑濟
民多蠲免子女于江南為贖還其家流民復業則勸富人出牛種
貸之秋成遂皆沾利其後有官於此及擢御史巡視京倉使出納必平
大臣得謂為備荒之計而縣始有蓄積尤稱剛果御史理軍政
嘗誣平民戍邊者百數家抗之累月不從竟得免有屯軍彙于
一鄉人多畏之即貽往擒置于法以其地曠恐生變持奏立巡
檢司蓋其見於為縣者如此及擢御史巡視京倉使出納必平
人莫敢違其法至出巡以蜀任萬里外官吏多縱弛也宜以嚴
治屬郡以至宣慰司而下皆竦然相戒其人或犯法雖倚中貴
人勢必按之不少假借倚勢者率其下編竹絕流取魚人誤觸
輒遭其虐吏痛治之其所至多釋繫囚平反冤獄或修建養濟
院以惠孤貧慨然有盡舉斁政之意平生親賢好士而性尤仁
厚有姊早寡迎養于家弟遺一子育之如已出至於朋友親戚
所以周恤之者亦多又可謂賢矣配吳氏子男五曰愷曰悌先

卒曰悅俱吳出曰恂曰忱側室曹氏出女一尚幼孫男一曰堂女二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里中銘曰

有爲者才止于其身宜食者祿遺其子孫何以遺之惠澤在人欲知其然考于刻文

賀感樓先生墓誌銘

弘治己酉賀感樓先生病且劇年七十有六其冬顧謂其子慈等曰我死汝必買石誌吾墓其往即吳原博以請然能及我之見乎慈等泣而從之則使家僮踐冰雪不遠數千里至京師以書來告予讀未竟泣曰先生果不可起耶雖然先生爲人非求後世名者今以是託我必有意也先生諱甫字美之姓賀氏其先自蜀徙吳家世業儒而貧大父公宣仕　國初爲大理評事父宗振僑居江陰娶薛氏生先生躬教之學忍貧刻厲志不少變學業既成始還吳中出爲塾師以共養其親人以其善教爭相招延居數年則以親老不欲出弟子往往從學于家久之亦倦教悉謝却焉因謂衣食不足雖古人不能爲仰事俯畜之計況欲爲義事乎乃事廢舉使子弟分治之下至僮僕皆爲盡力而家業復成其治家有法事不論鉅細處之井然有條率劑量所入以爲用度儉而不陋豐而不華及家益裕子孫益繁數舉貧乏時事爲戒或以故物示之使無妄費然視事所當爲者則直爲之不吝先生眞確人也與人言論無所詭隨而剖析事理臧否人物必當善造就後進仲子恩授徒于家今毛給事珵陸御史完王進士俸輩多起而成名然所以開發其學者先生之力居多雅不信佛老巫覡陰陽術數之說至斥絕其人里人有化之者篤於倫理待弟庸及其二子意愈無所不至族人有寓

湖南監利者特使其子訪之而挈其少者俱來教以儒業恩以明經首鄉解未嘗誇于人顧誨之益力後恩舉進士卒于京師初甚悲痛已而歎曰此固命也吾其安之耳遂怡然以老然益遣諸孫進學宮期繼取科名所以誨之者則不懈也先生儀觀修古衣冠整潔對客舉觴談謔間發綽有古人風度爲文章疏通簡質善於叙事凡郡中有所纂述必禮請以預其後則以老辭不復出重其名者輙造其廬拜之初正統間　詔有司舉士無錫遂以先生名上吏部以所舉非本邑爲不合例罷歸章以隱終其身論者尤惜其才云先生初號耻軒後更號感樓人因稱感樓先生娶王氏有賢行先卒子男四人長即慈次即恩次息次應應亦先卒女一人適沈堂孫男五人曰牧收放改敢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先生卒以其年某月某日以某月某日葬于吳縣胥臺鄉之原銘曰

死生之際古人之所慎也夫豈有所覬惟示其得正死而無悶也然疾病則亂於此是圖其人之賢不必問也起而從之不可復得吾獨抱夫私恨也黯然在堂待此以瞑無怪吾言之不盡也後世茫茫欲知其人亦可考而信也

明故奉訓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成化二十三年工部員外郎吳君以公事自蕪湖還　朝舍于崇文門外四月十七日與鄉人數輩會飲予家盡歡而散入夜疾暴作旦有告君死者予弗信已而果然鄉人相與驚曰昨者之會勸酬談笑宛然君之聲容也而何爲至于此則相與爲文祭之於是其子金將扶柩返葬泣拜請銘既許諾而去其葬有日矣始遣人奉吾友史明古之狀來君諱璠字朝用蘇之吳江

人也幼入縣學以勤敏稱景泰七年中應天府鄉試凡再試禮
部輒中副牓會修　英宗皇帝實錄選工書者君在選中出
入館閣者三年復當會試君與今汝汀州行敏期必以進士舉
白于李文達公公不許竟以實錄成授中書舍人當是時君之
父政與母楊氏皆在堂日老矣君歎曰中書近臣顧不可以榮
吾親耶三年考最父竟封如其官而母號孺人間嘗奉　恩詔
使山東將還守臣厚贐君悉却不受又嘗副駙馬都尉周公往
平涼冊封韓王所以贐君者益厚卻之如前日其廉潔如此秩
滿遷丁父母憂起復始擢工部專董神木廠君素剛有才幹共
事者與諸工匠皆惴惴不敢違法已而陝西大飢人相食廷議以
京儲足支數年可省歲漕之未過淮者八十萬斛令陝人赴河
南受之便顧河流淺澁日漕卒非熟路不習水性恐敗事宜先
得人往治其役使無險阻之害是固水利工部舉其屬以為無
如君者乃以君名上遂被　敕書以行君至其地往來相度經營
調度延見父老皆以為河不運漕久矣勢難猝遍為悉陳其利
病君得其說行之公私俱濟遠近稱便先是戶部侍郎李衍奏
漢唐建都關中自河入渭並通舟楫今宜舉行之有旨仍命君
往視君行至三門析津見水勢險惡歎曰豈有水如此而可以
運漕者乎為奏所以不可行之狀甚備詔從其說河南之民得
免茲役而不重困者君之力也蓋還而有蕪湖抽分竹木之命
其卒年六十以弘治元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亢字原配同邑
范氏封孺人繼東安郝氏子男四人曰金曰鑾俱太學生曰鎮
曰銳女五人適某某君貌毅然議論侃侃不阿狗人意及與人
交際歡如也居家待子弟嚴厲下至僮僕輩聞其聲畏之然量

力授事用能不廢先業而推之以治官事故無不舉也其自蕪湖而還以年勞將再擢官而君堅欲休致曰吾老矣有田在吳江之上種秫作酒足以自樂雖使黃金橫帶尚能僕僕然從人奔走乎或曰之笑而不應益不及陳請而卒然其志則可尚已明古狀君之事詳而有法乎特取其槩序而爲銘曰

才足以居位勞足以濟事不究厥施惟繫其志有祿不饗其志則高命如之何安此丘阿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士自少時必有志向其所向高者已不暇論其次亦將擇術業流聲名以出乎凡民之上或一不獲遂則栖栖彷徨若無所容有至於終身而不遂者則其氣抑鬱憤懣死而不瞑不亦可悲也哉以予觀于場屋之士往往徙興命爭勝負至于無如之何乃已

陳君初居屬市中稍長慨然有志於學家貧無以資給人頗沮之君不顧方從師習爲程文刻苦特甚已而入縣學與諸生講業諸生多富家子君處其間自若竟以易經中成化甲午應天府鄉試凡上禮部得校官輒不受乃益教其子言讀書言亦中鄉試於是父子同在禮部有勸之者曰校官可受矣君不應敝衣破履徒步京師其志必欲得進士至是凡五舉不能得南歸數月竟卒于家年六十四君初名畿字德明更名洪謨後復更名也君世家長洲祖聞道考仲玉母楊氏君娶宋氏生男即言女二適歸愷徐紹宗妾生男某孫男一女一其生宣德己酉六月二十七日卒弘治辛亥三月十七日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言介其友數輩泣拜請銘君質樸少外慕家素無厚產能自力於學凡葬毋婚弟皆

竭所有營辦家本戍籍能脫族人於轉徙徭役中皆其力也銘曰

既成其已復成其子志則得矣而止于是其孰所使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贈右參政馬君墓誌銘

邕容間群蠻跳梁民被殘虐不得耕作殆無寧歲　朝廷命守臣分道出兵勦之副帥馬俊當自古田入俊負勇自雄衆推參議馬君偕行君不復疑慨然就道行且百里初與寇遇殺獲頗利俊易之明日入益深數阻塹君慮寇有備戒勿進俊謂前軍度者殆盡此何足慮復行路屈曲而隘僅容一騎士卒隔絕不相顧俄伏發叢薄間君知事急即下馬諭寇寇固識君曰此非馬參議乎柰何從俊至此遂併遇害麾下死者數十人時弘治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報至　上爲憫然詔贈君右參政仍令其子效才爲太學生且命有司諭祭皆出特恩云君諱鉉字孔任成化八年進士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專督薊州鍊冶始至知冶事多奸弊去首惡一人衆懼而守法既乃日務施設工役減而歲課倍增三年當代巡撫大臣知其才奏留之又三年遷員外郎滿考還本司再遷郎中方乞歸省親遣造吉王墳工訖還掌司事已而有廣西之擢矣君居官精勤事無巨細經君裁酌者後即可行與人處和而有守視義所當爲非人言所感貌雖寢而雙目閃爍有光對客楚語而理致了然可聽其事父母孝交朋友信而待宗族甚厚嘗制義田百畝以賙給之又別置田五十畝供祭祀家塾之費性好學多通而尤深於易公暇輒與諸生講業所著述皆成卷帙人多傳之家世吉之永新業

儒爲宦族君之曾祖成安祖[illegible]
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母尹氏封宜人配甘氏亦封宜人子男二
長即效才次效良女一許嫁安福劉騰騰之父今掌國子司業
事春坊諭德道亨也道亨與予皆君同年進士聞君之死相與
傷痛不已於是效才乃奉道亨狀來乞予墓銘予聞君嘗分守
古田能以恩信服群蠻及議用兵延數月始發彼固知備矣而
況出不以律如宋任福者事安得不敗哉雖然人孰無死君獨
死於國而 朝廷褒卹之厚且如此亦可謂得其死矣君死時
年五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嗟孔任兮其安于斯
藏蚖虺兮伏豺貔毒齒兮傷人肌化厲鬼兮逐滅而無遺吾
身雖亡兮民樂且嬉酌潭之水兮廼豆有祠目光炯然兮象而
置之嗟孔任兮其安于斯

明故中順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墓誌銘

弘治六年南安府知府汝君述職于 朝以老例得致仕命下
君即日馳歸未幾病作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享年六十一其孤
舟等卜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江縣某都某地託兵部主事
吳璽奉其先友史明古之狀來乞銘璽爲君之子壻初訃於予
予方爲之悼惜曰君勞於仕宦久矣始就閒適何遂至此今之
葬予能忘情乎且明古與君知契尤深自以叙君平生甚悉則
予又能已於言乎君諱訥字行敏汝氏蘇州吳江人其先益出
商之汝鳩汝方至春秋時晉有大夫叔齊及寬漢有魯相郁自
魏晉以降未有顯者今其族獨盛於吳江居黎里者十室而五
多不相通蓋同所出也君之曾祖曰琪祖曰璣父曰思遠世掌

田賦于鄉思遠奎喪君賴祖母呂氏撫育以長少從故進士奚昌授尚書景泰四年以縣學弟子鄉試中式屢試禮部不中君素善書會修　英宗皇帝實錄選入史館歲餘將冊從禮部試期必取甲科時李文達公為總裁官沮之實錄成竟授中書舍人一時朝臣當受　誥敕者率欲得君書蹟來請于門者不絕君不以勞辭或以金幣酬輒却去曰此職業也秩滿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精勤明敏益舉其職今冢宰致仕三原公為司馬最罷許君公退輒召與語凡掌武選十年擢知汀州俄丁生母憂服除改知南安南安距庾嶺為海南貨物所入之道其細民仰負商為生大姓則居積致富商賈雜處往往爭利搆訟官吏受賕多不得平君視犯者一斷以法迄無所上下至於細民尤加意撫卹之必不得已始施鞭達

得牧守體自君入宦行履完潔交游所與能遠貴勢且為人坦易表裏一致平居善談笑脫去富貴氣習其于財利漠然未嘗枉已苟一介之取尤不與人較有粥田者既受直後輒倍約或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與之故仕宦三十年田廬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遺財其廉介可知也君喜為詩格韻平暢所著有學鳴集若干卷書法清勁得晉人筆意父思遠以君貴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黃氏為宜人生母計氏封太宜人妻陸氏封宜人先卒三男子曰舟曰礪皆業進士曰霖尚幼五女子長即適主事吳鎧次適金澤餘皆在室男孫一曰世恩銘曰

嗟嗟汝君美而有文我識其人白而長身孰不出仕仕而不反游樂于鄉君則不晚南安之政視民恐夷峴山之淚橫浦之碑

昌不百年以慰民思乃欲以殪子孫環視亦有知友事行以次後知其藏我銘在是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誌銘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鄱楊君致仕餘二十年以弘治七年八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三君諱大榮字崇仁天順元年登進士第初授大理右寺評事已善折獄有名法司間廬陵王恭毅公時長大理藐視其屬顧獨見器許曾 憲宗命大臣各舉所知擢用恭毅特舉君始有江西僉事之擢江西俗喜訟詞相牽引輒數十百人挾私報復反覆深巧猝未易辨君至稍加訊鞫即見情僞南昌有勢要人被盜其子壻誣仇家君察其誣狀釋去衆爲君危毅然不顧曰某不能以民命附勢也後眞盜出始皆服建昌豪民楊洪三以盜誣朱槐等二十八人庚死且牢亦辨其誣而抵豪于法闔邑稱快九江指揮李貴與百戶田春不相能知巡按御史金忠刻欲陷之唆盜引春春不勝掠誣服君獨疑之時多憚金無敢爭者曰案成矣君爭之甚方立釋春及同案者十六人故都御史貴溪尚公實傳其事然君非特折獄而已嘗分巡九江盜猝起設策掩捕之獲其首舒原一等三十五人未幾盜復起盜縣殺官吏衆相愕眙計無所出君不爲動曰是惡能爲徐諭兵士躬督捕之獲羅萬珪等七十人鄰邑爲萬珪餘孽所苦復遣人潛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所部帖然無敢爲梗者君既以才具自負耻隨俗上下大忤當道者秩將滿竟乞致仕去部民數千人爭走上司請還君君不顧而行士大夫歎其高致多賦詩送之今張學士廷祥爲序其首

君既家居非公事不至縣門然事有不平者亦言之令不能嘿

嘿也家故饒裕更斥所有爲義事不一至所感遇往往發之於
詩歲久成編號靜軒集云君之先爲麻城人五世祖德元仕元
爲萬戶統軍千蜀始家酆都曾祖繼祖祖文興俱不仕父弘道
陰陽學訓術贈文林郎大理右寺評事母戴氏封孺人娶吳氏
封如其母先卒子男六人曰孟琦華陰縣水曰孟瑜刑部主事
曰孟琳陰陽訓術曰孟瑾曰孟琦女十人長適斷水縣
主簿文學次適承事郎夏邦政次適貢士張閎嚴次適千戶羅
璋次適貢士牟正大次適縣學生黃古次適國子生易象次適
縣學生王寅餘尚幼孫男五曰乾曰蒙曰顧曰晉曰巽女六曾
孫男二於是孟瑛將歸葬其父既上得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以
其父平生宜有銘自爲狀來請於予予曰子之母之葬嘗書其
墓矣此宜他屬則固請不已及叙而銘之銘曰

楊在巴蜀自楚而分有家爰起以武統軍既歷四世爲命憲君
邑故朴野科第無聞君游鄉校聰穎出群遂取甲科始顯以文
孰不入官人亦有云凡治刑獄頗類放紛君在臬司強抑寬仲
群盜欲蹟況敢信信直道自信掩其功勤雖不獲上卒信于民
投劾而歸早奉其身扣船其留耄倪蔽津高位不酬大耋漸臻
乃以其餘遺其後人過庭受教儒服振振仲也刑曹復繼清芬
樂哉鄉社几席前陳邑令乞言禮爲上賓何命之遘歲行在寅
奄忽即世莫知其因龍停之原若堂者壙琢石叙述永閟幽窀

山東德州同知韓君墓誌銘

成化丙午山東德州同知韓君以病乞致仕白于巡撫都御史
無錫威公以君可用不許君請益堅則許之因嘉其恬退以
爲屬吏勸也乃給官舟遣人護送還鄉所以禮待之者甚至仍

畀以符有履歷年深操持潔白仁厚牧民人皆稱頌之語所以褒奬之者尤切也君既還日與親戚故舊游宴閭里間以樂時復為詩章與知友相倡和因自號樂閒以見志他日過予握手叙少壯時事相與感歎乃曰某蒙 朝廷之恩嘗州郡之寄愧則多矣而勞亦甚焉今獲奉身而退以尋晚歲之樂回視同輩存者幾人則勞雖甚而幸亦多然人豈有久幸於世者哉蓋數年前嘗即某鄉預為葬穴而黃州通判吳君元璧既為壽藏之銘今弘治丙辰年且七十四而實病矣願更為志銘以及我之見也予曰公雖病而狀貌加壯年雖高而食飲則豐何遽為是則不以為然數具書來促繼之以詩曰某實病甚矣恐不及見矣為之惻然君名熙字彥哲姓韓氏世為吳人少入郡學習尚書翹然諸生中累舉于鄉不偶循例入國學居數年始選授德州同知德州距京師不遠舟車上下號為要衝君日夜酬應不倦州守倚之上官知其才數委以事亦惟君廉公人故信之而事皆濟若清軍伍運糧餉訊冤獄賑飢民及造浮橋數事州人皆能言之君和厚人也接人歡然人有急難亦善排解性疏通然重名檢不肯為無耻事見士大夫之賢者則樂親之治家不素子孫能奉其教而僮僕亦為盡力故君得自安享其樂焉大父文誠父永昌皆以隱終母某氏以永樂癸卯某月某日生君君娶張氏先卒子男二曰玢娶高氏曰瑾娶顧氏女一曰秀卿適袁鼎皆蔣氏出也孫男二女二皆幼銘曰

吳城之西地惟吉陬日召工作幽室有祿不饗守官律敦厚其藏惟此物欲掩其幽俟百袁吾言不欺尚可質

明故福州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弘治八年冬福州府知府張君述職于　朝明年既畢事將還
任便道過家俄以疾卒實閏三月三十日也享年六十四其孤
瑾方治葬具趨吳中以南京兵部郎中華山之狀來乞文表于
墓上予念君北上時嘗過謁于今幾月耳遂至于此爲之慘然
君諱遜字時敏號鈍軒姓張氏無錫人也曾大父均佑元萬戶
大父定考文簡皆不仕君少入縣學爲弟子年二十四中鄉舉
後五舉進士輒不中始授福建同安知縣至即以廉潔自勵大
書座隅曰不如是神其奈之早夜施政勤敏不懈修舉廢弛賑
濟窮民不擾而食足有內侍家故居邑中恃勢豪橫侵占田園
一切奪還之民豪戶有丁三百餘稅糧不時納追徵輒及族長
往往瘐死獄中驗其人而均派之始無逋負者治爲諸縣最部
使者每舉君以爲縣令法因奏請旌異遂擢福寧知州州治瀕
海盜賊出沒爲害遣人捕之即皆散去其爲政一如同安時以
丁母錢氏憂去服滿適涿州缺守州事劇難治乃以授君涿蠶
邇京師路當要衝公使人往來如織君量民出車籍記姓名使
旋相受役始無往時不均之歎州有滯獄至則決之人服其明
訟始息已而天旱蝗生捕之殆盡是秋穀倍收明年蝗益甚積
地尺餘君焚香祝天悉西北飛去部使者復奏其績獲給　誥
命進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贈其父如其官階母爲宜人室邵
氏贈宜人繼王氏封宜人又明年始有福州之擢初至事方冗
積未幾裁決無遺及事有不便於民者立罷之乃平徭役公用
度使吏無所用其奸又禁凶惡不得自逞其徒畏法爭歛蹟以
避每旦上堂吏左右立燃燭治文書不休藩臬二司在上督責
稟承不遑暇食而君處之裕如君爲守令多慕古循吏其所施

設大率以養民爲務故去任之日民輒留之在同安時立石道旁稱頌德政持金餽贐有追至數百里之外者君既拒却民亦立石頌之及去涿州爭脫其鞾懸於坊市以示不忘事雖不古亦足以觀民情也蓋官不必崇惟其行乎志政不必異惟其得乎民屢仕州縣莫非親民之官志之所至無所不遂惠澤下被民多懷之彼列清貫居要地者非無其人考其平生亦足讓乎故載其治行一二以慰君于九原且以爲其子孫之慰耳君二子長即瑤次琇俱縣學生女三長適華麟祥次適盛奭次許談一駿孫男四曰伯徽伯純伯駉伯師

亡兄處士墓誌

亡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爲蘇之長洲人先修撰東庄府君長子也先君初娶居氏生吾兄居氏既免身而沒賴祖母韓氏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己生迄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既入小學誦習顓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吾兄於事輒能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久之出入歲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倦酬應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室無妾媵之奉衣履敝必更浣濯補綴服之尤好潔所居汛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至於庋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蓋其爲人如此寬既竊科第仕於朝鄉鄙以爲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絕無驕侈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寬得旨歸省而先君不幸已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孰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蓋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之

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傭奴輩亦有泣下者其
生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亨年五
十有七娶同里陸氏子男二曰奎曰齋齋習進士業女一曰淑
真適夏靖先卒孫女一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於吳縣五
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將葬寬既請少司成費廷言先生銘
墓上之石矣復取嘗所述事行刻之納於墓中以爲誌云

陸秉誠墓誌銘

陸自晉以來爲吳郡著姓更千百年陸姓者里有之若其家之
盛衰族之聚散則係其人之賢否耳距秉誠二世尚有仕爲縣
佐者自時浸亦無聞若秉誠在子孫中其始可稱者乎秉誠諱
忠爲則新之孫以高之子母曰李氏氏沒時秉誠年甫十四又
二年而以高沒一日遂覓家政人爲其素不習事慮而秉誠輒
能貿易以爲衣食謀妻子訖賴其溫飽視群從家幸不與俱墜
性孝友常痛不及養親遇時物必薦生鮮兄弟一女兄既嫁事
當行止朝暮咨之如母此其可稱者秉誠娶王氏無子再娶何
氏生一男曰昇一女曰素清適張劍側室生一男曰節孫男二
女一秉誠生於宣德丁未四月八日卒於成化丙申二月十二
日享年五十以歲戊戌三月十一日始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
花園山之原予兄原本其女兄之夫也故二子來求予銘銘曰
太平之鄉山水深長中有幽室斯人斯藏百年爲期而止於此

逸晚翁壽藏記

禮曰百年曰期故予嘗論人之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
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四時譬之五十以前時之春夏也

五十以後時之秋冬也明乎是說則能達乎委順之道達乎是道則能治乎豫備之具是故鳥宿于林獸藏于山知乎夜者也魚潛于淵蟲蟄于室知乎秋冬者也惟物尚然人不如物可乎見世之將老者或爲之棺槨或又爲人之葬穴蓋知斯理之必然而豫備者是以君子與之若吾里逸晚翁其所謂知斯理而能豫備者乎或以翁家素饒裕故雖故爲而力有所不能蓋無財不可以爲悅者也是殆不然夫貧者勞苦困迫求無所得欲無所遂不能以自存往往呼天以祈死然人終不與之者蓋非發於中心之眞也富者則異於是安康欣樂求無不得欲無不遂故常以死爲諱有不忍言及之者於此而及之則發於中心之眞而知斯理之必然者也弘治壬子翁年六十有六乃八月之吉即吳城西橫山先塋之側命

工作葬穴土厚而燥材良而堅深廣僅容不侈不儉功畢以其子璽居京師俾請文以爲記予與翁居甚邇且有交親之好欲辭之不可會璽將歸省請不已則書此授之翁名瀠字宗大自號逸晚姓湯氏其先家江陰後徙于蘇爲吳縣人曾祖曰潤卿祖曰均澤父曰彥祥贈大興縣知縣母安人楊氏湯爲吳中大族聚居凡百人翁於同母兄弟最少少即敏恪善治事事難決者諸兄顧咨於翁翁更服勞不倦數賈于外以資給其家之用度父之積更厚及其兄渭起太學知大興縣雖有祿入凡用度愈資給之渭竟以廉吏稱至遇人謙和士大夫多喜與交若郡太守行鄉飲禮翁得預賓席歲郡中飢有勸分之令翁出米若干斛授承事郎時有司急於賑恤多濫及里人謂翁獨宜而翁亦不以爲榮也配徐氏子男五人曰璠曰璋曰璽曰塗曰珙

璋珙俱早卒壻爲伯兄後壻馮臚寺序班女一人適秦孫男二人曰似曰俶是爲記

鮑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三

墓誌銘九首　埋銘一首

明故承務郎湖廣桂陽州同知楊君墓誌銘

君諱士儉字敬甫姓楊氏福建建安人也曾祖伯成贈以傳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祖榮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父鎒不仕鄉人私謚貞素先生母詹氏繼母劉氏世有厚德發于文敏公功業在朝廷儗古名相而門戶顯榮當世無比君生長盛族好學如寒士當其幼稚文敏公方賜告歸諸子孫環侍左右視君氣貌獨心奇之稍長游郡學遂登鄉貢上禮部試不偶入國學時邢公遜爲祭酒抗顏待士閱君試卷甚加稱賞厚禮遇之兩遭家艱以不得取甲科繼先世爲恨竟授中書舍人俄坐從子累謫惠

州衛經歷人謂君被挫當自弛放至則益治政務宿弊漸除有軍帥素橫已罷官猶私役士卒數輩君立俾復伍軍吏振肅相戒毋犯法於是郡守以下有事皆就咨訪士子更多孰經從學舉於鄉者遂盛凡六年以考績過家乃留不上　今上即位有詔京官註誤外補者量加擢用始得桂陽州同知君歎曰吾病矣安能復奔趨郡縣間耶竟乞致仕又十年益病俄中夜起浴更衣平明肩輿造郡學徘徊而歸又明日卒兩僮挾坐神爽不亂實弘治丙辰六月十九日也年六十四君偉狀貌美鬚髯望之知為奇士雖目眚手一卷不釋性無他好見奇書輒重購之或從人假借下至僮僕亦善謄寫故藏書甚富至于古書畫尤能品鑒不差所與交皆當世名人若文莊丘公惠安胡公太僕少卿李公其尤善者考訂文義多見書札君母早世鞠于繼祖母劉夫人言及輒流涕士儀有遺腹子曰特撫教之至登進士第今為吏部員外郎至於里人多加恩意然素直少容往往面斥人過曰吾不能阿意取容也因自號直庵亦取直道事人之意娶江氏參政銕之女子男二長易鄉貢進士次暹俱庶出孫男一女一俱幼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登儷里之原子適上京師君之從子昱以順天通判候我于河上曰世父不幸沒矣為之驚悼益不意良友之遽失也昱因述治命以墓銘請且自為狀授予意甚懇至乃為書之銘曰

唐有姚宋相業不誣後世有人望為魏慕仕路徊翔吾實以病豈義之忘亦惟有命儲書充棟遺其子孫無忝先世以酬　國恩偉然其人嗟不可作最其平生于此焉託

明故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

致仕張公墓誌銘

山西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張公以疾乞致仕凡再上疏詞益懇切始得旨將行竟卒于官舍實弘治戊午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三初公在兵部會土魯番侵擾哈密累歲未已朝議謂哈密爲通西域要路自　文皇帝時王其酋長給以金印俾屏蔽一方今微弱不振宜得文武大臣有才望者往治其事時公方佐兵部　上乃命公錫之璽書所以責成之者甚切公至謂比來夷狄肆侮邊將不能備禦此威令不行所致也始奏調分守副帥一人罪鎮守以下官三人爲誤事者之戒且謂御戎之道當先固我疆埸如永昌鎮夷比近甘肅今永昌既被殺掠而鎮夷人戶牛羊茁壯虜尤垂涎兩路孤懸實難防守宜擇有謀勇者二人各率游兵二千互相策應內既無虞徐圖其外則番族小配不足治也既乃詢謀群策籌畫計慮日暮不遺久之乃合衆議條上六事一定酋帥謂哈密寄居邊城歲久供費不貲殊非長策今其地殘破旁有苦峪城合給與耕具種糧遣回居住特設酋帥一人副帥三人各給冠帶以統攝之二除亂本謂哈密既弱下人數叛其主投順土番願爲鄉導至殺虜其王占據其地今其人家族寄居于此必來省視或充貢使而入密識其人即擒捕之以正其罪三訪夷情土番西距哈密七百里譯知其國城堡傾頹兵馬稀鮮特恃嶮遠有急則易於北走耳當先用間諜以離壞其黨然後出其不意以掩擊之四遏亂畧土番累受　朝廷金繒之賜其志益驕今所賜物宜追還之仍閉關卻絕勿與交通且拘其貢使特縱其一二歸語其主俾自審去就彼既計窮必來款塞再議處之五固封守肅州臨邊

設鎮以來臺堡相接僅爲守望之計雖有嘉峪一關卑隘不稱
宜加修築務極堅完更展城垣建樓櫓以爲貢道偉觀六預調
度夫虜騎犯邊每以冬月宜以其時於緣邊要地預屯重兵若
干以便應援又須預練游兵若干以俟調用仍儲芻粟若干可
給五年之需則庶乎有備而外患可免也他所建請者尚多事
下兵部集議于　朝尚書馬公以公籌畫深遠計慮精詳非苟
簡於一時者比輙覆奏行之於是土番始相畏服而哈密漸得
以自立矣乃復修土功以廣戍守飾兵器以便戰伐皆爲經久
之計西方既無事公乃還　朝將陛見或謂宜疏經畧事自以
上公曰吾昔已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俟召而遂者遂落職
有山西之命衆以公久勞于外今不發一矢坐制黠虜之亂當
蒙顯擢顧以微眚去意公不平而公即已赴任矣至則益事事

不懈益踰年遂致仕及卒人尤惜之公諱海字文淵姓張氏少
游鄉學爲弟子性敏而勤才名特著天順己卯山東鄉試第一
人成化丙戌登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進左給事中再進都給
事中遂擢順天府丞再擢太僕寺卿丁內艱服除適吏部尚書
尹公以怨謗去位一時鄉人皆遭貶斥公得雲南鶴慶府知府
弘治戊申　今上嗣位召還爲順天府尹明年拜兵部右侍
郎進左侍郎已乃降授參政平生履歷如此公素剛直居諫垣
一時同官建言章疏多出公手數因災異陳時政得失劾兩京
大臣之不職者爲府丞時一中要方用事勢張甚尹以公事偕
公往見先屈膝公獨立庭下人爲公危而公自如及爲尹公事
塡委裁決無滯性更廉潔位既通顯猶僦屋而居喜文事發於
論議燁然可觀也張世爲濟南德州人公之祖忠父鵬舉俱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孫氏妣李氏俱贈淑人配
潘氏封淑人子男二曰弘謨曰弘文女六長適舉人馮一中次
適吳江知縣前進士郭郛次適生員李璇次適舉人楊麓次適
生員趙子儀次許生員鄒頤賢孫男四曰僎國子生曰佳曰佃
曰佩將以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州城東二里弘謨遣其子僎
奉公之門人前春坊庶子王世賞狀來乞銘而吾僚友侶公公
之同年友也哀公之志行爲之請曰願有述以慰公于地下予
辭不獲乃叙而銘之銘曰
九河東導古有平原孰築而藏張公之阡公起甲科始居諫垣
侃侃正色我責在言纍列清貴戾飛于天倏退終起如鷁與鳶
公抱儒術以修史事豈惟能官夷險一致乃佐司馬邦政攸司
醜虜何爲跳舞西陲寇養未殄彼驕且疑　天子曰咨汝往
正之幕府運籌將士禀命卻使閉關練師補乘坐伐其謀我道
自勝強摧弱植訩訩以定公曰旋哉將士且休歸報
天子以釋西憂功未及酬而底于罰自古則然拘以成法
聖明燭隱遐棄畢還況也論功終宜賜環美疢在躬公不可待
西望金城方略具在託以銘詩良史當采

承事郎鄒府君墓誌銘

無錫之士出而仕者多矣然其野亦多隱君子其尤以介直稱
者靜脩鄒府君也君諱賢字佑之自號靜脩世爲無錫人其族
在江南唐有都官霖宋有忠公浩世次可考曾祖曰伯惟祖曰
洪昭父曰以善皆居田里有隱德以善娶同邑處士華思濟女
生子四人府君其長子也少失父能執喪如禮稍長以嗣守先
業爲難惓惓焉語諸弟諸弟顯之等既奉其教而府君經畫尤

勤勞家益裕鄉人賴之或空乏輒造門稱貸府君一弗拒惟其取息甚廉旦暮稱貸者益多後其人不能償在他人必逼取之府君即戒其下曰彼貧耳非負我者遂折其券不復校人以爲長者當荒歲米價踴貴他人多加息府君不可曰乘時射利吾不忍爲也且吾先世以義起家又何忍違之及佃人輸租遂減其額荒甚則盡除之以爲常人感其惠不特無所怨而已異日輸租皆爭先而至無敢負者於是他召怨者紛然陳于官府若府君終身名不挂訟牒人又以爲難其治家嚴肅晨起謁先祠畢退御家衆俾分治公私事必隨其材授之凡錢穀出入吉凶百須以及分給上下衣食皆有常數而籍記之里族以空乏告者視其親疏而量助之以嘗出粟助官府賑飢例授承事郎強之始受後更出財爲工役之助者不一或勸其行賂以結納者則痛拒之曰吾未嘗爲不法事顧先干法耶勢家有求婚姻者必謝絕之曰吾不敢以男女之好憑藉其氣力也弟遂之先卒撫其孤甚至族姪有早世者婦孀居無子乞其孫爲後曰彼自有兄弟後當生子可繼吾苟從之是利其所有也其婦至訴于官竟不從故事有非義往往違乎流俗咈乎人情無暇恤者於是鄉族有爲非義者惟恐府君知之固有化而爲義者矣府君性喜讀書嘗有感於諸葛武侯之語名其齋曰靜脩因以爲號晚歲益自謹畏作堂曰戒得可以見其爲人矣弘治十一年府君年六十八四月二十二日其生辰也俄以疾卒遠近傷歎有泣下者娶華氏出其母族賢而克配先卒子男三曰愚承事郎曰魯先卒曰鈍邑學生女四適華鐸華奎錢仁徐元穀孫男五益旦尚甫申女四予與府君別數月耳挺然之色猶在目睫間

則已長逝矣因歎賢者宜享高壽何遽至此然聞其承家有人無愧先德則府君之澤當未竭也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泰伯鄉寧山先塋之側合其配兆愚等託禮部主事錢君恩奉福建布政使致仕陳公狀來乞銘府君平生好文事每以相屬今既不復見忍無以慰之乎爲之銘曰

有縣惟壯延陵故疆有士惟美德蓋于鄉問其鄉人德如之何口不能言惠我則多惟彼宵人好行不義義不可行發其內愧仁厚之事介直之聲施于有政止於家庭彼有政者竊位與祿孰使鄉人相向而哭惟古隱逸風旨猶存後有過者式茲墓門

姪孫健埋銘

惟吾兄本齋府君有子曰齋齋有子曰健生有美質自爲兒重不好嬉戲凝重如成人稍長習舉子業日從經師游既冠且娶俄得疾家人見其素壯尤善飯易之其妻之父名醫也診其脉驚曰是不可救越三日果死弘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也年甫二十一其父與母張氏痛健早世不忍即葬以又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始葬于南橫山之北祖墓之旁健娶王氏遺腹生一女往予居家見健向學不懈及視其所業可進謂他日必能繼取科第而何負吾望耶齋以書來欲得一言爲埋銘銘曰

物之成毀皆有數存汝質雖美能永其身其藏其瞑以無傷其親

黃和仲墓誌銘

弘治己未冬和仲以太學生謁選吏部館予家明年夏得疾逾月加劇醫不能治或勸之曰銓法不願任職者例授一官榮身君當得州佐於君意何如和仲謝曰吾自束髮蒙 朝廷造就

至今曾不效一日驅馳之力以報　厚恩又徒叨命服之榮以嬉游鄉里間耶會其友柳貢士子學將南還則勸之還家就醫藥竟從之予視其病勢爲治棺納舟中行至德州以庚申十月六日卒子學爲斂如禮返柩于家以辛酉九月九日葬于吳縣薦福山先塋之次和仲諱篪字和仲自號夷齋姓黃氏世爲吳人父克禮母徐氏生二子長曰塤早卒其次爲和仲幼入郡校從予學與故解元賀君其榮今僉都御史陳君玉汝同講習累應鄉舉不偶乃貢入南雍久之歷試留務俟選家居者又數年常自歎其衰不得久仕豈意遂不仕耶然使和仲仕其才未可知若其清慤謹畏稱爲良吏可知也其平生擇言而發擇事而行又人必擇而交雖杯酒相歡坦然忘形其中介然者固在往時郡守李公聞其賢延爲塾師僚佐皆遣子弟來學和仲出入官署深自晦匿人不知爲太守客也治家秩秩有條雖一飲食不苟家臨市中遠商與鄰往往以白金相託率不封識蓋人服其信義如此娶同里王氏有內助功子男三人曰鶴娶盛氏宋文肅公度十七世孫曰鵠娶孔氏宣聖五十九世孫曰京尚幼女一人許適劉穀孫男三人曰堂曰閱曰某女五人先葬鶴鵠具書來乞銘自予聞和仲卒惜其志鬱弗少伸又恨其死於道路不於我殯爲之流涕今其孤寡纍然在室忍無一言以助其

[redacted]喪乎和仲卒年五十九此所以自歎其衰者銘曰

身不即仕傷哉即死仕不徒名死而猶榮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誌銘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一夕病作暴卒士大夫相與痛惜之其尤厚者則往哭之若武弁軍校亦多有嗟歎聲噫君居官

不以聲勢臨下直沉靜耳何以得於人者如此蓋君為人清而不激公而且恕勤勞而不以為功誠恪而不以為德惟其父任而人信之文武選對設自前代已然至　國初右武尤重其事百餘年來武以世官傳歷既置所謂黃簿者藏于　天府專官清理然其人升降改調罷革宥復與新舊繼絕例紛然如毛率難于事選者且其人往往附勢冒功勢家多為請託君輒遜謝之曰法如是耳有言武官冗食坐敝天下當盡革勞支承襲者君白于尚書馬公曰此非律例意合稽其本支凡出立功授職之人後者仍得承襲餘當如所言他日又有勞支乞請者君復謂此輩久隸官籍若援近例一旦斥絕彼安所歸平況今行伍缺乏尚欲募人補充若授其人以一隊長令本衛食糧操練庶兩便又一武官子某甲未及承襲犯強盜而死其弟乙年幼告僉給於例犯強盜者子孫不得承襲君以為甲為盜且未授官乙固非為盜者子孫不得援舊例然亦其弟也不稍抑之則無以示戒宜視其父職降一級食俸給侯其長襲所降官馬公韙其議悉奏行之遂著為令他所議定者尚多會　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可超擢者公遂以君名上然尤重其去留以為助者久之不意其竟止此也公以是尤惜之君諱愷字企元姓陳氏世為蘇之崑山人居邑之東大倉有衛學君少游其間從影師習舉業成化戊子登應天府鄉舉弘治戊申初授主事癸丑陞署員外郎是舊甲辰竟擢進士第弘治戊申初授主事癸丑陞署員外郎是冬實授乙卯陞署郎中丙辰實授進階奉政大夫蓋任武選者十四年辛酉六十時辛酉二月七日也曾祖福一祖頴俱不仕考傑以公貴累贈武選郎中妣龔氏累贈宜人君娶許氏封宜

人二女長適學生魏瓛次許贅查玄復故孟津教諭君庸之子俱庶出以從弟胤子莅爲後從治命也於是胤聞訃來扶柩歸將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城西姚涇先塋之次持狀來乞銘予與君同舉於鄉相知三十餘年銘實宜爲狀爲君同官劉君挺所著而翰林修撰毛君澄君之鄉姻也復以書來所以互述君之賢者甚備夫居鄉有行鄉人知之惟其居官容有不知者故畧及其一二事云銘曰

貌之黯然若有憂思人所知者匪以其私不見其人亦已踰時哀此孤寡蕭然總帷家有嗣續禮亦宜身爲正郎官不卑賢哉有譽其永垂

劉美存墓誌銘

劉儆美存資端謹幼即不好嬉戲有餽以鴿令畜以弄者固卻之獨好書冊長游吳學居諸生中治進士業輒合程度舉于鄉屢不偶然無嗟怨聲事其父都憲公其母李恭人甚得子道都憲公仕于外代理家事事紛至于前處之裕如也某有喪不能舉或爲持券假貸意其耻也陽辭之他日袖白金潛往爲助且戒無令人知其人感德竟不能隱人知其心之厚也其年三十五俄以疾卒稍相知者皆痛惜之曰美存爲人不宜致夭而何以得此於是都憲公巡撫蜀中得凶問惛絕投牀下即日引疾歸歸而撫其棺大慟曰兒果逝耶吾不可不暴吾兒之行乃自叙述來請蓋予與都憲公相知久因知其子之賢痛惜尤甚忍無一言以慰之耶劉氏之先出清江宋名臣原父之後七世祖持矩仕元爲行省都事始徙新淦高祖雲芳　國初編戍于蘇雲芳生迪吉迪吉生謙海謙海生宗正宗正生三子其季曰纓

即都憲公公既貴纍贈其父太僕寺少卿母張氏纍贈恭人娶恭人李氏生一子即美存美存娶諸氏爲曹州同知祥之女生一子曰過聘彭氏二女長許嫁張某次許嫁林某皆仕族其生以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以弘治十四年閏七月十九日以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縣上金灣之新阡銘曰

才也則成不成乎名不成何由委命勿爭有身則傾有志不行亦幸有子尚待其成以慰平生孰非茲銘

沈府君墓誌銘

邑人沈綱聞其父翠雲府君之訃走予告曰綱客居都下久矣吾父病曾不得一日侍此終身痛恨者今將歸治葬如獲一言爲銘則綱於臨穴之際尚可以逭罪也蓋綱之妻寔予亡妻陳淑人之姪女故有是請焉府君諱孜字文慶別號翠雲世爲長洲人而家比虎丘爲著姓大父友之在永樂宣德間巡撫大臣以吳中賦厚方重糧長之設友之於時已爲郡縣所推擇父行娶王氏生府君少爲縣學弟子治易勤苦後以父沒而母更老度不可遠仕遂謝歸以農隱而或業賈以養生性篤實不事華靡與流俗相違治家尚節儉故能保其業待人以謙恭故能處乎衆至其奉身之全畏法之至故姓名不挂於訟牒里人以善士目之其生永樂甲辰仲冬廿六日其卒弘治丁巳季冬廿四日以卒之又明年己未孟冬廿八日葬于武丘鄉袁家浜先塋之次娶魏氏宋文靖公九世孫子男二人長即綱娶陳氏次曰紀娶姚氏繼吉氏女一人適張瓛孫男三人元吉元利元貞女二人銘曰

際太平之時望中壽之域身既克全志何所鬱歸於茲丘其永

無陞

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王公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二月三日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王公卒其子吏部右侍郎鏊聞喪去位上曰茲朕經筵日講官也宜有以慰其哀乃 命有司諭祭公及造墳安葬皆視三品禮鏊感激謝 恩已將歸治葬奉僚友今南京兵部尚書河東韓公狀授其友吳寬以墓銘請寬於王氏有契義敢不諾公諱琬字朝用以字行姓王氏蘇之吳縣人在宋建炎初居東洞庭山蓋三百餘年于此族人衆至以王名其所居巷公之曾祖曰廷寶祖曰彥祥考曰惟道惟道偉然有大度讀書尚禮義生三子公其季也幼則羸而多疾正統間有司選縣學生員里中子弟皆走匿公獨請入學時年二十一矣自以學後時耻不及流輩感憤奮發其刻苦有人所不能及者屢舉于鄉不偶遂貢入太學久之試事畢授知湖廣光化縣光化隣荆襄至則值寇亂初定居民未蘇極力安輯而賢客往來有事于所謂太嶽者猶徵求無虛日公不忍重困其民靳不多與皆不滿意而去又山谷流民萬計大臣盡驅出境至焚其廬舍以絕之公獨招徠其人上官已不悅後 朝廷知驅民非計遣都御史原公巡撫公承意指肩輿入山諭民所以安輯之意民相率而至乃悉編其里社仍緩其賦役以生養之皆帖然從令縣既無事即興學校更募民習射定賞格以爲防守計上官以爲迂滋不悅在任三年適其子以進士及第入翰林曰吾有子已仕矣遂乞休致歸築別業于郡城西自號靜樂居士公質

似魯而識甚明力似懦而行則果其與人或忤亦惟其性之直而不詭隨也少時讀書有法每見子弟語之至於養生有道則獨得者爲多亦不自秘也嘗考其先世可信者修爲族譜若父祖沒久猶欲以死相從人尤稱其孝者蓋其配葉氏卒以先塋隘別卜地而葬且數年矣後見其子官吏部以生或被封沒當得 恩典不忍與其妻獨受無以光于前人也乃還葬其配于先塋至是以公合而祔焉竟如其志公初以其子賢進階文林郎再封右春坊右諭德復至今封配葉氏累贈恭人子男四長銘次即鏊次銓府學生次鏐女三適某某孫男八曰某某女四曾孫男二女一公老益疆一日忽盥櫛更衣夜半翛然而逝享年八十四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蔣塢蓋先塋云銘曰

震澤西望有山鬱然王氏居之歲久而蕃世有隱德其德則厚不食其報以貽其後公蚤奮志冀取科名終焉入仕以惠黎氓言與時違事與志戾顧其後人已顯于世吾德未容亦有所貽植槐于庭世德可追爰受其名復享其祿考終而藏吉日惟卜惟此榮域列于左昭吾親在茲其樂陶陶豈惟樂焉亦既榮矣敕葬有光百世無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墓誌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以天順三年致學事而歸歸二十年而卒既葬亦二十三年矣其孫柰始遣其弟蔣不遠六千里步至京師以書授其學故諸生吳寬曰先大父臨終命諸子以墓銘爲屬不幸諸子相繼沒其責在柰等又皆孱弱不振因循至今罪甚大也茲敢奉治命以告寬聞之惻然感歎曰先生吾郡賢師也寬幼受教益其何敢忘按臨安知府王公佐狀曰劉

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代有顯者其後子孫居泰和株林再徙吉水夏朗爲邑中名族五世祖天聲登宋咸淳乙丑進士第終桂陽軍教授天聲生益厚益厚生維德世治尚書在前元並隱不仕維德生禮當　國初行科舉一試有司不偶居家教其子纘竟登鄉舉纘娶曾氏是生先生諱諭字體信自號信菴少與從弟故翰林學士文介公儼同學于家勤苦特甚永樂丁酉與文介聯登江西鄉舉宣德癸丑中乙牓授山東樂安縣學教諭連遭親喪服闋改浙江蕭山秩滿始擢教授于蘇秩再滿請老得致仕成化初遇　詔恩進階登仕郎先生深於經學所至教人孜孜不倦樂安蕭山士初未好學自經先生指授科第始盛故大學士劉文和公實出其門且有首冠鄉舉者於是湖廣秋試禮聘校文鑒別既精士皆歎服蘇爲大郡缺教授吏部以先生擬奏人以爲稱至則知其學爲范文正公所建而胡安定朱樂圃兩先生嘗居師席曰吾敢有愧于先哲哉今是先生亦老矣爲教愈篤日必坐堂上爲諸生校課業往往手自改削而擇其尤秀異者列侍考校不使暇逸夜則令宿齋舍猶爲講解疑義不輟其語人必以禮義廉恥爲先以吳俗少儉質見有服飾華美者輒戒之人知先生得師道一時有自外郡遣子弟來學者郡守重之入學與爲賓主禮暇則以詩篇相倡和而提學憲臣亦不以官屬遇之先生孝友人也初仕樂安親尚在得一美衣食必遣人緘奉弟體實爲安肅訓導沒于官徒行護喪還鄉嘗以其族大親修譜牒刻印畢家給一冊即毀其板曰毋爲他人得之以亂吾家世也經學之外爲古文詞典雅得法有曾王遺意所著有南園集歸田錄若干卷其好學至老手不釋卷迨

致仕家居猶爲子孫授業云先生以成化丁酉十二月三日卒享年八十五後五年壬寅葬于里中桂源東坑初娶張氏鄉貢進士應昂之孫賢有賢德子男四人曰範配紀綸範紀竝縣學生女一人適張耆德孫男十人曰逢杰柰廣本府將廩蘭度女六人俱適仕族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古有經師在漢爲盛口授其詞書維伏勝劉之傳經自宋天聲五世不絕曰爲先生幼處于家克傳其學出以所傳覺彼後覺先生爲教先之以身不戲而恭不慢而寅講授有條亦維善誘諸生得師賴以成就蘇學在昔有胡有朱後五百年合其範模曷不久留終惠學者吾老將休往投鄉社諸生之後寬泰在焉年稚而愚實聞斯言自伏以來多躋壽考天厚其躬見此一老壽終于寢哀動其鄉桂源卜吉以固其藏春雨秋霜墓木拱矣家仍多故敦傳其美先人之責諸孫是圖琢石宜書覺維其徒群七歲能賦詩作字徑數尺有法宣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朝年甫十二耳　宣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公諱道逊字克誠姓任氏其先鄞人也曾祖觀貴　國初長鄉賦輸賦後期謫戍溫州遂爲瑞安人觀貴生傑傑生公顗悟不文華殿績學供給甚厚未幾　命爲國子生景泰庚午初授順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公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輒進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大常寺卿仍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仕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懇蒙　賜致仕而歸益家居十六年以癸亥八月十七日卒享

年八十二公為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賓室無長物翛然如衲僧與至弄筆翰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　禁近者因自號坦然居士又號八一道人亦可見其平生矣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原窺造化之妙有邵康節觀物遺意名集雲山樵語錄集雲山者公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公既歸貧而能守愈自高潔惟日登樓以雲山自娛未嘗一造郡縣門前郡守文侯林鄧侯淮重其風節數遣縣令高賓存問周卹以尊禮之公臨卒無一言及後事發其篋纔幾無以為斂祖父竝贈嘉議大夫太常寺卿祖妣吳氏妣沈氏竝贈淑人孫氏出同邑名族為徽州守某之女賢惠多材藝與公處至老相敬如初先公三年卒年七十七生女一適孫某文庠女一適鮑某公官三品例有卹典於是公所養子永春永和走告于　朝蒙遣今郡守李侯端　諭祭及造墳安葬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與孫淑人合葬于某山之原公居京師時顧予特相好屢過從香清坐竟日忘返及公得請去數致書問訊山川遼絶恨不復一見也知公葬有日乃為書此刻石然公亦豈圖是哉特盡予之情且以為後世告爾銘曰

望東南之遐陬兮鬱蒼翠之群山環抱清暉以瞻眺兮忘冠裳為何物謂不能遺世而脫俗兮終乘雲而倏忽嗟儒儻之高躅兮　帝念之而莫屈顧金門之儔侶兮孰終被乎厚命白石鑿兮青松長繫畫壤兮築幽堂後世無毀傷兮庶知斯人之藏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五

墓誌銘九首　壽藏銘一首

陳處士墓誌銘

成化巳丑春寬與處士之子璦同試禮部不偶將南歸半道而處士之訃至璦痛哭不自勝即日易輕舸兼程而行既抵家哭盡哀遂圖所以葬其親者乃泣告寬曰璦有大罪三以遠遊鄉校不得朝夕居家以事吾親吾罪一也游學又不能奮發早取科第以光顯吾親吾罪二也以科第故去數千里外親病不及嘗藥親沒不及臨棺吾罪三也負此三大罪吾何以名人子哉嗚呼往矣不可追矣雖然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不遠亦罪也然欲其傳之遠非假文詞不可惟吾親之葬某縣某鄉某圍既卜其地矣其年某月某日又卜其日矣事行又有吾友

王抑夫論撰而爲狀矣子知我深者願畀一言以逭我罪予悲其言不能以他辭拒也處士諱某字某姓陳氏家長洲之陳湖世以善士稱于鄉處士之父某贅于邑大姓吾氏　國初吾既遠徙而陳亦衰落處士極力田畝間以贍其家其妻錢氏躬紡織以助之兩稅既充至身之衣食有不暇顧蓋其勤苦有如此者久之家乃裕所買田宅予人直寧厚里之無行者以處士仁而可欺也取其田欲更售之處士再予之直不校他售田者以處士直可欺也輒欲更售處士輒再予之既而里人亦感媿蓋其醇慤有如此者遭歲惡富室貸民粟取息倍他日處士曰此正吾行惠之秋也反藉是以自利乎卒少取之後人負其粟至八百餘斛歎曰此非其家之果不足耶不然寧肯負我哉皆爲之折券蓋其長厚有如此者郡有納粟補官之例所司以處士名上處士不欲部使者固強之處士亦固辭之曰吾寧出粟不願官也其後郡邑俾董區賦處士辭之不獲則使其子珪代之蓋其高潔有如此者處士年既老母氏尚無恙依依其旁若孺子然每旦問安否莫必設酒肴於中堂使子孫以次奉觴歡呼歌嘯以極其樂及親以天年終居喪盡禮不以老故廢蓋其孝敬有如此者嗚呼處士之善行此其大凡也是不可使人知耶是不可傳之遠耶予交於陳氏既久視珪瓊猶兄弟視處士叔父行也南歸之日將拜處士於堂上而乞言焉然不意不可見矣惜哉處士生於癸未十一月之哉生魄沒於己丑閏二月之旁死魄子男二長即珪次即瓊女三皆有歸孫男六曾孫男一女一銘曰

陳湖之濵有此德人其德伊何曰義曰仁仁不忮物義不失身

問其名居古可比倫漢有太丘魯有收門德人已矣流澤未止浩浩洋洋如湖之水經史滿牀禾稼滿場遺厥子孫如韋如龐彼美仲氏登貢于鄉尚有祿仕爲家之光尚有　龍章賁于幽堂

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壽藏銘并序

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作壽藏于其祖墓之側既成求寬爲銘寬公之里人也寔知公宜銘銘曰

陳本嬀姓虞舜之蘖滿封於陳後爲楚滅完也奔齊以國爲氏歷秦漢唐聞人益起吳之有陳自洛而遷蕩拆離居有德以延根柢完固枝葉華鮮迨至　有明逾三百年曰鎰有戒偉然深中長憲內臺事我　三宗出釐西土入保　東宮以亢其宗自卑而崇厥五兄弟公也其季任洪武末壬午之歲四月七日誕生于第鑄以命名有成其字公生嶷然越自童穉一似其兄美鬚鉅鼻匪貌似之行實擬之流澤淺深隱顯使之赫赫門墻驚動小夫公處其門視之如無豈無錦綺爲衣爲裳大布厚繒我服則光豈無肥甘爲肴爲酒盂蔬勺水我奉則厚不惟其身及其子孫以儉居侈以謙居尊昔在同氣求異其居公讓不取如遠而疎匪家爲謀唯子之教僎也秀異置之鄉校遂登甲科監察一道分司南都不墨不虣究厥自來惟教之效　帝曰汝僎予爲汝報錫之封章爛然堂奧豸冠峩峩繡服煌煌南街北里逍遙徜徉匪誇鄉人　君賜惟彰以頡以頏以接其兄公年七十宛然壯夫獻酬百拜從者不扶達人大觀萬年須臾臨淵履冰幸全髮膚成必有壞惕焉預圖石湖之濱吳山之麓纍

曇若堂鬱鬱拱木鑿窾于茲我所自卜從我先人歛我手足厥既訖功既堅既實載其初終磨此山石公之先代有乘有譜有諱德卿是曰曾祖均錫孟玉曰祖曰父以子孫貴　誥贈三老贈之何如都憲宮保母高繼翁贈皆夫人公娶顧氏封孺人焉生三男子曰俊儀僎僎終僉憲卒與俊先女子惟一周紀是姻孫淮漢潮浙汴沆涇維漢暨汴將有科名有三女孫其一未行男一女四是維孫曾陳德未衰後當繩繩論撰執筆著之茲銘

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林公墓誌銘

林爲閩著姓考其初多遷自固始公之先則始遷者曰唐左朝奉大夫穆數傳至禹臣宋中神童科長子津爲尚幹官而家益大津三傳曰天錫天錫生必方必方生昌茂世有隱德昌茂娶宋氏生子四人其季公也公諱樵字汝談以字行別號梅竹翁爲人孝其父母而友愛其諸兄甚至居鄉里間惇尚禮義至老不倦人皆能道之蓋謂其孝曰公侍母疾必躬奉湯藥不以委人夜必獨處而嘿禱于神以祈佑母沒事父益謹他日父疾更作適鄰郡盜起人爭爲避匿計公獨抱持其父無使驚動及父沒日惟守喪次不以事變中少違於禮謂其友愛曰兄有患勞瘵疾者俗忌傳染或謂公宜遠之則侍奉益親兄竟沒于其手其奉先忌日必祭月朔必薦以至出告反面一遵古禮而行雅好客所以欵接而餽遺者禮意甚洽嘗築別墅以與客游置琴奕樽俎其中相與歡然也家故饒裕至鄰里有急難輒周卹之無所恪嘗曰吾父歲散穀三百石行之七年而沒今吾以食口衆費去所散穀安得如吾父之數終身行之乎蓋謂其尚禮義又如此公有子尤善訓誨幼即諭以先世事使知立家之難稍

長延良師于塾教之而時親校其所業不少縱也後二子號壂相繼擢進士第列官于　朝人爲公榮之於是公用號貴初封工部主事加封今官歲丙午年已七十餘二子竝以公事過家捧觴稱壽人益爲公榮而公亦自以爲樂也已而公戒其子曰吾幸康強汝輩宜勿以私情顧戀及皆還京師而公以明年正月五日卒矣享年七十有三二子既聞訃予往弔之則悲慟不勝且以墓銘跽而固請明日乃奉其友周戶部公載之狀來公爲人予昔聞之故翰林編修李士英益士英嘗教其家塾知之爲深予既信其狀之不誣而號又與予爲同年相好其何忍違之公娶葉氏封宜人子男四曰號今爲吏部郎中曰壂工部員外郎曰址曰塗鄉貢進士女二長適黃剛次適府學生陳鏗孫男四曰鑛曰鉞曰鑰曰鐧女二以戊申某月某日葬于閩某山之原銘曰

閩越有民居海壖漢世徙實江淮間異時或從固始遷爰自五季歷宋元其間林族久更繁仕版不絕世屢傳賢哉若人處丘園善誨厥子嗣厥先甲科繼登兩曹聯推恩　錫封屬高年五福嚮用亦已全振振後來者益蕃世濟其美美且專鄉人論德無間言後欲考之石斯鐫閩山歸全在高原

明故承德郎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承德郎刑部主事涇陽趙公就其子太守蘭之養居兗州者數年他日有歸志其子不忍與別公諭所以涖官者曰汝第行此以終惠斯民過養吾多矣蘭泣而志之公歸既抵家闢園林日與賓友爲樂又踰年以病卒實弘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五後二十三日太守聞訃哀慟不自勝即日解印奔喪

使人走京師乞墓銘於予而濟寧學正盧君其邑人也爲之狀
趙世家涇陽公之曾祖均玉祖仲良父秉才皆有隱德秉才娶
王氏生子四人曰肅寬謚整後用謚貴贈至奉訓大夫南京兵
部員外郎而王氏初封安人再贈宜人整即公也其字子齊以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生數歲喪兵部公既長奉王
宜人孝而事諸兄更恭兄謚初游邑庠頗以家業爲慮公挺然
請身任其勞有所得輒資給之謚遂得顓意問學竟首冠鄉舉
繼登進士第仕至江西左參政有聲于時嘗曰吾所以有今日
者吾弟之力居多其何忍負之當之官南京乃携其子去躬督
教之不倦其子竟亦登進士第以仕即太守蘭也蘭以初官刑
部亦獲封公人以爲公友恭之效云公爲人介而有容恭而有
禮樂善好施恩意藹然一族人少孤貧無依特加撫養及長仍

爲備禮以娶鄰人遭歲歉將鬻田諭以不可而助遣之就食于
外後歸復助之耕其人竟保產業餘凡以婚喪缺乏來告往往
斥所有以助畧無責報意公既好義人益信服有爭訟者多往
決于門得一言即止而尤見禮於邑大夫比歲行鄉飲必延致
爲大賓更數及門存問公雖貴自持益謙謹人以是賢之初公
年五十嘗病昏不知人事者數日俄醒而言曰吾病其愈矣諸
子驚喜問故曰適見一老人謂我平生力善未宜死俾隨行約
數步指以歸路遂醒人皆異之已而病果愈蓋至是又二十五
年始卒公娶陳氏有賢行封安人子男三人長萱不仕次即蘭
次芝吏部聽選官女一人適邑庠生孫璟孫男八人曰細蚤卒
曰縡曰絅曰緯餘尚幼女十一人曾孫女一人以卒之年某月
某日葬于邑安吉鄉東原先塋之次予與太守以同年相好知

其有賢父亦久序而銘之豈獨爲孝子之慰而已銘曰
涇水洋洋屬于渭汭溉彼田疇其利不可計嗟嗟德人與水而
逝其澤則存尚被乎後裔松栢在原爰識幽窆封而崇之永矣
百世

莫君善慶墓誌銘

君諱慶字善慶別號南溪常之無錫人也無錫在江南爲上邑
最稱富饒而君雅有特操凡衣服飲食所以奉其身者未嘗因
時俗好尚爲少變也家有僮奴數人各授以事門庭終日寂無
人聲常暮扃門不再啓俄夜有扣而呼者甚亟君曰吾家固無
事也豈有赴吾乞藥者乎蓋君嘗得奇方每以濟暴疾者問之
果然平生於佛老巫覡之繆妄一切屏絕讀史至奸佞事輒忿
然作色謂子弟曰是宜爲戒然爲人雖嚴勵若不可犯至所合
者更款洽兵部郎中秦公脩敬以齒德高一鄉不妄交際每過
君必留坐竟日而返家有重屋數楹雅潔可居更即溪上開別
墅與同里有隱德者四五輩往游其間賦詩飲酒蕭然林泉之
風庸俗人莫得而預也惟其中少容卒爲人所不樂而君亦卒
不少變是眞有特操者矣君有子驥與兄子驄愛而教之必等
二子用其教竟成而驄遂登甲科爲名進士時君已沒驄數感
泣曰吾何以報吾叔父也會以例暫還其鄉因得葬君乃來乞
銘意懇懇不休曰吾兄弟欲藉此以自慰耳予感其孝卒諾之
君生於宣德庚戌五月十日卒於成化癸卯五月十九日葬以
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青山之原娶龔氏有賢行子男二
人長曰駿早卒次即驥女一人適龔復莫之先爲汴人從宋南
渡遂家無錫君之曾大父曰能興大父曰順昌父曰文盛皆有

隱德至君雖益好隱然能教驄仕自是莫之顯實君啓之銘曰
流俗靡靡未見其涘孰爲障之有隱君子介而不近乎名清而
莫浼乎已考其平生是亦賢已其亾者身其歸于是

明故封監察御史李公墓誌銘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　天子恭上　母后徽號推恩臣庶
凡京官七品以上父母存而未及封者悉與封之於是閩縣李
公中美用其子江西道監察御史燁之貴封如其官鄉邦榮之
蓋公至是年已高明年改元弘治正月十日遂以疾終壽八十
二越三月訃至御史君方按行畿內即入　朝納上璽書將歸
守制以葬其父宜有銘乃奉其鄉林廣州之狀來請廣州於李
有姻友之好固知公之爲人而予與君爲同年昔者君爲秀水
錢塘二縣其地皆與吾蘇密邇則知其爲政廉平清謹使民愛

慕及君居內臺益得憲體予竊敬之乃今知君之所以賢繄有
公之教也公諱得嘉字仲美別號安素世居懷安之焦溪大父
琚始遷福城其地曰興賢者居焉琚生遂明娶孫氏生公甫成
童失恃執喪如成人比長奉母母安其養而規畫家政悉有條
理更能持勤儉遂裕其家母心益樂不性坦直和易待人無良賤
皆盡禮意尤樂施予每斥其子所分祿以濟貧乏自奉雖薄不
計也郡嘗大疫里俗惑於巫公家亦多病者日惟飲藥而已平
居喜讀史見古人賢否得失可爲法戒者輒書置座隅以自儆
其教諸子必業儒數延良師于家塾而躬率之學諸子或少懈
必督責之後多有成云娶陳氏贈孺人先十年卒子男四人烜
鄉貢進士未仕而卒娶陳氏以守節即旌表次炤亦早世娶林氏
次即燁娶藍氏次炫縣學生娶謝氏女二人適朱灼黃世孚孫

男六人賓實寬寰宥憲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長興山之原銘曰

惟德之崇惟吉之逢遺其子孫復還其躬貴而考終尚閟茲幽宮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吳江王氏故邑之梅里大家也其先有諱壽之者當元末自度兵亂當蹂踐其地避之邑中竟全其家是爲公之高祖也曾祖良輔祖彥澂父守仁世有隱德守仁娶吳氏生公諱宗吉字天祐甫三歲父母相繼下世賴庶母浦氏撫育以長又里有吳善者與守仁故厚更力教公視如己子而公亦奮志以學業自課家有遺書日取而讀之務求通其義至忘寢食里父老見其謹厚而勤可以爲師也爭延致家塾公年雖少偃然據函席教法嚴厲一時以老宿目之既而歎曰學固爲士也然吾家故業農舍之不可則置田使僮奴耕以養生久之困有餘粟貧者稱貸不肯過取其息於是貸者益多或負其粟不償他日貸之如故人謂其長者成化乙酉歲飢悉取逋券焚之辛丑飢甚更出粟六百斛助縣官賑施以例授承事郎非其志也他所爲義事如寒者予衣病者予藥死者予棺平生不可勝計至於造梁以濟涉者七鑿井以救暍者四亦其事也公貌脩長而詞氣溫恭雖私居無戲言久坐無惰容接之儼然德人也處衆誠而恕慮事遠而周厚人而約己孝先而慈下喜誦漢人爲善最樂語題所居堂曰樂善因以爲號其教諸子有法命伯季理家政仲叔習舉業各當其材其仲竟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有聲憲臺比歲公從受封如其官階文林郎吳江自昔有臞菴王氏以隱蹟遺

邑中公即所居東開圃種橘千株竹萬竿築亭館其間又創月湖蓮陂於松江太湖之上為別墅數與賓友往游賦詩飲酒樂而忘歸人以為思致不減雪灘也其年七十七有三以弘治十年十月四日卒娶于氏先卒繼娶沈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四伯曰賢承事郎娶龐氏仲曰哲即御史君娶申氏亦封孺人叔曰明國子生娶賀氏季曰敏娶申氏女三長適郁繼次適徐賁俱縣學生次適朱佩孫男五曰恩縣學生曰懋曰京曰東曰惠女七曾孫男一曰檜公嘗擇葬地得於吳縣玉山之陽為山水勝處心甚樂之遂依古制預治棺斂之具至是卒諸子卜卒之又明年三月一日安厝哲既聞訃以巡按廣東還例造 闕下復命已乃謁予泣拜奉事行之狀以墓銘請予與公同鄉嘗再接公信平所謂德人者乃按狀書以序之而又得公平生訓戒子孫之語曰處世勿急急於謀利薄田數頃足以具饘粥與其過取以貿怨致禍孰若省費以安己濟人又曰凡百成敗皆有天命吾老矣平生經歷雖小事未有不由天成者慎勿患得失而喪名節也謂哲與明曰汝輩他日倘遇時致用慎勿以刑立威以偏斷事以利喪守以宛易節蓋理訟以虛心仁恕求之尚不得民之情況任情偏執以肆殘刻乎且盜賊以貧窮傷人刼財自罹刑殺士君子食人之食反藉其勢殺人以利已天其祐乎吾雖不仕然見郡邑仕宦以貪重歸者不數年遭不肖子孫蕩廢無遺以清白歸者其子孫必賢蓋天理也其言皆有補於世教因備書之以為王氏家訓云銘曰

竹邑于吳太湖湯湯匯而支分于彼松江昔自梅里徙家在茲爰歷四世維公受之考公之初而亦不易克自勤渠以長家世

匪直長之古亦有言爲善最樂公其有焉既有于躬亦垂于訓閨門秩秩見此後徹繡衣直指榮過里閭　帝命褒封公承璽書有美園池游詠以樂我思古人臞菴載作樂不可久孰從我游我有眞宅山陽一丘德人雖亡風旨固在傳隱逸者庶乎可采

封奉議大夫戶部郎中史公墓誌銘

公諱塤字元諧號直菴姓史氏世爲溧陽人生五歲而孤既長卓然自奮與其弟篪同心治家務持勤儉家僅立輒好施予當景泰間歲荐飢里人求貸悉發所有給之後或不能償遂已其厚德傳聞邑中然性伉直不畏強暴里有匿群盜而分財者一日面攻之其人愧恨則使盜刺諸潛處盜知公不忍加害而去族人推其行惟其言是遵有違其教者與衆共責之不少恕念從兄驍騎千戶源沒于王事從父以辰孝行及祖姑貞烈竝祠之以勵其族族人感化率向于善鮮有犯法者其儀觀脩偉外嚴內夷接之可敬治家有法巨細整整至如諸子秩秩也子學用其訓登進士第居官有賢名公蒙　恩受封初爲承德郎戶部主事進奉議大夫戶部郎中享年七十一其卒爲弘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也配沈氏纍封宜人子男三人長即學戶部郎中娶王氏封宜人次孳娶倪氏次孚娶秦氏女一人適蔣德威先卒孫男三人曰北生曰南生曰里生女二人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湖埭村先塋之次學持其友吳翰林克溫之狀造予請銘惟史氏之先顯于西漢以恩澤封侯者數世至光武興復崇以功始封溧陽崇沒廟食其地歷晉唐以來仕宦不絕入國朝更多取甲科近歲則若學與給事後是也蓋自崇至今千

五百年子孫環廟而居不可勝數南土論族舊且大當以史氏爲首其詳見傳記譜牒的然可考此不復著姑叙公爲人大畧以見其隱于田里亦無忝其家世云爾銘曰

奕奕寢廟渌河之陽廟不廢祀子孫在旁詵詵衣冠莫非孫子嗟奉議公克振而起隱節既善義方亦多視其後人再取甲科生也榮封没也安曆百世其承鬱鬱其墓

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吳府君墓誌銘

翰林編修吳君奉　詔修　大明會典精勤盡職書且成俄聞其父可晚府君病即日束書曰方寸亂矣安能卒事乃謀歸省疏將上而其父凶問至矣子往弔之君泣曰一鵬前日之請已不敢望顧復有所瀆未敢請耳嘗君謀歸時來乞文記其父號所謂可晚者蓋持歸以慰悦其心幸其病之瘳也故云然後又日持其友楊給事起同狀來乞墓銘曰一鵬不得慰吾父於生前亦得慰於地下然此豈一鵬之意哉幸憐之予感其言又數日君將歸治葬促文甚亟曰葬具吾父自治已久顧無以致吾力者幸憐之予益感焉府君諱行字仲恒姓吳氏蘇之長洲人其先有隱德至其父宗遭外患而卒家業喪謝府君時尚幼奮志植家益歷勤苦者三十年而家始振當衣食初足即好爲義事遇貧困者周卹不計或有所假貸傾囊與之有小官嘗負債客死吳中其子方爲他所負者追索不已府君顧爲之請免仍贈以道里費俾得還家其心之仁厚如此愛接賢士大夫有過門者延款恐後今工部侍郎海虞徐公至吳中輒主其家公擇交者府君之爲人可知也素不較人侵侮一旦爲里胥以私憾故竄名尺籍中謂此如隱忍將不爲祖先之羞子孫之害乎白

于官卒置其人于法有一奴橫或來告聞之盛怒即笞而斥之仍詣告者謝曰微君言幾爲吾纍其氣之剛厲又如此家居武丘塘上商舟賈舍上下相比不使其子治生業日督之問學其子竟登進士第授　國史官即一鵬也嘗因其子居京師乘興北來覽觀衣冠文物之盛既而登西山飲玉泉樂之留一月而歸未幾蒙　恩授封如子官感激于中數北望拜　賜遺書其子俾圖報稱以無忘　上恩甚懇懇也弘治庚申年七十有二十二月七日以疾卒卒前一月忽拏舟徧訪鄉邑諸親友次至工部徐公對酒談笑竟日蓋歸而臥病不起臨卒索酒飲飲訖沐浴更衣而坐長孫在旁顧曰其語而父慎勿過哀第記吾宿昔之言可也其明達又如此府君娶司氏再娶趙氏贈封並孺人子男一即一鵬孫男三曰子忠子孝子文女一人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之陰銘曰

武丘之塘流水溶溶秀眉豐頰乃有此翁善不近名里有直躬其人不亡在吾目中惟德之修惟吉之逢以振其家以榮其封尚閟乎幽宮

封承德郎戶部主事秦公墓誌銘

常之無錫有秦氏其先蓋高郵人在宋有從蘇文忠公游以文章名世者曰觀子湛通判常州留武進不還其後曰瑞五再徙無錫季子叔謙生彥起彥起生物初物初生景薰景薰娶某氏而公爲繼室楊氏出也諱霖字潤孚號卑牧子自其先祖以儒業教授鄉里愛公秀穎置諸生中教之既長學成邑中子弟爭願得公爲師居家塾嚴教條甚得師道人敬之稱必曰卑牧先生授業之餘手一編終日不釋雙目爲昏學既該洽尤精於史

能歷記往事喜為歌詩有唐人風致為文尤長於啓劄往往為人所傳誦所著述多成卷帙至于作書有法又其餘事也平生自處靜默有能而不揚待人坦夷有犯而不計清修苦節至于終身若其友愛之情兄震早亡能撫其遺孤弟雷無子復召與同處皆非人所能及者公中歲始得子曰金謂家世以儒業相承無顯者令習場屋文圖出仕金竟登進士第及為戶部屬每貽書戒以居官之法所以成其子之賢名者又得父道也以金三載考最蒙　恩封承德郎戶部主事制詞有林泉高蹈君邑遺才經學淑人化行鄉里之褒人以為無愧蓋受封者數年康強無恙與里中名士結碧山吟社賦詩飲酒為樂一日金乞歸省公見其子歡甚數月疾忽作而卒享年七十七娶余氏繼王氏贈安人亦先卒子男二長即金有文行舉官戶部郎中娶邵氏封安人次曰銘庶出娶張氏洋曰湜女三許嫁王儼張文東

五日卒于弘治十六年正月九日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歸山新阡金居家遭喪既得船治殮具乃以例上吏部給符守制自為狀謁予曰葬有日敢以墓銘請蓋金嘗分司臨清迎養其父予憶過其地見之公被服儒雅翛然有隱君子之風可敬也況金之情懇可無以慰之乎銘曰

士未必仕也學有以及乎人不獨成乎已也而況顯于郎署賢哉有子足以行其志也有　綸音以錫封有廩祿以供養望八十而考終當瞑焉于吉壤

墓誌銘九首　墓記一首

故劉弘遠妻徐氏墓誌銘

婦人之於夫其猶臣子之於君乎君有不幸其臣能伏節不仕是謂忠臣夫有不幸其婦能守義不再嫁是謂貞婦此萬世之論也然而臣則忠矣君有遺孤焉不能立而傳之如國何婦則貞矣夫有遺孤焉不能字而教之如家何何也蓋臣每患乎不忠忠而有益於人之國忠者之大者也婦每患乎不貞貞而有益於人之家貞之大者也臣之忠者未暇論嘗得今之為婦者曰徐氏是為吳處士季遠之女毋曰李氏生徐氏嫁為里人劉弘遠妻嫁未幾弘遠一疾遂卒當是時徐氏哭之欲死曰夫吾託以身者今夫既死身安所託乎所親勸止之時徐氏年裁二

十四生子毓甫一月又適丁劉氏中衰衆謂徐氏雖忍死終當再嫁以全生或問之徐氏指其孤仰天誓曰吾所為不即死者以有此孤耳孤存與存孤亡與亡吾終不食言也君子謂徐氏於是乎從一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其是之謂乎迨毓稍長徐氏竊念曰是子何以教之其農耶賈耶雖然農賈非所以為教也聞之醫可養生可以濟人盍教之學既曰學必有師因遣其子從御醫盛啓東游數年大通醫家言遂為吳中上醫君子謂徐氏之於子也擇可教而教之於是乎慈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是之謂乎徐氏蓋嫁而從夫者五年夫死而從子者五十年年七十有四以成化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有男一人即毓有男孫三人曰慈曰節曰奉女孫一人適張鎰葬以卒之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合其夫之兆墓在吳城西三里鴈[illegible]

村將葬毓以內弟職方主事起巖之狀請銘狀所載事行不一予獨掇其大者書之銘曰

世道之降人鮮完德雖有公卿家爾忘國孱然婦人其質靡至性獨存良心不死以保其孤以植其家我不內疚庶無媿其夫嗚呼徐氏死亦不朽求之古人孰與為偶若衛共伯妻鄒孟軻母其始兼而有之者乎

賢婦賀氏墓誌銘 有序

吳有賀美之先生性度夷曠對客談笑甚樂他日過予視其色獨戚然予曰公亦有憂耶對曰吾少娶王氏生四男子其一女曰順貞為人賢明可愛今則病矣誠不忍見其死以是憂之月餘美之復過予其色益戚曰吾女且死適與家人訣別其賢明益可信吾慰以言父無以為汝力者汝死而葬當求吳翰林作

墓銘以暴汝平生耳吾女頷之既而其女死成化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也於是卜葬地得吳縣薦福山之東麓將以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焉而美之果來索銘且自為之狀曰賀故蜀人也元末兵亂始遷吳中先大父評事府君初居江陰蕳居之至先人復菴府君復歸于吳適死徙之餘而吾更多病貧無以為家僦屋以居授徒以食以苟旦暮而已當是時吾女日處一室內無姆師之訓外無親戚往來相開導然其於女紅為之皆極精巧至如書史亦曉大義此固吾妻所不能教而吾所不暇教也及年十八歸長洲沈堂字拱南者其舅汝禎為故御醫以潛先生之孫姑陳氏則翰林檢討怡菴先生之孫也吾女自歸沈氏所以正救其夫承順其舅姑者皆以道夫倚之卒不失為儒醫家子孫舅姑乃喜益久而知其解事也舉門以內事悉畀之治

治輒有條理家賴以振舅姑益喜其族人亦曰此吾家賢婦也為婦近二十年凡生二男曰顏曰頎一女曰德靜顏稍長教之甚嚴其家當通衢未嘗使入屋中習賈人生業業必儒者每蚤夜程督之不少縱當病革諭之曰吾即死汝必北學于而舅氏舅氏者吾兒解元恩也時方卒業胄監故遣從之學言已遂出衣裝付之辭色甚厲暑不為可憐狀且謂舅姑與吾夫婦曰我死慎勿悲悼恐為老年纍又勸吾為其夫擇配以相家少焉而逝無一言亂者此固所謂其賢明無哥信者也惟昔有意於子幸卒銘之以無遺生死者之恨予久善賀氏父兄知其女與弟之賢也有素矣其賢皆見於平時者孰知其臨絕識見如此足以為銘矣銘曰

將死之言常人乃善既病之命古人或亂善也人窮亂也神散

纊息未定賢否斯判有如賀氏不以此移於其死時其生可知
閨閫相弔痛失女師庶幾一不死假此銘詩

故張廷端妻楊氏墓誌銘

楊氏諱眞字眞登其先台之臨海人宋慈湖先生仲簡之後高
祖仲禮元江浙儒學提舉曾祖子銘始來占籍蘇之常熟冒姓
倪氏祖師顏復氏楊父彥立娶繆氏富而好施予豪一縣中生
女溫淑明慧奇愛之不忍嫁財虜得廷端爲贅壻廷端杓補邑
庠生數試於鄉不利壯游京師久之楊氏去從之逆旅廷端美
姿容多才藝性尤喜飲酒酒中寫竹石最得夏玉峯筆法一時
若孫太傅袁錦衣貴冠中朝爭遣僕馬迎致之盤礴揮灑酣歌
淋漓往往入夜醉歸或謂之子終日游貴戚間亦一顧念家乎
則對曰吾幸有妻或時廷端家居不出士大夫輒相過從門外
日止馬數騎廷端好客不問有無輒呼酒出飲楊氏居中治具
精潔能適其意廷端性既曠達豪中不肯留一錢諸公貴人相
與謀曰張君久客猶故吾也妻子不無歉望幸今有補官例盍
斂歲所以潤筆者榮其晚節乎廷端亦不拒然不知楊氏實亦
無怨也其後子懲給事禮曹得鑄印局副使夫婦就養南都居
一載而卒楊氏悲思之未幾亦卒成化十二年七月廿六日也
以明年二月十五日葬邑之積善鄉郁澤里合廷端兆子男三
曰憲懲心女四蘭瞽鄧雷蕙適鄉貢進士王銳金適鄒鶴王適
王棠孫男四曰循環健登女四銘曰
從其困安而無悶惟婦德之順就養于彼歸藏于此是謂有子

周氏墓誌銘

寬之表姊閶丘氏適同里周尚正甫尚正吳之名醫也生子庚

顧恭人鄒氏墓記

顧恭人鄒氏爲故進士贈監察御史巽之婦今致仕贛州知府瞻之妻而工部都水司郎中餘慶之母也都水奉　敕巡理漕渠恭人實從之養以成化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葬于長洲縣梅林鄉之先塋而都水來京例受　命居憂乃奉徐武庫仲山之狀泣拜以墓文請竟少居鄉里則聞恭人之賢及與都水同游太學同登甲科又同官于　朝恭人皆從其子獲數拜之又而益知其賢可信表于其墓亦宜恭人之先爲毘陵名家元末避兵蘇州遂爲長洲人父曰公敏娶金氏生監察御史亮辰州知府順與恭人亮以文學知名于時恭人自幼得聞書史大義其孝敬

脩潔儒雅能世其業然不欲以醫名盖覽典籍以廣問學有文名吳下其配陳氏性明淑內行可則以知書解事不類常婦人稱周氏配生一女而病病凡十年以成化丙申六月三日卒年止三十初庚以醫被召給事　御府數過予憂父母老無兄弟以養語必及其妻曰陳氏賢而病則痼矣其必無相見日庚甚恨之至是竟卒將以明年九月十八日葬于吳縣至德鄉沙涇村祖墓之次予適家居尚正來告曰吾家失此孝婦視左右窺馬一女孫氏耳吾夫婦悲之吾子之悲可知已幸爲銘其葬以慰吾三人者予曰唯唯陳氏諱淑莊長洲著姓父曰宗祥母曰徐氏庚初名京更今名其字未定也銘曰

銘失之愈事不害義有所祖襲較雖小乃從魯紛紛反唇肆譏侮有賢如陳亦堪數勿云短章纔數

友愛則天性然既歸于顧適贛州初登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授行人家業蕭然猶故儒生也當是時恭人惡衣菲食能安其貧至親操井臼以供食飲每旦公入朝輒先起理盥櫛具俟之以爲常公數奉使于外獨抱其子以居一室悄悄他日公歸見少女侍問之曰吾嘗請于公欲置妾以冀多子此其人也後公爲御史出巡山東摘奸擊貪聲聞烈烈恭人恐爲怨家中傷終日鑰門不通人蹟而公卒保無事人莫不賢智之恭人素不妬與其妾處服用必與已等而待其子女皆若已出方公出巡時莆田有林魯祥者以太學生教授京師恭人察知其學行遣其子從之游他日魯祥之妻自閩中來得惡疾客居無爲治湯藥者恭人乃延入其家朝夕躬事之甚至及疾危更爲治棺斂遂卒于其室一時魯祥之友如林柯兩學士聞之稱歎皆欲爲文傳其事恭人平生勤儉既老猶治家旦暮於家人必先起而後寢雖貴且富未嘗忘其初蓋澹薄布素以終其身其待親戚有禮馭奴僕有恩尤謹于教子往往隨事規正之嘗語之曰吾所以恒從汝于外者豈特資奉養而已誠不欲汝陷于過也其子居官竟舉其職而其妻劉氏本出儒宦家亦化其德稱賢于宗族間云恭人初從贛州公封孺人以子嘗任主事進今封則復從公秩也子即餘慶女一適鄉貢進士杜啓其一子曰餘祥女二長適劉奉次許適劉嘉績皆妾段氏出孫女五長適錢同文次許適錢富春餘皆幼蓋今世稱女婦之能者不過烹調縫紉之間而已至其忌疾殘忍之行則反以其能蓋之畧而不問有如恭人其果有是乎況世俗所謂能者恭人有不能之乎雖然能之不足爲恭人稱者故特取其一二事之可重者書之蓋予

述女婦亦多未有如恭人之知者也

陳母王安人墓誌銘

陳母王安人為太原左衛百戶璠江西道監察御史闢之母也安人以璠貴受封以成化二十年八月二日無疾而終闢聞訃號哭痛恨不得一日迎養其母于官也以于同年相好乃自為狀請于銘墓欲以自慰者安人諱善字淑懿世為高平人號稱著姓父曰龍門衛指揮同知貴母曰淑人閻氏年及笄嫁為故昭信校尉敬之婦初入門已得婦道歲時祀先禮賓凡內外事於昭信意皆能順適姑李氏嬾居久性甚嚴重家人莫敢犯者安人佐昭信事之彌謹姑年踰九十未嘗一日不得其歡心其為婦如此至其柔順謹厚平生人不聞其叱咤聲而於諸女婦尤重長否嗜酒之戒曰有違吾訓者非吾女吾婦也其教子孫必于儒業故璠雖以兵事得官尤謹而好文璧竟登進士第為賢縣令才御史而諸孫取科第者相繼不絕其為母又如此安人卒後昭信六年年八十二壽考顯榮享有諸福人不以為過也子男二人即璠璧女二人適羅通王宣孫男五人漢澍皆鄉貢進士澍百戶法況皆幼葬以卒之年十月二十五日墓在陽曲縣草村合昭信兆銘曰

文與武于其門壽與貴于其身致以內行由乎人有欲知者攷于斯文

故國子生諸景通妻張氏墓誌銘 并序

張氏諱妙微蘇之吳縣人故僉河南按察司事存誠之女翰林編修叔義婦而國子生景通之妻也初僉事公之任南京國子助教道遇寇掠其舟中露刃擬之張氏方八歲即以身蔽父寇

不忍加害因獲免當是時叔義以編修掌監丞事與存誠同官且同鄉相好也得聞張氏孝行遂使其子景通聘之既娶景通以力學致疾不起張氏時年僅二十有四耳生一子祥甫四歲即自誓不嫁曰吾當如祝夫人祝夫人者編修之母而張氏之祖姑也嘗蚤寡守節　朝廷旌其門吳人稱諸節婦家後張氏卒酬其言完然一節幾四十年克稱其家婦云其生永樂十七年二月八日卒以成化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年五十八子男即祥以郡學弟子應歲貢入國學孫男二人女二人祥將以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葬其母于長洲縣武丘鄉既請貢士施君煥伯為事狀乃奉以求予為銘曰祥所以克長立不墜儒業者寔維吾母之力顧吾母持身無愧于祝夫人祥則無以曾不足以致有司表著于世罪甚大也葬宜有銘使不更圖之其何以名人子敢固有請予與祥同游學宮知其母之賢也又況叙節義為世道勸史氏責也乃敢諉而銘之銘曰

維婦事夫必敬必戒能持此言早其夫生存者有之及其死之後鮮有不懈者嗚呼靡然世俗今見其人屬纊之餘凜凜此身歸于其室往送之門

曠孺人墓誌銘

成化八年寬與安福劉震道亨莆田李仁傑士英同舉進士及第一時賀客之集門者甚夥而寬之中獨戚然不樂者悲吾母之下世而祿不逮養耳蓋覓之無母士英之無父其悲同獨劉君之父母且在固可賀也既越月君之父以書來曰汝母不幸以去歲病死矣且曰汝母之葬有日葬而法不得特銘然其生而為婦為妻者雖可銘亦可畧也凡汝之所以成立者汝母之

功居多不銘恐無以慰汝之心汝其圖之君執書歔欷哭失聲曰夢耶非真耶何宛然吾父之手蹟耶他日乃以其事來告曰震生未齠之二年家君遣從學於季父德音去家二十里而遠吾母每送之門怡然如平時既去輒涕泣終日曰吾見其方孺恐以我之愛而思歸耳後十年震補邑庠生又十二年而領鄉薦入而教誨之出而資給之吾母之心何如其勞也蓋又十年始獲登第授翰林編修之職而吾母已不及見矣吾之心何如其悲也則又歔欷哭失聲既乃告以其父之命曰震於子幸有同年好銘非子孰宜為者覽苦辭不獲則敬問其母之歲曰六十有一其氏曰曠其里居曰邑之滄洲其父母曰如轍曰王其子曰男長即震次善女四適某其孫曰男三喬楚軒女一其卒之日曰辛卯歲十二月某甲子其葬之日曰卒之明年某月某甲乎其葬之地曰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是維曠孺人之墓壙之樹之尚有 恩光自天而來以慰其子之悲

華守方妻顧孺人墓銘并序

無錫華守方將葬其妻顧孺人請于銘墓上之石為之銘曰

維顧得氏遠有世序昆吾支流為厥初祖商周而秦而漢而晉有榮元公望于吳郡吳郡之顧咸祖於榮更千百年乃雲乃仍趙宋之世有號百七為時郎官將仕其秩始愛錫山卜居云吉將仕四傳是曰重九登一繼之植德致富庇乎其鄉啓乎其後以至仲實以至廷秀其在孺人曰祖曰考廷秀娶魏寔生孺人聞于宗姻生十六年于華來嬪翼翼其孝婉婉其仁維孝維仁閨華之先寶南齊孝子後玄仕元功德都事棲碧貞固樂勤處士

學有詩書耕有耒耜以揚其芬以濟其美爰有山桂克大克裕是生守方而娶于顧守方甚脩以義自負雖父之教亦婦之助義之未行則克先之義之已行則克全之時祭月宴歲衣日食門以內事於我乎職祭豐宴盛衣完食精舅姑不勞娣姒無爭良人三妹將適他氏豈無資裝我箴我箭亦有諸兒嶄然庭戺鄉賦出司家事入理我提我携爲賢子弟我積雖厚服用則涼節縮口體救彼病亡我力雖餘紡績不置勤動手足率彼媵婢家人化之延及比鄰不婦不母媿畏孺人孺人慈惠出于幼成有盜事覺而欲自經密代償物盜死獲生即此類推賢益可稱孺人生年六十有七壬辰臘月十一日卒子男三人爲孺人出長炯補官次燧與焲二鄒一錢三女是匹孫男維八女六在室有三曾孫女二男一卒之明年肇卜玄堂山曰西壽鄉曰延祥季秋壬子葬日惟良先是守方哀妻無時謂其人賢我則知之我後子孫孰克而知知而不傳我責安辭維山有石可伐可移不朽之託曰有文詞乃述事行而以狀來太史考据作此銘詩

黃母太宜人張氏墓誌銘

武弁之士承藉前人餘列得世其官久而益逸遂成驕惰之習其賢者有志於用矣然知四方平治武備可弛則欲以文藝自奮於稠人中往往儒衣冠游鄉校出而取科第者屢有其人若吳門黃氏兄弟初皆從師問學其伯仲既以次世官而卒以科第顯者其季暐也方暐之顯有司如制以表其門里之人相與指異之曰其季之所以成名者嗟乃母太宜人之賢也蓋暐之父正統間以蘇州衛鎮撫贊畫軍政顧爲其子之逸之慮也求師教之得賀宗振先生宗振故吳儒適以嫌名誣入尺籍公延

致之身率其子事之于塾當是時太宜人處閫內惟恐其師之不安也語公曰賀先生罹患而來家得無空乏乎輒斥所有使人敬遺之冀行專意以教其子及公不幸沒於京師門戶蕭索其後歲更大侵食益不給則率諸婢業鍼黹以贍衆口至所以禮其師者尚不闕暐時幼每曰吾不從死者于地下以此子稚耳其必教之以無忘先志乃日夜督責之尤亟稍長則遣入吳學習舉子業暐亦感激竟以有成云太宜人諱安字妙安張氏故武德將軍蘇州衛左所正千戶開源之女也張之先在元以漢人隸遼陽省居守將納哈咄部下　國初歸附從戰有功授官傳至開源娶解氏以永樂五年生太宜人年十七歸于黃初入門資裝甚盛然無驕盈之色而自奉愈儉約姑陳氏喜曰吾婦能以有餘處不足其賢過人矣陳氏治家嚴嘗冬夜侍左右不敢去諸婢度更深寒甚潛從其後熾炭炙之其嚴如此而太宜人所以事者益謹鎮撫公初任百戶坐事將赴逮京師太宜人憂焉歸而謀于父用其計以捕得黠盜數輩免罪俄遇　赦更錄前功陞副千戶已而以才諝薦改鎮撫及長子曜例襲父初職復調浙江之盤石衛會閩寇起　朝廷遣大將討之師次吳中太宜人謂曜曰此非汝取功名之秋乎曜即毅然扣軍門請行寇平以功陞千戶尋得復衛皆太宜人之賢也太宜人初以鎮撫封宜人晚以曜進今封以成化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九子男三人長即曜次明次即暐曜壯即謝事讓其官于明暐以成化十八年中應天府鄉試舉進士不偶入太學有聲女三人長適鎮海衛千戶耿昇先卒次適廣州衛副千戶阮寶柱次適廣州衛副千戶阮瑾亦卒孫男六人曰宇早卒

曰田曰界曰異曰果曰桂孫女四人長適蘇州衛指揮使張欽次適鄒魯次許皇甫錄次尚幼將以卒之年九月某日葬于吳縣梅灣萬池鄉合鎮撫公兆暐以予有舊好走書京師并自述其母平生來請予銘予因重其能自奮于文藝者且感其母之賢也爲叙而銘之銘曰

黃世官居吳門殆百年武且文繄母德儉而勤其餘爲子孫歲不易家多艱克自守存孤單終振起表宅里孰致之維有子子若孫儼成行享壽祉樂洋洋嗟子孫保承藉母目瞑茲丘下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七

墓誌銘一十一首

亡姊吳氏墓誌銘

吾姊嫁爲周諤之妻者吾仲姊也年十九而嫁嫁十三年而卒年止三十有二姓吳氏諱妙善世居長洲父某母張氏吾姊生十歲時從女師授書習女事已不煩勤誨稍長親鍼黹刀尺經手即可觀性簡約靜顓處一室未嘗輕越戶限平居非荅述或終日無一語他或譁笑已獨端然若弗聞者故家人皆嚴重之雖父母舅姑遇之亦異他女婦雅不喜靡麗資於身者常不足而推諸人者亦必以道也其處上下內外屬皆能順適其意而尼媼之類則不欲與之接蓋其爲人如此其既得疾也家君往問焉答曰幸少差他日復問其答如初及疾甚或曰前言者其

紿父邪曰老人不堪憂死命也何必纍老人哉由是吾姊之卒
家君痛惜之而不自知其哭之慟也其生宣德庚戌閏十二月
二十五日卒為天順壬午三月某日卜地于吳縣太平鄉花園
山之原乃以明年癸未八月某日葬焉生子一人曰遂甫六
歲女三人曰素廉許嫁朱存敬曰素雲五歲曰素靜生始五月
今吾弟宣抱養于家吾姊之疾歲當大比嘗語覓曰吾得起而
見汝應試乎孰謂其竟卒而不能如其言乎嗚呼其可哀也夫
其可哀也夫銘曰

行之完也女婦之良命之虧也閨壺之傷報弗稱施孰是主張
吁嗟乎彼蒼

周母蔣氏墓誌銘

周氏居江陰顧山之下其以山配氏稱江南久矣益自伯源甫
以力田造家生子宗苑至孫孟敬家益大曰益號名稱益盛蔣
氏則其配也孟敬為人襟抱濶達嘗一日出粟六千石助縣官
賑飢事上　朝廷特賜璽書褒之而旌其門曰孝義孟敬曰凡
吾粟之出先大父遺我後人者也顧此恩寵我何敢居於是伯
源甫下世矣遂復得旌其墓曰義民仍取旌門者題其堂以侈
上賜且以自勸故廬陵楊文貞公為之記其畧曰　國朝旌庶
人墓自孟敬始蓋紀實也時人以為榮然當孟敬出粟粟多至
弗勝載雖他人視之亦有悕惜意蔣氏居中方從吏之不少沮
一言故卒就孟敬美事用是蔣氏之名亦為鄉黨知益孟敬至
此名稱愈益盛矣貴而矜名者率嫌不與通邑人因得祇而訟
之遂父子竝繫詔獄事有無卒莫能辨竟死戍其家三人獨其
季子以幼弱故幸不及蔣氏日與孟敬側室俞抱持而啼一室

孤寡相視纍然也當是時周氏不絕如帶天順改元　恩赦下
其仲始還自雲州戍蔣氏教之約用度謹交際復理田事迨季
亦漸長則延良師教之使業進士冀再光門閭數年間卒植其
孤復其家蔣氏力也然其二子亦孝知母之有隱憂也朝夕相
與娛之歲時稱壽列長延集宗族于所謂孝義堂兄弟二人衣
斑觴醴起舞于前蔣氏亦爲之破顏一笑云其生以永樂甲申
五月二十七日卒以成化甲午九月十六日壽七十一子男三
振先卒者拱承事郎掖邑庠生女四長適朱武亦先卒次適許
池孫男三祥熊祥驥祥昺女二以丁酉歲正月某日葬于邑之
香山北麓合其夫之兆掖奉其兄之命持海虞衛君之狀踏予
門再拜請銘蔣氏諱賢字淑賢出無錫湖塘亦著姓父曰昂夫
母曰郭氏銘曰

維婦從人而人匪從昔同其盛有替則同家難既多遑恤我躬
銜橛之驚幸途弗窮扶孤舉墜克昌其終白髮種種門楣復崇
問此何爲維婦之功山穴窈然託體其中龜筮協吉子孫其逢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蘇郡儒學有賢師曰訓導胡君君有賢母曰劉氏年八十有九
以成化十二年正月七日終于家訃至訓導君將去任卜其年
某月某日葬其母於安成某鄉某山之原持從兄黃州推官性
之狀從以諸生朱文輩謁予乞銘予既弔君且謂君不得久專
教法造就學者更爲諸生弔既乃以禮辭銘不獲退則據其狀
而書之劉氏世爲安成櫟岡人父曰志亨年十七歸同縣胡時
憲甫初入門已能持婦道甚習舅如庸翁性頗嚴峻難事事之
偏適其意及姑歐陽氏沒奉後姑王氏旦夕曲意承順有人所

難及者人以故稱之居數年胡不幸多故訟與疫作死亡相仍家之財物或有乘間盡匿之者當是時劉氏適筦內政一置不問方脫簪珥鬻衣服以佐日費卒之相其夫復產業如前日人以是愈益稱之及時憲既亡痛哭如不欲生諸女有欲為佛事資冥福者則不許曰吾知喪服葬祭之禮而已彼佛何為者其後仲子以明經中鄉舉得教職數遣人迎養輒辭不往曰吾為未亡人獨享祿養非心所安也此予所謂賢母也劉氏有男子二人曰常曰經女子七人一適姚氏六適劉氏孫男二人曰振華曰振儀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三人經即訓導君其為人廉介善教人有吾鄉陳永之先生錄其事此予所謂賢師也然其賢孰非出於其母者是宜銘銘曰

經傳攸存閨門稱首秉正維妻聖善維母婉婉孺人德則多有
來嬪于胡年則甚後有酒有漿有賓有壻亦有詩書教詔在口
奉我舅姑事我夫子成我諸兒我心庶矣家室和平產業完美
歷變得常婦功乃爾九十其壽既樂且康報施則然匪氣獨長
安成之野魯國之防豈效崇封刻此銘章

太宜人陳氏墓誌銘

吾友兵部職方郎中陸君有母曰太宜人陳氏蘇之崑山人也
職方有才操文學嶷然士林之望太宜人所以安其祿養榮其
封命者幾二十年乃成化甲辰十二月甲子俄以疾卒享年七
十有五太宜人少歸于陸與其夫惟敬篤宜而事其姑尤以
孝稱姑有子幼病厄羸若於鞠養太宜人為之乳哺以代其勞
子多夜啼輒抱百行室中往往至達旦不寐竟長大之又以姑
念其二女之病與無子也饋遺殷勤每出其意居常與家人會

食有一美味必別儲之以奉其姑姑病親嘗湯藥當暑侍之久而不倦後數歲姑沒衆爭取所遺物獨憑尸號慟不顧以哭泣故目竟成疾蓋其孝如此其處諸婦中雅善含容若子孫有小過必責誚之不少貸也蓋自惟敬沒所以成立其子孫者其力爲多性儉朴不喜華靡然特精於女事鉗瀚濯之麤者人莫能及凡其賢能已嘗見於學士大夫之所紀載至是職方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母于太倉陳門塘之先塋手錄其事衰服踳予門告曰願得墓銘太宜人早喪其父宗義賴母姚氏鞠之而伯父宗訓更讀書秉禮故幼則不失教多知古人賢孝事實其所以施於家者蓋有所受也以其子嘗任稽勳主事初封太安人後進今封子男二人長容即職方君次宏孫男四人曰儀伸偉傳女四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柴震談章次許適武勳銘曰

維養之豐而封亦崇人曰有子不觀其躬何以觀之令妻賢母況也平生亦復孝婦鼎食閫居天與之壽子心傷悲謂獨不久嗟此刻詞維以慰之

沈壽妻蔣氏墓誌銘

蔣氏名淑芳吳人蔣恒敬之長女也恒敬之先居宜興號儒宦家後徙于吳至曰惟明始業賈以爲生惟明生恒敬娶陳氏初得女賢而且能其父甚愛之不忍嫁也乃得壽爲贅壻壽字良德御醫以潛之孫方游郡學爲諸生才質偉然可望與其妻處甚宜之時其妻有一弟病久所以視其起居既勞及其弟死未幾一妹俄繼之重悲傷哭泣而病亦作遂不可救死之日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年二十六以明年三月己亥葬于沈

氏某山之先塋予妻安人與其母兄弟也聞其死哀甚適壽以書來請墓銘吾妻曰是女之爲人有可書者乃序曰蔣氏年數歲時已善箴莆稍長益婉嫕事其父母與待其父母之黨孝愛甚篤性不喜華靡凡服飾之美者多斥去之頗好佛嘗念父母之恩欲報遂蔬食數年旦則焚香誦佛書以祈壽至撫其弟妹於飲食衣服之外尤能以善言開之宛如女師然既與其夫處聞誦說聖賢經傳輒了其大義始悟以佛氏爲非更勸其夫益勤學業壽感之讀書學宮每月朔望始一歸其家蓋有樂羊子之妻之風焉及病革囑其夫以數語皆非流俗婦人所能及者壽悲其言而從之是果賢已銘曰

手足之情男子或弛於彼失之乃得之此眇然弱質不出庭戶古不傷生我寧哭死有家于家父母所喜葬則從夫百歲以俟喜者以悲況乃夫子託此慰之且揩厥美

故雲南左布政使袁公妻盛安人墓誌銘

故雲南左布政使華亭袁公有賢配曰安人盛氏南和縣學教諭忠之女也初公娶于張賢而早卒求繼室難之後得安人安人貌端嚴而性明惠持身肅然言動不妄婣族皆爲公賀公居官廉潔自祿俸外無一金之蓄安人能以勤儉助之又能撫育張氏所遺諸子恩意甚至故公不知其妻之嘗沒而諸子亦不知其母之嘗失也公嘗僉廣西按察司事時以蠻獠不靖日督兵于外亦惟安人之善治家因得盡心軍旅間卒成功名超遷至按察使其後有雲南之擢則憂其父高年留安人侍養于家其父亦樂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未幾公卒于道柩至安人迎哭屢至頓絕而其父明年亦亡安人率諸子治兩喪皆合乎禮

觀者稱之蓋又數年而安人以病不起實成化丁未五月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二有六男二女男曰偉曰儀曰僖曰倣曰佩曰億女長適縣令陸翰次適張天恩自倣以下與張氏女安人出也孫男若干人曰某某女若干人佩壻曰以鴻臚寺序班直文華殿將迎養其母俄而訃至他日欲歸治葬乃持中書舍人倪君之狀來請墓銘曰佩不及事吾母於生時而爲此送死之具何如其悲也予憐而許諾安人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在華亭某鄉合布政公兆其稱安人者以公初任刑部主事所受封也銘曰

以順爲正德之良順而克相家必昌出彼哲婦反其常呶呶長舌何可當有賢安人名允臧夫子陳力孰所襄被以命服終煌煌獨不逮養子所傷何以慰之此銘音

青澗縣主墓誌銘

縣主既沒其子銘自平涼馳告于 朝 上若 中宮聞之皆遣內臣 賜祭于其第仍 敕有司營葬如制於是銘復念曰吾母甚賢今且葬墓宜得銘乃來請于予予辭之其請不已則起而言曰吾母實 太祖高皇帝之曾孫 韓憲王之孫而 襄陵莊穆王之長女母妃曰鍾氏而吾母則夫人馮氏出也以正統間 賜封號曰青澗縣主吾母幼則以孝稱祖母妃季氏得疾甚危嘗籲天割股作藥以進竟愈之已而馮夫人疾作愈之如前日事聞諸 朝特 賜璽書奬諭有宗室之光之語蓋吾母雖生長富貴無驕侈凡閭以內事能以身任其勞暇則閱女史以自鑒而已與吾父儀賓府君處尤能順適其意吾父甚宜之凡餘四十年相敬如一日至待諸子不以親疎間

其恩意蓋言其母之賢如此是固宜銘也縣主沒以成化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後八月儀賓公繼沒乃以又明年甲辰十一月壬寅日合葬于平涼縣由延里之原縣主有子即銘以軍功授官服其三子鉞錡銓女三長適平涼衛千戶張英餘未行孫男二曰澄郡庠生曰瀾女四人銘曰

麟趾之化及于宗族維孝斯安維敬斯睦維此克舉可考其餘子孫百世護此幽墟

毛母何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毛珵以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喪其母何氏明年四月二十九日將葬于吳山之原以書屬其友周原已爲狀請予銘往予聞珵葬其父得治壙法以是送其親死如禮所謂附於棺者無悔足矣何取於銘原已則道珵之意甚懇若不可已者乃視其狀得其母數事蓋謂其勤曰珵之父叔行甫初贅于俞及婦死而歸故産已廢時何氏入門爲繼室圖所以養生者悉脫簪珥貿絲晝夜治爲縫縷鬻之衣食竟足謂其孝敬曰姑范年高諸子已分爨遂逓養之何氏謀于叔行曰吾家幸麤立獨不能具盂飯專爲老人奉忍使之僕僕往來乎姑安焉則益致甘旨不缺謂其和且慈曰何氏既能養有嫉之者至出詬詈語遂曲爲卑下以悅其意卒相驩然叔行有前妻之子玉嘗出于外及叔行沒立召歸主喪更日以善言導之大率言其爲人如此可謂賢矣何氏之先無錫人父復初爲長洲陳氏贅壻始家于蘇毛世爲蘇人其先皆不仕至珵以明經取科第家益振然凡珵所以從師向學者多其母之教其又賢矣何氏卒時年六十有二男子三人長即玉次珵次瓚女子一人適沈椿女孫

五人銘曰

葬而望望庶有壽母何以壽之其藏不朽吳山欽峯墓木森森有待寵光孝子之心

林孺人墓誌銘

翰林編修李君與予爲同官且有同年之契也數爲予言吾母老吾居京師久吾所爲不即歸者蓋得科第有官秩以慰之也今幸得而有之又例不即歸然歷三年封典當下歸亦可以榮之也吾寧待焉居無何君之弟仁貴以母亡書來告君啓封哭失聲明日予往弔之又哭失聲曰吾不忍言吾情事也既而起拜曰吾母無恙時諸凡葬具竊忍預圖惟是葬宜得銘敢以累子予視誼不可辭則應曰諸他日君自爲狀授予曰吾母林氏莆田人也林出唐九牧葦公之後葦公之弟蘊以忠見稱而從子攢以孝致瑞閩中謂忠孝林家曾祖棄游泮訓導祖應龍太學生父琚隱居不仕母宋氏吾母天性賢明知書解事平居嚴重不苟言笑蚤歸于先訓導府君柔順有禮成內助功歸未幾遭舅孟芳先生喪家適中衰能謹厥職以營葬具而大姑鄭氏年高左右承顏俾忘喪子之憂先府君後領鄉薦分教雷州于時姑宋氏年亦高遂請留養姑迫之行乃行雷在萬里外有所得歲時遺致殷勤不以遠廢其孝類如此及先府君以母憂起復改除盩厔未行而卒還葬諸孤曰貧吾安之久矣奚足憂汝輩之墜家世耳嗚呼不肖所以有今日者其孰使之已矣不可得而報矣卒以成化十年四月乙丑享年七十有四子二人即仁傑仁貴孫男一人曰某女四人卜是年某月某日葬邑太平山之原合先府君兆益狀

云然銘曰

閩中氏族林居多維孺人出忠孝家唐諸王孫譜不磨早年委禽仍伐柯有姑孝敬家乃和有夫柔順禮匪頗有丈夫子登高科以嚴爲慈日撫摩誨言在耳去則俄榮封未下如哀何千秋同穴山之阿子孫蟄蟄墳峩峩

朱孺人墓誌銘

朱故淮南名家也後徙于蘇遂爲吳縣人有曰福貴者生孺人笄年歸于故陳府君仲禮氏陳亦吳之名家也族大而產厚孺人入門能處其上下而未嘗營私卒能使府君兄弟老而歡然府君家濵大河嘗天雨雪見挽官舟者凍餓不能前輙作糜盎中徧食其人鄰有客死者人莫之視爲具棺斂之而歸其喪事多此類府君既沒生子綸好義益甚綽有父風寬嘗誌其墓所謂活產婦水濵者也仍世積德吳下稱之然里之人則曰陳氏父子之爲義孺人與有力者孺人爲人仁恕恭勤和其親戚惠其婢僕至如烹調縫紉之事皆可爲女婦師然此不必論獨所以贊其夫導其子者心則厚矣宜若得厚報數年前一月夭其孫男女七人明年而府君沒又四年而亡其長子又四年而仲子死焉孺人連哭數喪悲痛無聊又四年是爲成化十年二月十五日亦卒於疾矣年七十有二子男二長即綸娶葉氏仲曰紀娶江氏女三長適吳恭次適蔣禮次適翰林修撰吳寬孫男二曰奎曰瑩女六適袁綸沈綱唐鼎湯璋其二尚幼以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葬于吳縣至德鄉金山之原祔其夫之兆夫孺人之德禮肅仁裕類苗夫人惜無壻如韓退之者銘其墓而傳之銘曰

陳氏之德世繼其厚有賢有導有賢婦母孰惠其迪而逢其咎
孰種之勤而穫則否潭潭高堂嶷嶷乳首償德幾何其殆中壽
諸女弱孫爰及孀婦哭號于野扶送其柩壺漿飲全天道莫究
我尚有待遠在其後

墓誌銘一十首　壙誌二首

太宜人董氏墓誌銘

太宜人董氏太原人為故太醫院判錢公伯常之妻今御醫鈍
之母也錢世家江都後徙晉陵以小兒醫名院判少侍其大父
晉府良醫宗道居太原而太宜人之父亦為府中典仗故娶之
後良醫卒其子良玉挈院判南還占籍長洲未及立家復以醫
薦入太醫院而留其配于吳當是時太宜人為家婦勤苦特甚
凡可以奉其姑者必極力致之於是院判益妙於醫病家日迎
之去家事悉委太宜人以治又其弟三人漸長凡一門衣服飲
食率取給焉亦惟其平日不妄費一物家竟立中歲從院判仕
于京師內助之力益多年且高其子鈍繼仕復從之榮養已至

然每教子婦必舉少時勤苦事爲言不能忘也鈍初仕爲院使得以其官贈其父太宜人因亦受封焉　命下半載俄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鈍將歸葬持其友周行人秉臣之狀泣拜請銘于文御醫父子間知太宜人之賢甚熟益甚嚴毅端莊而檢朴者皆可稱道是固可銘也子男四曰鉉鈍鑄銘女二適馮劍張經竝先卒孫男七女八其生永樂十年九月十二日其卒弘治三年五月十三日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雅宜山之原合院判乖銘曰

逢逢晉墟昔產于是徙家吳中從我夫子家之克立獨任勞事終老京師貴不驕倭子孫繁昌南北疑疑厚養高封尚以醫仕榮則已多亦多壽祉合葬丘原夫子是竢百世之餘其謹以視

彭母劉氏墓誌銘

彭世吳人以貲雄里中有曰至朴者益以謹敏承家家故久而不替而至朴亦惟有其配劉氏以勤儉助之耳劉氏諱素能爲仲顯之女母曰項氏爲人凝重涉知古女婦事既歸至朴其舅姑春秋已高左右奉養得其歡心舅勇姑以得賢婦私相慶幸乃悉以家政委之治劉氏恒謙抑不敢先諸婦久之然亦無出怨言者教諸子必以禮義仲昉爲吳庠生程其學業更以女工率之使勤下至僮奴輩待之亦多恩意嘗有竊其金首飾者後雖知其人卒隱而不言其寬厚如此家嘗值火至朴囊重貲投井中他日使人下取之弗得頗不樂劉氏慰解之曰財固不可以非其道而得至非其道而失亦付之數而已至朴爲之釋然其明達又如此至朴既卒又明年爲弘治庚戌閏九月十四日亦以疾不起以明年某月某日合至朴葬于長洲縣習義鄉先塋

子男三曰時娶徐氏曰暐聘丘氏女一適陳鳳孫
男一將葬諸子相向泣曰吾母之賢人孰知之亦惟圖所以銘
其墓者耳於是昉請其師鄉貢進士陸君為狀託吾姪奕以書
來索銘予重其孝不忍違也銘曰
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孰謂其家而繫其人閨門之傷其人不存
書所存者慰其子孫

崔母墓誌銘

吳江崔澈以大學生居母喪于家哀而盡禮將葬以願得銘文
請于其父其父文友賢士也曰婦人法不得特銘然如爾孝私
情何會其邑汝太守行敏上京師授以狀來即予求予嘗聞崔
氏有年以好學喜從士大夫游者益澈也已而其所從游士大
夫多以書至稱澈之母賢而澈甚孝宜有銘以慰之乃按鄉貢
進士汝其通狀為著崔母墓誌銘而序之曰崔母姓黃氏其先
為閩人宋祥符間有諱應龍者仕于吳而家焉後徙湖之烏程
曰棲梧黃氏者因其里名也其後曰衍以好文雅著名郡中又
後三世曰儼兄弟五人伯俊
史館出為嶧縣教諭而儼亦兩被　召却竟以隱終儼生瓛瓛
生蘭俱不仕黃既為衣冠家而崔之先曰刑部主事齡與後官
同　朝及份更占籍吳江適與崔比近故蘭以女歸文友而生
澈其諱某少有淑德誇于族人及為婦事舅姑孝敬備至每得
珍味必先獻于堂上而後食家業素厚數勸文友散所積以周
貧乏文友從其言多成義事其教澈必守禮法謹交游而尤以
儉樸為言見服飾稍華輒令去之澈用其訓亦成賢名故自入
崔之門誇之者如其族人及其卒也內外皆曰何賢者之不壽

也其卒以弘治五年九月四日得年四十有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邑某鄉子二人長即澂次清先卒孫二人曰俊卿偉卿銘曰

黃在吳江舊稱名門少擇所歸于崔來嬪淑德何多止於中身徂祚既延生子長孫子也悲傷忍死其親何足慰之託此銘文

顧惟誠妻吳孺人墓誌銘

崑山顧惟誠卜葬其妻吳孺人有日矣以其孫潛赴試禮部俾奉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之狀來乞銘而大理寺副夏君克聲且為之請曰此叙州守惟謙女兄也其賢宜知之乃視其狀曰顧與吳皆邑中名家其先禮部主事凱娶安人沈氏實生孺人少處閨闥貞淑端重夫婦竝愛之為字曰馨禮部公蚤喪其父公式方仕京師母太安人陳氏老不能就養留其配侍奉于家而俾孺人助之乃擇賢壻得惟誠而凡家事亦以屬焉孺人為人既孝其母不勞其祖母安且樂不知其子之去家也至奉舅姑時節往省或遣人致甘旨不絕其舅姑安且樂亦若其子之家居者禮部公晚得三子孺人保愛以長不以異母弟間其恩意於是其祖母若父母相繼而沒及見仲弟惟謙且取科第為顯官始從惟誠歸養舅姑孝謹益至惟誠嘗與鄉里諸耆碩月必為會以詩酒相娛樂孺人共具豐腆雖老不弛自少知書見子孫勤于學業者輒喜一日令幼者背誦大學或一字遺脫猶知之及喜諸小說凡載孝義事者曰惟其言俚世俗可勸也益雖病亦不廢云以弘治四年十一月某日卒享年七十五子男三式貢士左義官仝邑學生孫男四培直潛澡培直亦邑學生潛鄉貢進士女五長嫁邑學生沈信次許嫁杜稹次許嫁夏景洪

其二俱幼曾孫男一文徵女四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吳東高門倚崑阜順正無違善爲婦良人相視同白首造家以盛期可父子孫振振信非偶亦有成名起文數不鑒斯坎中能受我銘其藏石不朽

顧孺人墓誌銘

同邑朱堯民隱居對門讀書好古然素稟孱弱未嘗遠游一旦扁舟上京師行三千餘里見子子曰天暑甚君何爲至此則嘆嘗曰凱益有不得已之故耳惟凱幼多病六歲幾死賴吾祖母顧孺人日夜抱持含藥飲之始有生意以撫以教得至于今日今吾祖母不幸見棄而吾祖父及吾父皆已即世凱於諸孫爲長法當承重服不宜去几筵爲不孝事然葬有日必得一言銘

幸非恥請不可蓋凱自顧無可報吾祖母者亦惟致其力於弁走勞苦之間而不忍自安耳夫念之於是出其所爲狀而周紀善希正實爲之塡諱者子與崑崙民別久接之驚喜而又感其孝不可無言以慰也乃序而銘之孺人諱蘭字似蘭姓顧氏爲諱思賢者之女其母范氏生而貞淑父世不忍出嫁得里人朱某爲贅壻某字某後稱怡晚翁是也翁少有志期自立產業孺人能以勤苦佐之及翁卒能教其一子二子後卒再鞫其三孫皆至成立凡三十年于此而產業不墜終其力也子曰賓孫長即凱次文次穆曾孫五其既老病風瘓臥于牀者六年其婦欽氏率諸孫婦奉侍甚謹竟不起其生永樂甲午十一月六日卒于弘治壬子十二月三十日以明年九月三十日葬于長洲縣子字圩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歲之將新曷不少延爲八十年亦既多壽不稱其賢人尚有言惟完其家內事可專孫賢滿前哀哀鞠我匪獨母然謹送于阡

李宜人徐氏墓誌銘

宜人徐氏爲封奉訓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公希潤之配而南京國子監祭酒傑之母也當成化初以其子任翰林編修獲封孺人後十八年其子擢侍讀學士始進今封益又五年爲弘治壬子八月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及是其子趍赴闕下以母喪奏乞守制 天子念其爲舊學之臣特越常制賜其母祭葬事下有司奉 詔惟謹乃擇明年九月甲子葬于常熟虞山之陰而以銘墓之文託之予予嘗歎宜人自中歲受封與其夫同堂安受祿養及兹壽終復被 恩典人間之福鄉用畧備爲之子者亦可以無憾矣尚何俟於銘文哉豈宜人

平生必此而後著乎乃據其邑人監察御史賈君之狀書之徐爲常熟大族在元以賢產中邑中人稱徐半州宜人爲繼宗之女母曰李氏繼宗寬厚長者讀書守禮有故家儀範於諸子女中獨奇愛宜人始歸于李益李族亦大而學士公尤賢也當是時宜人處尊卑間上承旁接皆盡其道人已謂其能婦及爲主母總內事學士公益無得自逸其閨閫防範必嚴密賓祭供用必周至親戚往來之禮必厚嫡庶撫育之恩必均人又謂其能母也既貴尤不自侈大衣服惟布素雖老緑枲未嘗去手其勤儉益天性然故卒之日內外親族哭之皆盡哀所以道其賢者不絕云子男三人長即傑娶章氏封宜人次值娶陳氏次俊娶呂氏女四謝山吳洵趙灯吳舜臣其壻也其季與女皆庶出孫男五人如達愛祖敬祖應鳳應鸞女六銘曰

海虞城北我高門自我弁年始來嬪五十餘禩長子孫至老相
敬婦道存子也抗顏帥道尊中堂祿養島釜陳始終榮耀蒙
天恩歸于斯丘刻斯文內行幽閟揚其芬

姪婦朱氏壙誌

朱氏蘇之吳縣人吾姪奕之婦也生成化六年正月初九日後
十八年而嫁嫁三年而卒卒時為弘治六年二月十三日葬以
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塟在吳縣五都花園山之下朱氏必為其
父以愼母鄧氏所鍾愛及嫁其舅拙翁與其姑沈氏皆沒而
事奕所生母顧氏無違禮性和厚奕與之處甚宜于在京師知
其賢喜之及聞其病而死惜之其葬也書其畧以誌

亡妻陳宜人壙誌

宜人陳氏世為蘇之吳縣人父曰謹以厚德稱鄉里母朱氏正
統丙辰十一月十日生宜人年二十一嫁于自于游太學官翰
林南北所至宜人皆從弘治戊申得疾疾少止復作竟以庚戌
二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寓舍會有史事先返柩于家冀他日
乞歸躬視葬地今歲癸丑疏上于 朝俄有吏部之擢願弗克
遂乃擇其年十二月十二日權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先塋之
左宜人事先諭德府君孝敬嘗有男女數人男長者曰康壽女
曰順正皆夭死後為于圖嗣續得二男曰頑曰奐宜人撫之皆
如已出而待其母陳氏尤厚若其明惠之資端重之行至傳聞
士大夫間于未睱述也于初為修撰獲封安人及為諭德始進
今封宜人每感 恩以為過而勸于曰仕可止矣于未能從其
言即歸於是乎有愧吏部右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吳寬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世家郡之常熟在景泰初寬母張宜人不幸見棄先諭德府君求繼室得太宜人當是時閫內外事府君已悉付子婦太宜人得以自安凝然終日而已平居撫子孫以慈待嫡戚以和沉靜重厚寡笑與言惟父母早世自歸府君歷四十餘年未嘗一省其族及年益高身益健俄而疾作遂不可救嗚呼痛哉生于永樂庚子某月某日終于弘治甲寅十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五子男曰宗寬曰宣宗皆先卒曰宇亦夭女四宇與女適王節者出太宜人孫男曰奎曰奭曰奕曰奫曰奐女二曾孫男曰健曰倬曰某女三太宜人初以寬爲翰林修撰蒙　恩封安人及寬進春坊諭德而府君亦已見棄乃加太宜人之封榮顯雖至而侍養則違寬竊以爲恨前歲上疏乞歸省會誤擢吏部不果詎意今日遂至大故恨當何如耶於是天子念青宮舊學以寬有講讀之勞特　命有司諭祭幷造塋域以葬乃擇卒之又明年正月三日葬于吳縣五都南橫山之西合府君兆寬忍哀畧識歲月納諸壙中亦惟叙　恩典之盛以示子孫圖報焉爾

虞母鄒宜人墓誌銘

宜人鄒氏爲封兵部車駕司主事虞君震之母曰宜人者則以車駕之父侍郎府君嘗任通政司參議所受封號也宜人壽八十以成化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卒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葬于邑之金潼合府君之兆後二十年車駕以葬未有銘爲恨俾其子臣來請而自爲之狀曰虞與鄒俱昆山人宜人之父長卿與虞之先在　國初俱以宦民徙實南京兩家以鄉里故相

往來府君初分教金華知其賢娶之乃奉其母顧宜人以行而宜人之母陳氏老而無依亦從宜人孝養備至既而府君丁母憂還崑山僦屋以居猶寒士也宜人安之晝夜紡織方為衣食計及府君服闋初選為禮科給事中再擢參議祿俸稍厚然宜人自奉不異為教官時子女之生不求乳母必親乳之曰飢人之子吾不忍也震有妹早喪育其孤女于家為擇良族嫁之震之妻周宜人勤於女事必指以教其女而教震尤嚴切切焉以勿墜儒業為訓及府君以兵部右侍郎而卒扶柩歸葬空囊蕭然尚無田廬宜人安之復如為教官時蓋宜人持身有淑慎之德無妬忌之心處家有勤儉之功無邪妄之見其賢不能盡書也子男三長即震次謙次鼎女二長適錦衣衛百戶張敬次適陝西按察司僉事陳訊孫男四長即臣登進士第為兵部職方司郎中次民次煒次秀女七人曾孫男五人玄孫男一人虞相傳出宋雍公允文後本蜀人宜人嘗謂震曰汝父聞族人有居吳江者宜訪之以成其志至則果得五世祖元統間親書復田公牘適與譜合於是虞之家世始知所出蓋宜人之力也府君諱祥字仲禎歷事　先朝為時賢臣宜人實克配之予不及見侍郎公而與其孫郎中相好知其居官所以不媿其先者蓋有所自也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身有其貴家無所資能安其常於夫則宜墓木拱矣刻石有詞既暴賢德亦慰孝思再世復顯慈訓是遺凡今之婦盍觀于茲

故四川僉事陳君妻周孺人墓誌銘

吳中仕宦家自　國朝來以陳氏為冠蓋僖敏公功在西土為時名臣其後繼登甲科世列憲職又有若公季弟之子四川僉

事曰僎字汝翼者孺人則其配也其諱妙清姓周氏出崑山名家爲鄭府長史璪之女母曰夏宜人長史公嘗爲監察御史有名中朝治家整肅孺人資秀慧且得家教既笄而嫁處貴族受榮封絕無矜侈態其舅故封監察御史有成與其姑顧孺人皆賢之僉事君初在南京或巡行于外孺人輒閉戶獨處雖三尺童子不許踰閾及從至蜀中適寇難方熾僉事君數出備禦孺人所以居家者益謹一日僉事沒挈攜諸孤遠道歸葬念舅姑皆高年左右承順能慰釋其意教其子汴業儒汴竟登鄉舉初僉事君未有子以兄汝韶之子浙爲子後孺人得汴諸妾更生二子沆涇孺人待之皆與己子等可謂賢矣汴以其母老恐違侍養屢不應春選孺人年七十五卒之日弘治八年二月某日也明年正月某日葬于吳山先塋之次子男四浙娶錢氏汴娶楊氏沆娶顧氏涇早卒女二長適鄉貢進士朱木次適吳恪孫男四東同寀林女三適劉燦夏卿其一尚幼諸子將治葬奉監察御史夏公狀來請銘蓋夏公與孺人爲中表兄弟知其賢甚深而予與陳氏同里居有世契亦竊知之故不復辭爲之銘曰

少則有家同享其貴匪貴之享縫冪中饋憲臺凜凜一道肅然何以相之有婦之賢載耀高門褎然而秀何以教之亦有賢母從子而養從夫而藏吳山鬱鬱蔭此幽堂

張安人王氏墓誌銘

王故閩人爲唐水部郎中輔之之後在宋多顯者後徙吳中曰著作郎蘋河南程氏弟子也尤以道學聞子孫以儒業相傳國初有仲光處士兼通醫術又三世曰時勉醫名益著娶嚴氏生安人爲季女名珍字秀珍少歸名族爲工部員外郎張瑋嘉

玉之配而爲贈工部主事靜源之婦南京國子監助教鋼之孫婦也嘉玉幼則好學既長登進士第居官清約以考最獲封其妻至是安人以疾卒于京師年止四十適嘉玉以公事之便載其柩還葬率其子來請銘曰少婦之亡不足以勞長者惟瑋幸嘗游門下而亡者有足銘亦欲慰其子之哀耳乃出安人之兄太學生惟安所爲狀以拜狀曰吾妹婉和柔懿自能言宗黨稱呼不誤而與同輩相嬉戲未始有爭年六歲吾母教以女工及授以女誡諸書即通解稍長率之祭奠饋食若浣濯諸事即能服勞尤能以禮自持居一室人未嘗識其面也其賢如此此吾之所知者及爲婦婦道益修嘉玉得盡力于學姑太安人陳氏常有疾以安人爲冢婦委以家事治之甚習而事其姑凡湯藥食飲必親奉蓋不以事廢其待族親甚厚及教其子則嚴未嘗縱之使惰也此又嘉玉之所稱者今則不可見矣故聞其卒內外親族哭之皆哀足以知其爲人矣其生正統乙亥三月八日卒以弘治甲寅六月二十五日以又明年丙辰七月十六日葬于吳縣奇禾山善人橋先塋之次有子二人伯曰希范聘顧氏爲湖廣按察司副使源之女仲曰希程銘曰

惟出與歸其胄實華內德克舉無忝其家既興其榮而奪其壽家人是傷其獲亦厚

張景春妻胡氏墓誌銘

吳城東有甫橋橋之北有張氏居之世積善濟以勤生家致殷厚至景春在里中尤稱善士而勤生如先世能益振其家景春固賢其配胡氏更以賢濟之此家所以益振者胡氏諱素安性端簡凝重資尤明慧景春父子多游京師服賈閫內事惟胡氏

是賴凡錢帛出入之記注米薪儲積之劑量親戚慶弔之往來傭奴衣食之分給處之秩然也其治家更身率以儉不好華侈至于里巷女媼所信邪妄不經之事尤不能惑也故人皆稱景春有賢婦素無疾俄疾作遂卒其生正統丁巳八月二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三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三張與胡皆長洲人胡氏之父曰德清母曰袁氏當胡氏居室時已能行孝及歸于張姑以年高在堂奉事與母同姑卒哭必盡哀人益稱其孝云有男子二人長曰雍娶梁氏次曰準娶李氏女子二人長適吳濟次適劉柷孫男六人曰溥濂瀚滂濤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將葬得地于吳縣十二都白華山之原卜卒之又明年二月三日葬焉於是準來道其父兄之意求予爲銘蓋濟予兄之子也惟以姻婭故特知胡氏之賢故銘之銘曰

歸自京師則聞有戴冠者好學而文願一見之乃今以銘文見托所以叙述其母者讀之可悲因知其篤於孝非世所謂文士比也乃按其言而叙爲之銘銘曰

溪流洋洋母氏在堂有過於庭儒其衣裳紛紛小夫日中爲市孰從而儒惟母之使母之云亡子也其愁藹然其文凜然其德葬也有銘何加於詞爰刻之石惟慰其悲

郭母徐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郭君忱待試禮部聞其母徐氏喪疾馳還家慟哭曰吾生不及仕以榮吾母今而吾母將葬何以盡吾心乎則告其父曰惟葬地之當擇也乃行西山衝冒跋履無所不至凡數月始得于至德鄉博士塢之原則又告其父曰葬既得地矣吾母之賢不當有銘乎乃自爲狀來請于予至於數四而不已徐氏

諱靜端世家長洲爲嘉定縣醫學訓科惟德之女及嫁郭氏爲承事郎汝文之妻郭大家也其舅宜軒府君偉然族人之望生汝文克肖爲其婦寔難徐氏入門事宜軒與其姑成氏皆得其意及舅姑下世相汝文治喪則斂葬必厚治家則耕織必勤以至祖先之享祀親戚之醜遺必豐子女之婚嫁婢僕之衣食必均若其舉止之必端用度之必儉則持其身又無不至者汝文甚宜之比歲疾作重以愛女及殤孫之戚悲痛之餘遂不可救享年五十有七其生正統己未八月六日卒以弘治乙卯十一月一日以卒之又明年二月四日葬焉子男三長即忱娶雲南按察使張公汝振女次悅娶無錫鄒氏次懌娶同邑蔣氏女一適監察御史陸完贈孺人孫男四人受福受益受采受學女九人予重忱之孝且以汝文之失良配不可無銘以慰之也銘曰

詩詠宜家于茲可信豈人之宜而家亦振女婦之德實繫于家閫內之事今何賴邪顧而不見泣然歎嗟尚閟于茲壤地不汙

戴母莊氏墓誌銘

長洲戴冠有母病走百里外求醫治之疾痼不可治其母竟卒冠自咎爲不知醫藥或妄投痛哭不已將葬則咨其父文昱甫願其墓銘庶以自慰者乃來請於予而自爲之狀曰吾母莊氏也諱妙清父曰思恭嘗長鄉賦以庇其民破產而家遂落娶卜氏生吾母在諸女中最幼然不妄嬉笑曰環坐而緝坐必下起必先麻枲輒先滿筐更精好可織蓋其用心之專也歲理蠶事蠶未眠而桑或不給食對之甚悲家人曰何重利至是應曰吾不忍蝡蝡而死豈爲利哉蓋其存心之仁也此皆吾母幼時事既笄而歸吾父已四十年勤儉慈順如一日吾父甚宜之平生

食不邪味工不奇巧畏聽惡言言惡事非特有娠時然事姑孝夜寒必再起問衣衾厚薄姑之舊衣垢以嘗得乎自浣濯爲幸雖嘗茹素禮佛然不肎以一錢施浮屠氏至親戚及隣里女婦之貧者則隨所有週給之不吝冠家市中幼獨喜習儒業親戚咸曰業儒固善然猝不得成名不若業賈可朝夕養生毋問而謂冠曰即不成名亦不失爲士人其必事此他日吾食貧無悔也吾父亦然之冠故卒業儒既而入鄉學爲弟子雖屢躓場屋而吾母怡然自若也此其爲人大畧如此吾母之卒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五十九子男二長即冠娶夏氏次冕娶韋氏孫男三人恩愚憲女一曰貞德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何山之原冠不肖既壯未仕未能顯榮吾親甚愧恨也茲敢以狀上惟憐而畀之銘幸甚蓋其狀云然寬屬以憂制內言不出如無其人匪出其子曷知其親目厚而勤曰豐而均曰端而儉以特其身有家以盛有子以顯視彼哲婦內助何鮮

[illegible]吉壤西山之垂欲知其賢刻石有詞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八

墓誌銘一十一首

錢夫人莊氏墓誌銘

故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錢文通公之配夫人莊氏世爲松江華亭人父曰克勤母某氏夫人未生有術者指其廬言曰此地當出貴人已而夫人生既笄克勤與錢雅相好遂以夫人歸文通公公時爲諸生游鄉學勤苦特甚夫人晝夜紡織以資給之公得專意問學遂取高科入翰林以文名于世及姑趙夫人没夫人居喪兼治家事公得盧墓行孝至于服除乃歸後公官益高祿益厚夫人自封孺人進宜人至今封可謂富貴顯榮矣居常猶親女事衣布素人不知其爲命婦也及公年七十以尚書致仕而歸夫人年相若髮不變白聰明強健歲時設宴于

孫以次奉觴爲壽終日端坐不少欹側人又不知其年之高也
夫人少則孝敬其舅姑皆嚴毅事之得其歡心平生遇妾媵無
如忌之行訓子孫有勤厲之言至待族姻御僮奴皆有恩意居
家處事尤善容有人所不能及者而閒靜和婉雖老不輕出
中門私居雖子孫亦未嘗聞其笑語聲也弘治八年八月十六
日夫人卒享年八十六子男七人曰崗承事郎曰岐府學生曰
嶧俱蚤卒夫人出曰峘國子生曰山金山衛指揮僉事曰宏國
子生曰巖女二人中牟縣學訓導張輿金山衛指揮使脊龍其
壻也孫男七人曰啓宏進士某部觀政曰啓宥國子生曰啓容
府學生曰啓某曰啓春曰啓賢曰啓明女十人國子生陳燮承
事郎陳福國子生沈高士人江隆其壻也餘尚幼曾孫男六人
曰文綬曰文曄曰文曜曰文暐曰文誥曰文纓女三人先數年

文通公没　上救工部營葬于邑余山之原至是有司以夫
人之喪　聞復蒙諭祭如制於是啓宏以嫡孫持服卜明年十
月某日以夫人合葬乃自爲狀使其弟啓容介先友馬大常來
求墓銘銘曰

孰不爲婦貴者幾何亦孰不貴其壽不多貴不自侈布素儉勤
老復自檢止于中門赫赫文舉馳于遠夷文通有婦于內相之
富貴匪共此一丘視其松檟寵光未收視其喪次衰絰則盈
再世復發甲科成名爰求其故曰由誨言奉而嗣之何但曾玄
叙其淑行著茲銘章庶幾闇內其人不亡

史母太淑人鄧氏墓誌銘

史與鄧皆洛陽名家也太淑人諱德恒爲陽穀縣丞瑄之女少
歸于史爲朝城知縣贈山西道監察御史某之配而爲今蘇州

知府簡之母也御史君初喪其配陳氏求繼室得太淑人端莊婉順撫陳氏遺女更慈及御史君以鄉貢士入太學居都下者四年親汲爨以供之燈火共事蓼鹽竝食有人所不能堪者已而從其夫官朝城爲縣令妻亦貴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於是君以善政清節爲　朝廷旌褒所以成其賢名者太淑人有助焉天順癸未君卒于官太淑人年三十三耳一子生甫十一年纍然攜以歸不以幼孤弛教喪始畢即遣入郡學脫簪珥買書以資誦習其子竟登進士第以才御史出守蘇州遂其養蘇州自古稱繁雄之地其子曰起治文書至日中未已上稟承而下裁決不得一視家事事惟太淑人任蓋至此爲郡守母益貴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自爲婦非歸寧不出至是居蘇州數年未嘗一越公廨門其子退食亦不一問公事惟以嚴刑暴之必

公取予爲戒其子遵奉慈訓書之座隅卒之善政清節無愧其父至屢受旌褒以成賢名太淑人之助益多君其延欵賓客施予貧困既老無所厭倦又其可稱者太淑人初用其子貴封儒人再進今封　恩典益盛每以不獲與其夫同受爲恨其年六十八俄以疾卒生于宣德庚戌五月十四日卒則弘治丁巳正月二十八日也子男一人即簡娶紀氏前太常博士文達之女女二人長適河南守備都指揮李端即陳氏出次河南衛右所正千戶姬惠孫男一人曰迎舉聘畢氏戶部郎中孝之女女五人長適畢玉次許適路平侯正劉成恩一尚幼其子將返柩于洛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北邙山先隴之次以通守李君狀來請銘予郡人也守有喪方無以爲助其何敢辭銘曰

有郡古開浙河右祿俸既豐養則厚口體致樂樂則否刑罰取

予在不苟我言如從民可阜卓哉高堂此賢母曷不食報享肩壽哀哀號擗今何有母則可惜惜尚有以憂去任子爲守北邙山中深且岰從我良人百世久刻石以藏同不朽

故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監察御史王君爲予言其先孺人之賢葬既十二年矣未有銘之者敢以父命請予知君已久及是出按吳中風裁凜然類古才御史固知其家教之有自也則諾之孺人諱偉字俊卿姓高氏其先光州固始人也唐末遷閩遂爲閩縣人宋有諱騰茂者隱居著書卒贈通議大夫子惟月以中奉大夫致仕封懷安縣開國男自後多顯人大父諱昊　國朝永樂間以春坊清紀郎改知常山縣妣尤氏封安人父諱環不仕妣林氏孺人少歸于王是爲鄒平縣學教諭佐之配王故濠之定遠人　國初以軍功授武階守閩中而好儒業教諭君初游鄉校家適中衰孺人以柔順事其夫養其姑盡謹及姑沒斥簪珥備喪具以葬之人稱其孝教諭君既登鄉貢初授桐廬訓導孺人從之官以內事自持教諭君得專意教人孺人力也擢鄒平始留居于家婚姻以時慶弔以禮家政秩然人又稱其能初其姑沒遺子女皆幼弱爲撫育之如母及孺人生子稍長即教之業儒所以訓戒者甚嚴其子竟登進士第自知上饒召爲御史人尤稱其賢也惟其平生恩意在人故卒之日親族皆哭之哀雖鄰嫗亦有泣下者卒以成化乙巳七月十四日享年五十三以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于候官縣草市都茶園山先塋之次後九年爲弘治乙卯其子以御史考最蒙　恩封孺人云子男四人長昂即御史次鼐其次炅庶出也女三人適洪文輔張逵黃文陞孫男一

人曰鍾女二人方教諭君致仕歸而孺人已先數月沒矣故哀痛特甚自爲文記其墓予故據而序之銘曰

行不出乎外而教能成于內柔順嚴明刻厄已載也惟不與之壽而獨與之貴銘以昭之益亦有待也

徐母朱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某出吳縣孫溪朱氏父曰孟淵母陸氏少歸于徐爲諱曄字仲輝者之配徐之先在宋從南渡至吳而居光福者數世矣 國初儀禮司序班曰磐生可儀爲范氏聲壻范氏世居天平山之下魏國文正公後也可儀生某某生仲輝仲輝以出粟助有司賑飢授承事郎雖隱于鄉而名聞吳中其族人以孺人爲仲輝婦無慚德者孺人儀容修偉而慈惠孝敬閨門取則性更勤儉手治衣食不以老廢仲輝立家賴其助爲多有子圻纔

其父長田賦孺人教之務爲長厚圻能舉義事出粟賑飢如其父有司奉 詔更旌其門人謂圻之承家賴其母者益多也於是仲輝既沒十有三年孺人以壽終葢享七十有八矣其生永樂庚子六月十九日卒以弘治丁巳二月三十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馬鞍山之原合仲輝地子男二人長即圻娶陳氏次奎側室李氏出娶顧氏女一人適陳輿孫男一人曰瑛女三人其二已嫁曾孫男二人曰讚曰謚女二人圻嘗乞墓銘於予及比來其甥陳霽方登進士第績學翰林爲狀來促曰外祖母賢行甚備此其槩也願取而銘之銘曰

山有巨石地深且幽門有喬木可蔭以休有家于茲內行脩慈孝勤儉正且柔老從良人地下游欲考其賢此焉求

韓夫人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以成化戊戌卒于家　朝廷嘗遣官治
墳于吳縣雅宜山之原後二十年其配夫人金氏沒其子斆具
疏告哀　天子識公生時多著勞績而夫人寔其配也特下
禮工二部議益大臣妻受封而卒者例　賜祭而治墳後凡合
葬者近時顧特令其家啓壙而有司無預也至是工部覆奏以
爲非卹典意遂從之斆歸將與其兄文圖葬事乃乞予銘惟都
憲公爲　國朝名臣其擇配必得其人之稱者當其未貴時其
先府君以富民徙居京師生公初娶夫人王氏蚤亡遺一子即
文繼娶得夫人夫人之先世爲宛平人有曰大和者豪俠不群
娶魯氏生夫人其弟某方爲工部員外郎與公有仕宦之好知
夫人賢而可配始娶之未幾公以監察御史出巡江西夫人謂
公曰長洲故鄉也無第宅可居他日公何所歸乎公以爲然明

年還過吳中始卜居東城下而公竟歸老于此歷仕中外至
憲臺功業赫然夫人亦從受封可謂富貴矣然處之自如未嘗
有矜喜色中間公以直道忤人三被降黜夫人亦不憂且時慰
公曰公心無愧造物者豈令公終在人下耶已而皆驗夫人居
家則奉舅姑以孝從行則事公以順公性邁爽少暇輒具酒饌
與賓佐樂飲夫人治具畢獨以麤淡自奉平居衣服亦無紈綺
之麗人不知爲命婦也及公致仕後儉德益甚迨至寡居尤嚴
於治家僮奴輩帖帖無敢縱者當病亟子婦請醫禱輒戒以有
命則使啓篋視之凡殮具咸備可謂明達矣蓋年六十九而卒
其生宣德戊申八月二日卒于弘治丙辰閏三月二十六日葬
以戊午某月某日子男三文光祿寺典簿娶吉安知府張某女
斆工部司務娶浙江布政司參議甯某女敞側室王氏出娶安

吉主簿朱某女女一適蘇州衛指揮使謝瑛夫人出也孫男三
勳勤勣勳府學生女三曾孫男四某某女三銘曰
憲臺赫赫維韓公江嶺植立功尤崇夫人來嬪婉德容受
恩錫號榮則同閨閫內助嗟成功倏歸于茲全厥躬　帝命
守臣爰啓封雅宜山氣俄鬱蔥女婦孰克榮始終子孫來視當
無窮

王母陳孺人墓誌銘

崑山王成憲初任訓導寓京師而奉其母陳孺人以居祿雖薄
母樂其養意甚安也予以鄉里故常往來其家知其母既老能
治內事故成憲官雖小賴其母之賢意亦安也於是成憲去爲
秀水教諭復養其母于官秀水距崑山不二百里其母或歸則
假公事以省不見其母者益無幾日耳俄其母以疾終成憲痛
哭不自勝予適亦以憂制居家特趍吳中持狀請銘及予北來
又以書促曰葬且迫期矣非得此不敢掩壙念其言懇至乃爲
作王母陳孺人墓銘而序之曰陳氏諱某字某與王氏爲同縣
人父曰歸安主簿某母曰夏氏父母初未有子不欲嫁其女始
擇贅壻得王君寧寧之父英國初爲陝西按察使時號廉吏陳
氏爲其婦居貧節儉人謂爲無愧及寧卒獨處室中躬紡織以
自給教其子讀書夜必與共燈火稍暇即取弊衣補綴不自逸
也其待親族必以禮御婢僕必以恩事其母尤孝母年八十餘
老而無齒日必作肉糜以進或含哺之當是時其姑閻氏亦老
矣恨不得侍左右數迎至家所以奉之者如其母可謂孝矣其
生永樂己亥某月某日卒以弘治丙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
七十八子男二人長即成憲娶張氏繼劉氏次成章娶朱氏女

二人適益經周夏孫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五人以丁巳某月某日葬于本縣馬鞍山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生從其子有祿以養死從其夫有地以葬惟孝與慈其人則賢庶慰其子託此以傳

太孺人貞節俞氏墓誌銘

俞氏以名家女少歸于顧顧與俞其先皆常熟人後其地分隸太倉州故今又爲太倉人其曰太孺人者因其子守元任中書舍人云載考最而　朝廷封之也曰貞節則以守元之父贈中書舍人文安早世太孺人能守志無玷有司上其事于　朝廷而請旌之者也太孺人諱如瓊爲景明之女景明登于陳其配又名士原錫之女也當其少時內外族人皆稱其賢議非其人不嫁始擇文安歸之和川孝敬動守內則舅姑以爲得賢婦

竊相慶居二年文安忽遘疾而沒娠守元甫四月耳當文安病劇視之曰汝善自保即生男庶延我後以爲父母慰已而得守元賢弱多病幾死者數太孺人屢欲自經曰吾所爲不死者有此兒耳仰天大慟見者感泣後守元竟無事既長母子相依犂然閨閫間亦惟守元性醇謹尤賴其大父希增從父某教而成之既長補縣學生遂登進士第爲近臣論者謂其至此可謂難矣他日守元念其母迎養于官遂被　恩典顯榮表著有光其家其所以至此者又可謂幸矣於是守元生一子而夭太孺人悲傷過甚疾作而沒守元痛其母哭之欲絕曰不肖幼累吾母今復以兒女累之吾何以爲情哉將遂葬于鄉其友毛翰林憲清爲狀以授適其從大父河間通判希遂以公事至率之請銘于以鄉里故知其母之賢乃諾而書之太孺人沒時年六十二

其生正統戊午十一月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二月六日以其
年某月某日葬于雙鳳鄉合其夫兆銘曰
孰謂有家而寡其居孰謂無子得祿以娛內行則備莫不可書
惟其大者志節不渝　恩典下頒有耀門閭報德不爽鄉里驚
吁生從其子沒從其夫地下須見之無媿其初女婦之事或疑有
無持此刻石匪失之誣

吳叙州妻安人夏氏墓誌銘

叙州太守吳君惟謙有賢配曰安人夏氏故太常寺卿仲昭之
女禮部主事某之婦也夏吳皆蘇之崑山人太常公以文雅名
當世而生多女其尤賢者爲安人公嘗曰是女嫁必其人而惟
謙爲子弟性敏且嗜學禮部亦曰娶婦必其人乃稱他日婚禮
竟成兩家以得人賀安人歸于吳者幾四十年以惟謙嘗任南
京刑部主事受今封既而惟謙自郎中擢守叙州安人留居于
家治內政俄以疾卒弘治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八
於是惟謙以考績過家始擇地于邑之某都將以十二年某月
某日葬焉謂安人賢不可遂沒他日上京乃自爲狀求予銘其
言曰安人出富貴家性獨勤愈少游學宮歸必夜讀安人每以
紡績共燈火及鷄將鳴必趣愈起入書舍以爲常後愈鄉舉
將赴禮部試屬安人病不能行安人曰君之父母老且日望君
顯榮乃以我故輒留乎愈始行他日又以愈未得子爲憂言于
舅姑所以當置妾之意舅姑稱賞不置口曰婦人妒忌常情吾
新婦識慮之遠乃爾過於人多矣當成其美意乃置妾姚氏竟
得四子其二安人所及見者撫育皆如己出長子東幼患驚搐
安人適亦病臥于牀聞之遽起抱置于懷家人請自愛曰兒爲

重吾身不足惜也其賢如此四子長即東縣學生次曰南爲惟
謙兄後次曰西曰北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王銘次適鄉貢進士
陸伸次適長洲縣學生文壁皆安人出次許適陸某次許適朱
某孫男一曰某予與惟謙同舉于鄉相好久其居南京有聲刑
官間大臣有奉　詔嘗特薦長臬司者會擢叙州不果及守郡
聲益起爲蜀守之最鄉人皆以爲安人有勸相之助焉是宜銘
銘曰
仕學所資非師即友孰謂閨中而人亦有老安其養幼賴其慈
俯仰事畜一身係之何爲中年遺貴與富　錫號彝章不以沒
廢纍纍衰服諸子在喪欲知婦德尚升其堂

劉母太宜人蘇氏墓誌銘

劉母太宜人蘇氏以其子約仕于　朝來就祿養者數年約初
爲南京吏部稽勳主事後改吏部考功既封其母曰太安人及
約進驗封郎中適　恩詔下遂加今封後二年爲弘治庚申八
月一日卒享年八十五太宜人嘗以年高思歸故鄉約勸留之
至是痛恨慟哭不已將扶柩歸葬奉其友毛修撰維之狀造予
請銘蓋約試禮部時爲予所取士及予佐吏部又爲屬官不能
違也蘇爲東阿儒族太宜人幼則警敏莊重鍾愛于其父敏與
其母郭氏鄉人知其有賢女也爭欲聘之既笄竟歸于故贈吏
部驗封郎中某入門善修婦道時其舅教諭府君已沒姑吳氏
孀居家範嚴整太宜人事之孝謹食必侍立食未已不敢退也
姑或怒益下氣跪而謝過不命之起不敢起也其爲婦如此太
宜人生男子一人即約及女子一人餘男女九人皆諸妾出待
之衣食均平一如己子人稱其有恩也居常語之曰爾祖父仁

厚陰有德于人當發于其後爾葉宜力學向用以光先世以約
資美訓督更嚴夜恐其怠必躬自紡織課其讀誦約竟登甲科
以顯于時人又稱其善教也及約官吏部常以勤於職業為戒
夜必先起趣使趨　朝出門乃復寢蓋為常其為母又如此劉為
名家宗族甚盛太宜人與諸子同居或時過舊業族人不問長
幼聞其至迎拜于道不絕雖素所剛嚴者亦盡禮不慢可以知
其賢矣子男長紓次純次即約次綺次綰女長適陳某寡居次
早卒次適蘇紳賈綸趙鍊邢璋孫男四人長田鄉貢進士次谷
次苑次巖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苦山之原合其夫毗
銘曰

封之既榮養之既厚曰惟有子佑亦有壽無憾于世世亦何有
喪車在野迎哭爭先凡此族人公服其賢歸從所天尚永閟宁

徐宜人宋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仲山自湖省受　簡命巡撫山東奉
敕東行便道將過家具配宜人朱氏道中疾作即劇其子粲迓
之百里外扶侍抵家明日竟卒弘治庚申十月二十七日也享
年六十宜人世為吳人居盤門南為善族父曰景春母曹氏宜
人幼為女子已敦厚寡言笑女德著鄉里既歸于徐事其舅故
贈兵部郎中公信姑任宜人以孝處妯娌以和若其儉質不好
華侈未嘗修飾容儀為時俗態至鍼黹絲枲無一日去手又其
勤也仲山少游郡學有賢名人謂宜人德實助合自是仲山登
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分司齊魯後改禮兵部宮至郎中考最蒙
恩進階宜人輒從受封初封安人加封宜人可謂貴矣然勤儉

之德如故及仲山出官方嶽秩至二品祿入益厚且歷三省皆富饒地宜人未嘗資爲服飾之需其勤儉之德亦不改也仲山因念宜人爲婦四十年今年且老當共享富貴一旦遽至此爲哭之慟其子粢則念其母鞠育成立曾不獲奉養之報慟哭不欲生於是仲山不遑治葬往涖東土居數月粢不遠二千里馳白其父曰葬既得卜不得銘文不敢葬也其父曰是固吾意乃遣使持書及賀憲副澤民之狀來請蓋澤民與仲山少同學相好實知宜人然予與仲山通家已久若宜人之行亦豈待狀而後信者因憶十餘年前予妻陳淑人卒宜人痛惜不已曰安得以婦德相警勵如淑人者今宜人卒吾知有痛惜之者矣宜人生子男一即粢蘇州衛中所副千戶娶吳氏太僕卿禹疇之女庶子一曰棠出某氏聘沈氏故太醫院御醫以潛曾孫女女二人長許適雷環先卒次許適郡學生周玉孫男一曰勳聘王氏監察御史思德女女一許聘嫁刑部郎中黃日昇孫魯以卒之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吳縣反陂鄉堯峯之西從先地也銘曰

妻沒而思母沒而悲人情則爾莫不哭死姻戚傷焉以及鄰里謂否德者何以至此刻文幽堂未慰夫子煌煌　誥詞褒贈厥美足以慰之亦尚可俟

太恭人石母趙氏墓誌銘

石與趙皆藁城名族趙在　國初有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曰民望者孫曰準爲　趙王府紀善是生太恭人嫁于石爲臨晉縣學教諭贈監察御史麟之婦山西按察使玉之妻今河南道監察御史玠翰林院檢討瑾之母也初教諭以事謫居韶州而

沒其配徐孺人挈諸孤海嶠萬里跋涉返葬紀善聞而稱歎曰
有婦如此吾女宜事之遂以大恭人許歸按察公及入門公爲
諸生尚貧凡舂汲紡績之勞皆身任之旦暮爲衣食計不使其
姑有不足之意後公既貴自內臺擢臬長日則出治公務若閫
以內事亦皆身任之迨公歸老于家祿俸絕矣所以助于內者
益勤尤不使其夫有無聊之歎也公有子五人其二爲玠瑤同
年舉進士皆出大恭人其三庶出大恭人遇其母既善所以愛
而教之者與已出等曰吾夫嘗姜竇氏五桂今不幸棄諸孤忍
負其志而不力教乎其賢如此若其平日謙而不驕忍而能容
仁而好施尚多可稱而親戚鄰里以爲女師焉太恭人初從夫
御史之貴被　敕封孺人及瑤以檢討考最復進今封號則從
其夫按察使之秩也五子玠娶劉氏瑤娶王氏繼翟氏次瓘次
珮次瑱皆幼女四長適周尚賢出太恭人次許適米秩餘尚幼
瑤居史局纂修會典垂完俄聞其母喪更以其兄玠出巡陝西
未還益痛不得侍母疾則持其友傅編修邦瑞狀來乞墓銘曰
幸忝門下願有以慰吾兄弟之哀予爲之戚然太恭人享年六
十七以弘治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明年三月十五日葬于
邑南徐村合其夫兆銘曰
召南之化及于大夫之妻惟妻之賢可見家之齊也少同其貧
老同其貴及稱未亡人而二子已顯于位也有祿以養而疾不
及扶持則亦瞑焉而逝知不能顧乎私也吉壤既鑿從其夫于
此墓木鬱然子孫百世而謹視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

墓表八首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表

君諱仁傑初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曾祖纘歷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當訓導公宦游嶺海間君留侍其祖母宋氏于家時尚幼已能盡孝養而自力于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其弟仁貴相講授學既成竟以書經魁天順三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爲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服除還任三年考最　賜敕進階文林郎而封贈其父母妻如制秩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二初君被病每旦猶朝或勸之少休其朝如故迨其劇乃已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

常數十人病且劇猶矻矻坐堂上為諸生講解其精勤如此年逾四十即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日不欲以後事纍吾家也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客囊蕭然殆不能殮痛恨至今未忘吾即死殮無獨厚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卞急以容亦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阿人意然至遇知友杯酒相屬談謔間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汛掃室廬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既以經學為業及門蒙指教者輒取科第嘗一同考禮部士得人為多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配孺人陳氏今戶部郎中鄧之姊有賢行男一人曰義方尚幼女二人林待育林宦篤其壻也其卒以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寬於君為同年而相知深哀君之沒而不可復得也為表其墓

而復論其母曰李氏之先出於唐宗室有封之蔡者八傳曰丹以祠部郎中遷莆田令改刺金州未行而卒子孫遂家莆田歷宋及元與邑中方宋鄭號四大姓仕宦纍數世自教諭府君而下官益小族益衰其世幾絕至君奮然起甲科列史職且顯于朝而祿位壽考又止於此不能酬其為人所以復興者其在後人乎夫望其後人以濟其世美死者之志庶乎在是

清遠史府君墓表

史之先嘉興思賢鄉大族也元季有黃翁居吳江穆溪之上與史甚通翁善處士諱榮者得其子居仁為贅壻而穆溪有史氏自此始居仁生府君其諱彬字文質清遠其自號也幼跌宕不羈喜趨人之急　國初法制方嚴郡縣吏仍故習貪縱自若府君因民所疾惡與諸少年縛其甲獻　闕下處死一縣稱快而

府君得 賜食與鈔給驛舟還家其父顧憂之曰吾家世醇厚汝所爲若是非史民福也府君幼尚氣耳居無幾悉謝遣故所與游者改行自勵務爲恭謹每出入遇人無貴賤下之尤以儉約自持視義所不當費吝不用一錢竟以力田拓其產業時 朝廷重糧儲設長稅者其後歲比水旱加以軍興調發民不堪相率竄去田多荒稅既不給長往往被罪府君適代爲之知其弊所始務先愛養民力乃約束管內自里胥以下不得取民毫毛利民感悅流亡復歸當春輒出循阡陌間勞來不倦爲相視土地所宜揩授種樹之法冀治之方而隨所不足爲補助之既乃使田甲撿視耕墾五日輒具報有惰慢者召其人誚之甚則杖而徇于衆由是稅入居最縣官以爲能每治水諸使行縣則推使前對至民生利害必反覆辨論之無所畏事多罷

行洪熙年初 詔天下民有戶絕而田廢者除其額許民自墾而薄稅之然法重失實者官與長連坐吏胥輩要求百端奸民往往持短長以快其私人摇手觸禁莫敢籍報府君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得減稅若干石家無私焉里人謝曰微公吾屬蜀不沾 上賜敕矣其見於居鄉者蓋如此府君爲人孝友而沉厚寡言人不見其喜慍重然諾自少至老未嘗食言遇事可行不計利害故人多德之而小人亦不喜然府君雖至死守之不悔也其没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享年六十二配同縣沈氏少府君一歲勤儉孝敬助府君成家後三歲卒合葬小句原子五人晟旻昊昌昂孫十一人曾孫若干人玄孫若干人府君嘗曰禮嫡庶異禮秩吾當推行于家其析産令諸子不得與長子齒且曰後世子孫可守此法無廢也其見於治家

者又如此府君葬既六十年未有表其墓者其曾孫鑑始爲狀請予與鑑相知久矣益嘗觀其家世隱居力本輔以禮義文雅表然爲江南之望意其積之者必深且長不然何其盛至此乃今得府君之爲人而益信焉惟唐李翺汲汲於得昌黎韓子銘其祖之墓合於禮所謂知而能傳之意是以君子與之況由其祖而及其上者鑑其孝也哉

朱隱士墓表

崑山有隱士曰朱曰南甫其諱夏別號勉齋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初爲亳人後遷于睢數傳爲宋兵部郎中貫以耆德與社祁公等會于鄉世所謂睢陽五老是也其後有曰子榮仕至直閣幼値金兵之亂始來吳中歷世儒宦其尤以文學知名者元儒學提舉德潤　國朝中書舍人吉隱士則提舉之曾孫而中書之孫也父曰永安早卒隱士幼故未知學甫成童忽慨然自奮遂以儒業世其家初未娶其母郁孺人病請治于醫師鄭有林有林固儒者察其事母狀竊歎其賢因以女歸之及年漸長人自百里外延致于塾而隱士亦曰吾既不仕使子弟賴我而有益亦不爲獨善矣遂以授徒爲業其教人有法學者敬服至終身不更他師益隱士既老始謝去時從大夫士之家居者爲雅集邑令尤宿禮之不衰而隱士固無所求也鄉里稱必朱先生而不敢字益重其操云其家既故所藏先世手澤與名人遺墨無慮數十函後多散失乃數訪求于人積成家乘十卷提舉所著有存復齋集毀于火復手自編錄卒賴以傳以直閣葬常熟歲必往視且懼其終廢也請于葉文莊公表其上然不獨厚其先世而已鄉先達刑部尚書顧公沒既久而無後倡好義者

治其墓亦得不廢平生既業儒不營生産特有數金一夕爲人
盜去已而察知其人則所識者即隱其事不發蒙中遂空不計
也其心之仁厚如此爲詩文語皆平澹如其人尤精於蓍甚得
楷法成化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一配鄭
氏有賢行子男四人曰罷早卒曰文吏部觀政進士曰賁曰彬
太學生女一人適沈傳孫男一人曰希周女一人卜葬以卒之
明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是文將歸治葬自爲狀請予表墓其言
甚悲予於隱士爲郡人相距六十里而近而與其子相好二十
餘年然未嘗一識其面蓋其足蹟少至城府已可見其高矣且
朱白直閣之子修撰大有以下皆葬吳縣陽山其後族人或葬
崑山隱士獨不忍去其先世仍命葬必陽山至是其子從之其
孝又可見者夫人不出而仕爲隱然比比而是無足稱數故皆
不得隱之名如日南甫可以無愧者故題其墓以表之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參軍常
平幹辦公事始占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
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
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
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文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頎
字永之少孤鞠于繼母而學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
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湖州
府學訓導于母憂服闋改荆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陽武先生
精於經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懇講說及爲程文指授有
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

再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爲多在陽武時巡按御史會兩司考察校官推先生爲列郡之最因留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遂致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早衰年僅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送之而諸生留之不得尤以爲恨益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爲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肯爲尤號廉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爲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也卒弃不取初至荆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贍一官馬以便出入他日內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且亦爲公污竟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於信義久而不絲其爲文章平實詩亦清切無浮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錄若干卷其曰味甘居士集者則從其別號而名之也陳既醫家先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蔡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三年廉甫使人持其叔父顯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於先生聞先生之没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學行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於表而後著將以是爲廉甫復然念今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于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僉憲墓表

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爲
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
書蓋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爲後世師法若非素加
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
合於道者鮮矣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
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
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
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效可得惟
宋儒眞德秀大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
實蹟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
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敬爲邪佞之可遠敬

爲民利之可興敬爲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
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
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
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公奏已有以嘉欲邪佞等語若有
所指者疑爲他日以間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且謂祚緣於
忠愛所發無他　上意稍解先是有　吉槐公赴京幷籍其
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宗即位祭公忠直復其
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翌山祖正文
子敬母顧氏公幼即不群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
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
入翰林爲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參議爲政持大
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文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

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十大夫遺
子弟從受經一為講解不倦凡十年　仁宗即位念謫者才
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　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群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第
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貴幸
為之歛蹟出巡福建糾貪黷庸自方嶽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
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
日禁止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
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　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
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百人始獲復官再巡湖廣
風力愈勁部下譁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　上怒甚復械赴
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雷南道無務建明
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鞫獄者
因以私憾附致其罪悅亦不勝考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
司故為深刻乃爾今災沴荐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
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敕天
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狥私深文為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
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
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涼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為考其
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
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為記刻于石久之矩起沙尤諸
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強
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垂歲即涉仕途
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

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忍去公而亦為公榮之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立家法為事蓋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吳山梔花塢之原配王氏子男一曰寧信孫男二曰懷曰悅悅郡庠生女一公為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值鄉舉如湘陰魯文莆陽柯潛頔公鑒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若其他事死之治家之禮臨財之義為學之勤益終其身如一日者其詳國有信家有傳幕有銘可以槩見寬獨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應禎之狀節其出處之大略表于墓道而復系之曰嗚呼公卒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發與唐劉去華等而考其前後殆有甚難者蓋脫均州之訐士之厭館陀者孰不縮首卷舌退藏於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難矣況言之所指隱然時弊以取必死之禍是固尤難也幸其出一生於九死雖古之好奇節者知所懲艾而藩府之疏不旋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剴切止於一落第不耦公言若少緩其禍則大至其挫之而節彌堅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而非沽一時之名僥倖苟且以塞責者之所為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其有之

林先生墓表

先生諱謨字君定別號訒菴其先本閩之林氏有諱適者避亂徙黃巖之泉溪歲久族益大連起仕宦而林氏遂冠郡中後泉

溪割置太平縣故今爲太平人高大父天麟以爲舅後冒李氏至先生之子孟始復民林遵父命也曾大父原紳華亭知縣大父長民贈行部戶曹主事父茂弘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考功爲人清節卓然爲浙東士夫稱首先生幼承父教刻意問學正統辛酉以縣學生登貢士省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授蘇州府學訓導秩滿丁考功憂以疾卒于家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四十三配同里丘氏孝子譚之孫女有賢行子男四人曰嵩曰穹俱蚤世曰孟曰蘇女二人適趙珪季存信孫男一人曰保琨女二人先生既卒之二十九日始克葬于其鄉九嶷之原先生瑞介清謹人也當分教蘇學時弟子初入學必執贄以見先生曰吾官雖卑然亦奉朝命職教誨有祿俸之入彼雖循常禮如法律何悉拒不納則有以

圖書爲贄者亦拒之故禮部尚書楊公仲舉寔爲文序其事先生自守既嚴同官頗疾之卒不變其誨人惟因其人願學初不之強故或終歲不施夏楚然諸生視其詞貌稍厲則跼蹐如被撻一時感化以行業自修者有其人先生素多病講授之餘退坐一室閉戶蕭然不知世間有榮利事益嘗侍考功居京師習程文于陳學士循及滿考上吏部陳適當路有氣燄能榮辱天下士或謂先生稍親附之可得超遷爲朝官先生至則一登其門盡諸生禮竟不再往其自守如此君子謂先生不媿于其父云先生既葬之明年孟等以書來曰先君之没以擇地不即得葬故緩罪甚重也葬而更無一言以　人謂孟爲何如且先君門人惟吾子顯而有文其必爲我圖之他日先生之從子刑部侍郎鶚亦曰吾叔父所以爲師儒者不可以無述覽曰唯

唯益覽總角入學宮居講下所以蒙指授者甚至終身不能忘也今賴以文詞爲業他人有善且錄於吾師奚辭惟惜當時既幼且愚不能悉記先生事行爲可憾乃姑以所知者一二涕泣而書之以復孟等俾刻之墓上庶林氏子孫有考焉

許處士墓表

許氏在東陽有南西二族皆出晉孝子孜之裔處士之先則自西族來居邑之昭仁里有諱璲者當宋宣和間以捍睦寇功授秉義郎竟死寇難鄉人廟祀之元柳文肅公寔爲紀其事刻石廟中處士之十五世祖也曾祖大有通儒術人稱草菴先生祖宣父本皆有隱操本娶麟溪鄭氏再娶南溪賈氏而生處士其諱煜字允彰生九月而孤既長事其母甚孝與其伯兄光處更友愛凡事獨任其勞而不敢遺及之性勤敏自奉甚薄家雖頗

以裕顧於財不甚惜遇貧乏者往往賑貸之歎曰小惠不終窮乎乃授以理財之術因其術獲溫厚者十餘家素剛直好面斥人過鄉族或相忿爭聞處士至皆惴二避去一邑令固貪夫也偶遇宿其家處士輒數其事曰爲百里宰當如是乎令大慙服許既盛族世率好禮若方蛟峯許白雲李草閣吳德基諸名儒皆嘗爲塾師及其父也遺風猶存至處士治家動遵古禮而於佛老巫覡尤加擯絕不使亂其家法其志益將舉禮制而盡行之然不幸以疾卒寔成化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其配鄭氏諱儒字德仁亦出麟溪爲蜀府左長史楷之曾孫處士燿之孫璧之子未嫁毋汪氏寢疾左右扶持者三年族人已稱其孝及歸于許恭敬和慈安靜儉約宛有義門軌範人感而化爲賢婦者亦多以免身而病者二十年然凡遇祭祀必

強力而起臨視牲醴惟謹適喪處士哀甚而病劇以十三年十
月二日卒享年五十九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于里
之胡山子男三人曰堪垣墳孫男三人曰佐伉俟女二人墳于
友王進士允達之子壻也以邑庠生持服居憂與其兄謀所以
顯其親者乃自為狀不遠千里來吳門乞予書墓上之石曰不
肖孤託婦翁之誼敢以先德累予感其孝不忍違也夫婺多君
子在昔為盛其顯者焯然在人耳目隱者亦多以詩書禮義重
於鄉評故近世楊文貞公有云浙東尚文雅予嘗媿乎其論今
觀處士為人亦可信矣三子者皆賢而有父風墳更好學將取
科第入官所以顯其親者又豈有在

隆池阡表

惟沈氏之先皆葬其里相城至處士恒吉之卒也其子周視先
塋卑隘始擇地于吳縣西山行數日不得他日得隆池馬鬣之
初其地名龍池周以其土隆然而起也更今名沈氏故為長洲
邑中大家中衰有曰良琛者始居相城能闢田復其家以大是
生孟淵永樂初以人才徵引疾歸臥江南有詩名于時而厚德
雅量福履最盛配朱氏生二子其仲處士諱恒以字恒吉行別
號同齋自其少時與其兄貞吉同學于家塾而塾師為翰林檢
討陳嗣初先生也貞父徵士好客一時名流相過從者日常
滿坐處士因盡得接見前輩而稟其德漸其藝以成其名人以
有子為徵士賀徵士既老奉養益厚處士乃日以致樂為事恒
使人走市中求甘旨之味供之嘗夜有寇至偶外寢得脫去既
而念父母所在還入其室號呼之寇揮刃及其袂迫逐墮水中
水適淺不溺人以為異蓋孝也其配唯亭張氏有賢行子男三

人長曰周次曰召先卒次曰函女四人皆嫁其一蚤寡守節孫
男三人曰雲鴻曰應蟾曰應奎女四人處士貌厚而神清望之
溟然美玉也所居窗几明潔器物古雅而奇石嘉樹掩映庭陛
儼如畫中風日清美每被古冠服登樓眺望神情爽然或時扁
舟入城留止必僧舍焚香煮茗纍夕忘返善繪事妙處逼宋人
然自重不苟作亦善為詩落紙可誦平生好客綽有父風日必
具酒肴以須客至則相與劇飲雖甚醉不亂特使諸子歌古詩
章以為樂其視市朝榮利事眞有漠然浮雲之意以成化十三
年正月晦卒享年六十有九葬以又明年正月三日於是周泣
告其友翰林修撰吳寬曰不肖奉先訓獲列於士大夫間自媿
無以顯揚之者惟幸得一言表於其阡耳敢以狀請寬惟處士
以風韻高逸為吳人稱慕嘗其江湖之上足以自樂而忘斯人

乎聞昔正統間周文襄公以工部尚書巡撫畿內慨然以經理
國用為已任戒郡縣慎選長田賦者處士在選中公知其賢待
之不以庶人禮適歲飢發廩賑貸明年春督償發甚民相視不
堪處士首率父老往訴于公乞至秋乃償公不可則為反覆辨
其利害公悟從之後用其言為令文民歲漕粟輸納多不足豪
家利以金貸比比破產處士當其往役也輒預貸之而不取其
息民至今感其惠若其忘怨釋讎卻貨排難為惠不能盡書蓋
沈氏自徵士以高節自持不樂仕進子孫以為家法遂使處士
之仁心及於一鄉況又掩於文藝之美人不盡知之乎夫發潛
闡幽吾黨之事也故因周之請書其事為隆池阡表俾刻之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